



□ 12
3172
9



3172
P

孟子講義困勉錄卷之十二

告子下

禮與食孰重章總旨

此章與男女授受不親章同一意。○樂天齋翼註曰此章見理欲之辨。當論其大分。不當較其一偏。據一偏則常屈於變。而禮之重者反輕。食色之輕者反重。論大分則不但常非變所能敵。即變之中而常自在。食色縱一時非輕。而終不重於禮。禮誠萬世為重。而終不輕於食色。孟子豈徒以闢任人不經之談。而直欲以嚴理欲之大防也。○按總註雖似抑揚重用。權邊其實正意是要明禮之重於食色。勿悞認。○顧涇陽曰禮與食色非較輕重之所也。今禮有遇其輕而屈。食色有遇其重而伸。必取一與金當一與羽。而禮始獲



伸於食色之上之二說者無一可也。或曰：任人舉其變。孟氏舉其常，夫變不能勝常固也。獨不思舉其常而孟氏勝舉其變而任人勝，是適為桓文也。吾謂禮無所不重，食色而附於禮則食色亦重。譬則附規而員，附矩而方也。滅性廢倫，猶信之乎禮也。○涇陽說是深一層解，非本章正意。○盧本人曰：食色以禮為重，輕不與禮相為重，輕。○此即涇陽說也。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三節。翼註曰：首節禮重，須要見禮所以品節乎食，而使不至乎貪饕。次節禮重，須要見禮所以品節乎色，而使不至於淫佚。不親迎，是貧不能具禮。屋廬子不能對節。西書家訓曰：屋廬子此對，蓋理欲大分之常也。任人乃設變故一端來，伸欲而抑理。屋廬子

則泥其常而未達乎變者，故為任人所難。其告孟子：非疑任人之為是，蓋欲求明禮重之說以闢任人也。孟子借紆兄臂，破他饑而死之說，借樓處子，破他不得妻之說。也是在變時言，方得令任人心服。

不揣其本四節。不揣二節，蒙引存疑，直解俱平看。淺說翼註因之，睡庵作相承說者，不必從。○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是紆兄節之註脚。

人皆可以為堯舜節。四書脈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有諸不是，問有此言否？還是問堯舜可為否也。○翼註曰：然不徒然其有是言，直是決可以為意。

交聞文王十尺節。四書脈曰：如何則可？不是問為之法。

只是愁不勝意。

奚有於是節。賽合註曰：不勝匹雛舉百鈞舉烏獲之任。總在一人身上言。見有力人無力人與烏獲都只在用力與不用力間。不在形體。○翼註曰：弗爲耳。泛就聖道說是自暴自棄而不爲。下節所不爲也。專說敬長是驕盈躁率而不爲。○王觀濤曰：力不同科。如何人人能烏獲。此意只要破其形體之拘。言只論其人能舉烏獲之任。便是烏獲不必形體似烏獲也。

徐行後長者節。陸象山曰：聖人教人只就人日用處開端。如孟子言徐行後長可爲堯舜。不是在長者後行便是堯舜。須是就上面着工夫。聖人謂吾無隱乎爾。○此是高一層話。當日孟子引誘曹交語氣本極淺。不必如

此說也。○翼註曰：堯舜之道道字不另講。下孝弟卽是道也。觀而已矣字可見。○賽合註曰：此是約堯舜之道以見其易爲意。不可謂道由堯舜而推。亦不可說到功業上。須當在堯舜二字畧斷。言堯舜雖至聖其道不過是孝弟而已矣。方渾融。

子服堯之服節。張彥陵曰：服堯三句全要在原頭上看。原頭合件件合。原頭差件件差。○孝弟卽是原頭。非如象山所謂就上面着工夫也。○賽合註曰：說堯該得舜。○堯桀之辨只在理欲之間。故一日之間或朝堯暮桀一念之間或乍堯乍桀。出此入彼。開不容髮。人何可不慎。○翼註曰：服言行不必跡合。只合於孝弟良心便是。交得見於鄒君兩節。○蒙引謂見於鄒君而曰得假館而

曰可以其辭皆近倨而鄙陋不但假館而後受業爲見其求道之不篤也此卽朱子所云挾貴也○翼註曰曹交是曹君之弟故說得見鄒君有挾貴意假館又有求安意大路明白現前故下句云豈難知哉純以知言不可說大路喻共由○家訓曰與人路路字作共由看者不同。

小弁章總旨 張彥陵曰通章以仁孝二字作主高子在怨上疑其爲小人孟子在怨上見其爲仁孝凱風是借來比例通章只重小弁上○吳因之曰小弁之辭極其憂悲苦切此非獨自傷是不忍恻然自處猶欲以哀痛迫切之意感悟其君父○按集註大全雖無感悟之說然亦自可兼用○朱子於詩傳則謂此詩出於太子自

作於孟子則依序說謂此詩作於太子之傳二處不同豈其疑而未定故欲兩存其說耶

小弁小人之詩也節 賽合註曰小人對仁人孝子看○翼註曰怨是公孫丑述高子之意如此後凱風何以不怨方是公孫丑自出己意言之○蘓子由曰怨之生猶烟之方鬱也不有以抒之則其志不能以自見而爲溝瀆之經矣故必有以抒之而合乎義是亦聖人之所許者

固哉高叟之爲詩也節 翼註曰詩雖至於溫厚然亦有當怨者必執彼以例此是執一不通故曰固○樂天齋翼註曰爲詩猶云說詩也○張彥陵曰越人與其兄所射總射有人於此之人○翼註曰兩已字有卽作被射之

人說者。有作旁觀說者。前說於此喻切而似不近人情。後說近於人情。兩道之。亦有兩樣看。若因前說。則道之只是述言意。若依後說。只是理論勢。禁使止其事也。○樂天齋翼註曰。越人兩段。作四個人看。兩已字。作旁觀者說。重其兄一邊。○翼註曰。親親仁也。乃一事之仁。非全體之仁。

凱風何以不怨節。非疑凱風不怨也。蓋卽其不怨者以形小弁之不當怨耳。

凱風親之過小者也節。吳因之曰。凡父子兄弟之間。天性至親。毫不容疎。若少有不合。便索丟撇。愬然忘念。此忍心刻薄之徒。聖賢所深絕也。若小弁之詩。雖未必無怨親之詞。還只是依依戀戀。不忍撇舍割絕的意思。撇舍割

絕。便直頭不怨了。此點念頭。猶在仁孝腔子裏。大本大原。不甚走作。故聖賢便自取他。而深辨其非小人之詩。其論章子不孝處。及陳仲子辟兄離母處。俱是只個道理。趙注生之膝下一體而分。得其旨矣。○翼註曰。磯是借字。非喻也。不可猶云不容也。○蒙引謂劉琦所處與宜曰。畧同。而孔明教之曰。申生在內而亡。重耳在外而伯琦遂出外。此則爲忘其親而不怨矣。孔明之爲琦謀。於智識則極高矣。若揆以聖賢之術。似當復有所言而止於此。此則孔明之學也。按蒙引此論。孔明亦應心服舜。其至孝矣節。○張彥陵曰。舜自歷山怨慕。至五十則親已底豫。有慕而已。且其怨亦與小弁不同。孟子只斷章取義。○蒙引謂五十而慕。不必拘親之過大過小也。只

是認個怨字。愚意瞽瞍之欲殺子，還作大過看爲是。○
陳大士曰：殺子甚於逐子，逐者之子之係天下，甚於殺
者之子之係一身。權之政相當也。○按大士亦以瞽爲
大過與愚見合。

宋輕將之楚章總旨。吳因之曰：戰國策士縱橫押闔，所
談不出利害。孟子此章云云，及上孟首章云云，雖抹倒
他利字，究竟亦未嘗除却利害不道。但策士就利害論
利害，孟子則就義理論利害，此其所以爲王伯之辨，公
私之分耳。然孟子何不正言理之是非，每每究竟到自
然之利者，正欲委曲引誘，使當時欣欣悅之，走入仁
義裏面來。○張彥陵曰：世主兵連禍結，其初只起於計
利一念，若但說之以不利，則彼必求其所以利，是以不

利罷兵，必且以利而興兵矣。孟子所以把仁義去點醒
他人，若無自私一念，則殃民黷武之事，雖利亦不爲。又
何構兵之足言。春秋弑君三十六，大抵皆見利而動，其
禍又有甚於交兵者。是以聖賢不得不嚴其防也。
宋輕將之楚兩節。按宋輕亦是有志用世之人，與平常
遊說者不同，其所之亦甚有關係。故孟子問其何之者，
意在乎此。○樂天齋曰：孟子曰：宋輕將之楚，
吾聞秦楚構兵節。四書脈曰：構兵處且漫說兵連禍結，
恐侵下不利意。○翼註曰：王我將有所遇，是說不遇
於楚，必遇於秦，不可倒說不遇於秦，必遇於楚。○四書
脈曰：遇合也。以言聽計從說。

軻也。請無問其詳節。張彥陵曰：志大謂其志在安民與

從人之志在爲楚。衡人之志在爲秦者不同。故孟子因其志而思以正其號。

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兩節。賽合註曰：秦楚之王悅於利以下。正所謂不可也。○翼註曰：師卽士也。勿分將帥卒徒。○按翼註最是。蒙引謂三軍之師就在上人說。言其將也。殊欠明。○樂天齋翼註曰：懷字根悅字來。最重。○四書家訓曰：臣子弟不必拘定三軍中人說。○又曰：利說秦楚利字以息兵言。懷利利字寬說。是一點私心有爲而爲之意。仁義說秦楚仁義字以不殃民爲仁。不踰制爲義。言懷仁義仁義字亦寬說。是一點公心無爲而爲之意。○張彥陵曰：大凡君臣父子兄弟間各見得自己分所當爲。便是懷仁義。若有所爲而爲。便是懷利。○沈

無回曰：說個懷字正是論心術。人心中下此種子。一時不見。久之畢竟發出毒來。故曰終去仁義。終字可味。○翼註曰：上只言下之事。上而下乃兼言相接者。感應一理也。○西山新安皆說言利之禍。然新安是在義理上說。西山似在利害上說。又不同。○賽合註曰：仁義對利看。俱就心言。如云兵連禍結。民困財盡。國何利於是哉。此之謂利。如云殃民非仁。過制非義。豈爲國者之所當然哉。故謂之仁義。○又曰：何必曰利。此句結上王與云兩條。

孟子居鄒章總旨。張彥陵曰：首節爲相處守四字。及居鄒平陸是伏案。不成享三字。是斷案。得之鄒不得之平陸。是結案。○顧麐士曰：此章書正以逐漸次第說出。故

佳。若亦將如世文。凌駕扭合。一口道破。何味。

孟子居鄒節。張彥陵曰。曰居鄒曰平陸。曰處守曰爲相。此是序事中書法。却未道破。○樂天齋翼註曰。兩不報。雖同。而所以不報之意。則不同。

他日由鄒之任兩節。○四書脈曰。季任與儲子。初不自來。只以幣交。未爲非禮。故孟子均受。旣受後。處守者。猶可不來。爲相者。不來。則其誠不至。故他日一見。一不見。見卽報。不見卽不報。○張彥陵曰。連得開矣。喜其有隙。可問也。謂此中。決有個義理。不可認做捉破。縱爲相之間。渠亦曉得。孟子意。不在此。特設詞。以相探耳。非是以俗心窺師。

書曰。享多儀。兩節。張彥陵曰。儀是禮意。卽下志字。○賽

合註曰。曰不享。言是謂非享也。非謂我不享之也。○張彥陵曰。近解爲其不成享。正指儲子言。與爲其爲相相應。玩兩爲其字。此說亦當。○此說亦通。但背注耳。

屋廬子悅節。末二句。亦道出自家所悅的解悟來。○翼註曰。季子不得之鄒。有居守及他國二意。儲子得之平陸。有爲相及境內二意。○蒙引曰。孔子稱夷齊爲求仁得仁。子貢則知其不爲衛君。李克爲魏侯卜相。但曰五者。足以定文侯。卽知相魏成。故舉一隅。貴能以三隅反也。

先名實者章。張彥陵曰。通章以仁字爲骨。子以心理迹三字爲眼目。以用不用三字爲關鍵。○樂天齋翼註曰。通章以仁字爲主。賢字從仁字中討出。不可平重。○翼

註曰。通章作三段看。而中段稍輕。前後俱以心迹二字立說。○按心迹二字。當增入一理字。○王觀濤曰。首露名實二字。便是戰國之氣習。全以功名爲重。下文云無益於人國。又云有諸內必形諸外。皆不出此意。然髡所致疑者迹。孟子所自信者理與心。故只把仁字辨明。○四書脉曰。此章髡所譏孟子之意。總在在齊無功。上前後只一意。孟子則以齊不能用我。故無自見。其應之亦只一意。

先名實者節。張彥陵曰。名實卽功名二字。名生於實者也。先後作緩急解。爲人自爲髡雖並言。其實致譏重爲人邊。○蒙引曰。大國三卿。是時齊雖僭號稱王。卿猶仍舊。○按周禮天子六卿。○附賽合註曰。仁字不必兼爲

人自爲。只着在爲人一邊。尤透。仁者固如此乎。如此字。指名實未加說。○按賽合註此說。與存疑蒙引淺說作。旣不成處。又不成出看者不同。

居下位節。賽合註曰。道字輕。當迹字看。○又曰。上節髡言仁者不如此先後兩截。居下位節。孟子辨仁者正如此。不必先後一截。○四書家訓曰。仁字同字。俱根人已先後意講。○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是言君子一人之先後不必同。不是言君子於古人不必同。承上三聖口氣。當云以數聖人而不必其同者。則君子一人之先後亦不必其盡同也。○附蒙引曰。仁者無私心而合天理之謂。與論語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是皆以心言。就事上論心也。故曰其趨一也。不必以無私心爲心。當理

爲事主心而言事亦在其中矣。○按蒙引此說淺說翼註因之賽合註多從之而與大全輔氏及存疑之說則不同。

魯繆公之時節。四書脉曰：若是乎賢者二句。不專指公儀子等言。正暗寓譏孟子意。

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節。張彥陵曰：節意重用不用上。百里奚非愚於虞而智於秦。只用與不用耳。不用賢二句推開說。○王觀濤曰：孟子本願學孔子。而此章乃引夷尹惠下至百里奚者。蓋亦以淺形深。如云奚不過一伯佐而有關興亡如此。况不爲奚者乎。○張彥陵曰：魯之得免於亡賴有諸賢。然其終不免於削。則以用賢之未專也。要在削何可得與下找出不用意。

昔者王豹處於淇節。四書脉曰：引王豹諸人。則又謂賢者在人國。卽不用亦當有表見。其自負識賢終以事功論而不原其心也。○張彥陵曰：變國俗謂國人化之。皆篤於夫婦之倫。似勝註。○翼註曰：內以抱負言。外以功業言。爲其事。卽頂有諸內。無其功。卽反形諸外。四句一正一反。作兩層看。折衷以事字頂外字。作三層看。似拘。○賽合註曰：是故句暗指今日齊國言。有則上能致君。下能澤民。而名實之顯者。自有功可見也。故必識之。○附論衡感虛篇。傳書言杞梁氏之妻。向城而哭。城爲之崩。此言杞梁從軍不還。其妻痛之。向城而哭。至誠悲痛。精氣動城。故城爲之崩也。夫言向城而哭者。實也。城爲之崩者。虛也。夫人哭悲。莫過雍門子。雍門子哭對孟。

嘗君孟嘗君爲之於邑蓋哭之精誠故對向之者悽愴
感慟也夫雍門子能動孟嘗之心不能感孟嘗衣者衣
不知惻怛不以人心相關通也今城土也土猶衣也無
心腹之藏安能爲悲哭感慟而崩使至誠之聲能動城
土則其對林木哭能折草破木乎向水火而泣能湧水
滅火乎夫草木水火與土無異然杞梁之妻不能崩城
明矣或時城適自崩杞梁妻適哭下世好虛不原其實
故崩城之名至今不滅

孔子爲魯司寇節 四書脉曰末節亦重爲魯不用上不
重以微罪行此二句特明託牒之意大意孔子以不用
其心之仁人不能識影自己去齊以王不用非髡所能
識其仁也○張彥陵曰按此節敘孔子之去魯一事說

不用二字極有味蓋孔子之去魯由魯君之不用可見
孟子之無功而去齊亦由齊王之不用耳豈是爲其事
而無其功大凡君子到心迹難明處其委曲至意正要
人摸捉不着知也得不知也得人已方可以兩全是乃
所爲仁也若必欲自暴其迹則毀人以自全君子所不
忍故曰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其妙用正在不識
中所全甚大○賽合註曰不用下要補孔子心已去而
未卽去意○四書家訓曰從而祭當受女樂時隨後卽
有郊祭之事非孔子往從祭也冕非行旅之服不脫冕
而行言去之急也此亦見孔子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
之也○四書脉曰人但知爲肉爲無禮而不知其爲不
用也○微罪微字斷依蒙引存疑解淺說謂不致牒因

已有微罪也。大全汪氏謂是君相之微罪。翼註了凡則又謂是微晦其君相之罪。此三說俱不是。○翼註曰：君子之所為，信心不拘迹，故衆人不識，亦粘出處上說。○四書家訓曰：所為為字不在事為上說，其所為或欲為人，或欲為己，或欲轉移於人己之間，而同歸於仁。五霸者章總旨。賽合註曰：此孟子傷王道之不行也。要見世變愈趨愈下。○張彥陵曰：愚按通章以王字立案，語意雖垂重傷今，然無王之罪，却由五伯作俑。○可見不當偏重。

五霸者節。四書家訓曰：此節三王提起，下將五伯并今諸侯大夫遞言其罪。○彥陵又曰：自王道衰，伯岳熾，故談五伯則以為功之首，談今日諸侯則誇富強以為盛。

談今日大夫則侈功利之謀，而以為忠，世皆誦其功，不知實所以成其罪。罪在無王處見之。此處且未露。

天子適諸侯曰巡狩節。艾千子曰：入其疆七句當提出王者方見。當時諸侯皆為天子舉其職，方見慶討之權操自天王。不然，伯者五命未嘗無尊賢育才敬老慈幼也。此出三王。彼出五伯耳。論語自天子出自諸侯出。此孔孟煩簡之分。○附翼註曰：註既以入其疆以下申巡狩述職，則省耕省斂帶過不重。○按此說與蒙引不同。細玩方知。○四書脉曰：貶爵而後削地，削地而後誅夷，猶有俟其改過之心。○蒙引曰：集註曰：自大其疆至則有責，改讓為責者，讓者宗廟諱也。英宗濮安懿王允讓之子。五霸桓公為盛節。張彥陵曰：五命所載書詞皆是天子。

之禁。桓特申明之耳。言歸於好。謂尊天子之命。篤隣國之交。其實正為後日執詞樓伐地也。○翼註曰。初命齊家之事。次命貴德之事。三命舊云寧邇柔遠。看來俱是施惠之事。四命舊云天命天討。看來俱是馭臣之事。五命舊云睦隣尊王。看來俱是境外之事。○說叢曰。初命由身以及家也。再命由家以及朝廷也。三命由朝廷以及其國也。四命是內以脩政事。而又恭行乎天討也。五命是外以應諸侯。而又奉行乎天命也。○翼註曰。老幼是本國者。外國卿大夫至此為賓。庶人至此為旅。○取士必得。必得其人也。不拘於世類。不限於品格。不然。上有取士之名。而無取士之實。世之純盜虛聲者進矣。○張彥陵曰。曲防註以壅泉激水為解。然水旱俱有之。是此

蒙引。國利在有水。則壅之使不出。激之使來。而不惜隣國之旱。國利在無水。則壅之使不入。激之使去。而不恤隣國之壑。○按凡我同盟等句。不是王降而伯意。乃是伯中有王意。玩我同盟三字。何等藹然。豈容說壞。○唐荆川曰。方桓文之未出也。權雖不在天子。而諸侯亦未盡得天子之權。其權散。桓文之既出也。則權既不在天子。又不在他諸侯。而桓文獨擅其權。其權聚。權之散而交鬪。至於四夷縱橫。非天子之幸。權之聚而偏有所屬。至於臣疑於主。而莫忌。尤非天子之幸。故桓文之功。罪定而王道明矣。

長君之惡節。張彥陵曰。惡卽指犯五禁言。長惡豈是小罪。所以甚逢惡之罪也。○翼註曰。所逢君者。不出富強

貨色之類。○看來五伯之大夫亦五伯之罪人也。孟子特舉此而該彼耳。

魯欲使慎子為將軍章總旨。翼註曰：通章前八節是論

魯事末一節是譏慎子。

魯欲使慎子為將軍三節。翼註曰：教民註只重禮義者。戰國時兵法之教固所有也。○焦漪園曰：天下事論箇利害猶須論箇是非不教節是以利害論齊不可伐。一戰節是以是非論齊不可伐。○又云：曰一戰曰遂有此是假設之詞其不可之故下文始發明之。

慎子勃然不悅節。翼註曰：此則字卑承不可邊來。

吾明告子節。張彥陵曰：此節舉先王建國之初制雖併天子說重在諸侯上。○賽合註曰：宗廟典籍常法也。

籍冊籍也。諸侯祭祀會同之制受之天子載之方策藏之宗廟故曰宗廟典籍非以宗廟為祭祀而帶言會同也。

周公之封於魯節

今魯方百里者五節。焦漪園曰：齊魯之地均非始封之

舊而田氏之齊亦非復太公之齊但孟子方欲責魯故不暇論齊耳。

徒取諸彼節。四書家訓曰：殺人句只帶殃民意說非以此句申殃民節也。

君子之事君也節。張彥陵曰：引其君三字貫至而已作一句讀道者仁之發仁者道之存總是一心作用處引之為言有多方誘掖意然必至於仁而後已者蓋人君

舉動多有外迫公議而勉焉以從正者其念未純畢竟旋入於邪而不覺故忠臣愛君必防微杜漸無使一念混淆方纔歇手而已字正與務字相叫應○此說重在志仁與翼註同○翼註曰當道屬事志仁屬心然不可平說乃是淺深文法必志仁始為真當道○鄭申甫曰引字當字志字是一路來的意思謂引之以當道而志於仁蓋仁與道原非兩件論成德則心存於仁其行自無不合於道論世王昏迷之後必須在道理上做事方得所趨向以成其仁○此說重在當道與上條重在志仁者亦互相發而不背○養合註曰委曲引導其君教他事事在正路上走念念把正理存在心中而行一不義殺一不辜非惟不見於行事亦非其心之所存矣此

之謂當道志仁而後吾引君之初心始畢矣然則南陽之役道耶仁耶亦異於君子矣○仁與道分言之則為二合言之則為一故此章集註分心與事兩項而下章朱子小註謂鄉道志仁非二事此乃互相發而不相背也○新安陳氏及蒙引存疑俱以不殃民為仁不踰制為道此斷不可從蓋殃民踰制以事言之則皆非道以心言之則皆非仁如何可分貼淺說渾解最得

今之事君者曰章總旨張彥陵曰前章責臣之逢君此獨責君之用人○或謂此章專就事君者說或謂上二節主事君者言末節主人君言俱不是

今之事君者曰章張彥陵曰盡地力則有財故闢與充是一串事合與國之力則可以決勝故約與戰是一串事

○亦有充而不辟。戰而不約者。此又不可不知。○四書
脉曰。要看兩民字。國家富强。都從民起。民生一戕。要那
富强何用。○又曰。君不向道以下。正見其為民賊。
吾欲二十而取一章總旨。四書脉曰。此章見中正之法。不可
廢。什一乃中正賦法。白圭憤當時之暴斂。欲二十而取
一意亦美矣。但非聖人中正之法。故孟子以貉道闢之。
見其不可行於中國。○賽合註曰。首節白圭欲輕稅。中
五節。孟子言輕稅之不可行。末節言常法之不可易。○
第二節言子之道唯貉可行。第三節借陶之一事以明
中國則不可行。夫貉節言貉之所以可行。申明第二節
意。今居中國二節言中國之所以不可行。申明第三節
意。○沈無回曰。白圭之二十取一。大約是以忍薄之道

行之。不知其流弊。且至於去人倫。無君子。與闢許行章
同意。○附存疑曰。孟子辨白圭二十取一之非。主意只
是言其不足用。所以不足用者。正以不可無君子耳。○
又曰。萬室之國。只一人陶器。不足用。亦猶為國無君子。
不足為治也。故曰。陶以寡。且不可以為國。况無君子乎。
為國不可無君子。則二十取一必不足。其法不可行矣。
○張彥陵曰。夫國之所用。既不得不需之民間。今日無
故議減。勢或不給。異日必復議增。是輕賦者。正重賦之
漸也。○此是餘意。非孟子正意。蓋不必論至此。而後見
輕賦之不可也。
吾欲二十而取一節。按圭之意。只是欲儉以足用。註中
樂觀時變。人棄我取。人取我與。此數語。只帶說不重。黃

蘊生謂圭欲輕賦而以貨殖足國則是桑弘羊不加賦而足用之意矣此太刻。

子之道貉道也節。吳因之曰子之道貉道句甚妙。本論稅法便說到華夷界限。此處便關係乾坤混沌。民物腥羶裂冠毀冕。被髮左衽。直令聞者心怖膽懾。不敢置喙。萬室之國節。四書脉曰以萬室之國喻中國之用。以一人之陶喻二十取一器不足用。正見不可意。○按存疑以一人之陶喻無君子殊拘附後。

夫貉五穀不生節。張彥陵曰五穀不生二句。是所出之少。不可以多取。無城郭三句。是所費之少。不必於多取。○四書家訓曰惟黍生之輕看。無城郭至有司重看。故二十句。頂費省來。○吳因之曰無城郭三句。疊舉多項。

只看百用俱廢意。○樂天齋翼註曰諸侯字總管弊帛。養殮。既無諸侯。因無諸侯交際之弊帛。養殮。百官是大者。有司是小者。○張彥陵曰前言城郭宮室等項。而下則歸之人倫。君子末又專歸之君子。言人倫則該城郭宮室等項。言君子則該人倫。蓋君子者又維持此人倫者也。○須知人倫。又所以維持此君子。○附存疑曰。上曰城郭宮室。後只曰去人倫。無君子。又只曰况無君子乎者。歸重於百官有司也。蓋城郭宮室人倫皆由君子而立也。○按此只是古人文章不拘處。蒙引得之。若謂歸重君子則鑿矣。

今居中國節。居中國二節。只言其有必不可省之費。而輕稅之不可自見於言外。○四書脉曰今居中國要見

五穀皆生意。○賽合註曰：去人倫。朱子添訓：無君臣者，以祭祀交際，皆有君臣。且於人倫相屬。○徐儻曰：君子既不可無，則所以供君子之用者，其可缺哉。陶以寡節。○四書脈曰：前陶以寡對稅法言，此陶以寡對君子言。

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節。賽合註曰：論輕賦帶桀言者，借重以明輕。人知重稅之爲桀道，而不知輕稅之爲貉道。其失均也。○樂天齋翼註曰：桀邊伴說不重，大小只是一樣意。○周懷魯曰：漢文蠲租減稅，至二十之一。武帝遂及舟車。與前第七條說統同意勢之所必至，此以知堯舜中正之規，萬世當遵而輕之重之，皆非所以爲國也。丹之治水也，愈於禹章總旨。吳因之曰：逆章只是兩截意。前一

截重順逆字，後一截重利害字。篇中把禹與圭對較，其得失利病，此孟子最着精神處。○此章似可以仁智對看。

丹之治水也，愈於禹兩節。附蒙引曰：子過矣，不必謂子之言過矣。只謂子過矣，以其失計也。○按淺說作子之言過矣，似妥。○按蒙引謂只說水之道，亦便見得是順水之性。固是。然下一順字尤明，不必以添出爲嫌。淺說亦只依註講。

是故禹以四海爲壑，節。四書家訓曰：惟治水以道。故禹以四海爲受水之處，惟治水不以道。故丹以隣國爲受水之處，惟以四海爲壑。是水以順行，而由地中流。當日洪水之害悉除，而萬世仰其仁。子以隣國爲壑，則水以

逆行而澤洞無涯。當日洪水之害復見而仁人重其惡。水逆行節。水逆行至所惡也。俱泛說。白圭壅水害人與洪水無異。補在所惡也。下。○吳因之曰。仁人所惡。不重仁人用惡。只重洪水害人。

君子不亮章。亮雖訓信也。然信有不欺之意。有堅固之意。人而無信之信。似兼得此二意。此章以亮與執並言。則只是堅固之意。蒙引所謂大同小異也。至若彼曰其何以行之哉。此曰惡乎執。曰惡乎執。則其不能行可知矣。曰其何以行。則所謂惡乎執者亦在其中矣。故蒙引又以輔氏爲太分析。○四書家訓曰。亮非徒信。卽論語君子貞之貞也。○又曰。君子定是能亮。說不亮惡乎執者。是反言以決其能亮也。此示人不可不亮之意。○直

解又云。亮是明理自信意。亮而后能執者。有定見而后有定守也。則是以亮爲篤信之信矣。此又是一說。亦不可從。

魯欲使樂正子爲政章總旨。四書脉曰。此章見治天下不在於無不能。而在於不自有其能。蓋宰相之休休。自與羣有司不同。○張彥陵曰。此章正與斷斷兮無他技相發。好善之好。卽其心好之之好。總見相天下者不在才而在量。○樂天齋翼註曰。前六節只重其爲人也。好善一句。孟子喜正子爲政以此。其許正子優於天下亦以此。未二節申明好善所以優於天下。重前節下乃反言以決之。輕看通章定在相度上看。○莊忠甫曰。好善之人非於智勇聞識一無所關。而徒倚助於人也。胸無是善。

則善至而不能擇擇而不能執甚或好不善以爲善矣
紂之好飛廉惡來無異文之好四友武之好十亂也豈
知其不善而故好之哉故真好善者智勇聞識有而不
恃蓄而不形以若無若虛之心廣兼收博採之度有師
曠之聰方可借衆耳以決清濁有離朱之明方可借衆
目以別玄黃使盲聾之夫而倚人爲耳目則疑惑滋甚
何暇辨清濁玄黃乎

魯欲使樂正子爲政節 四書脉曰爲政是舉國以聽故
孟子喜其道之得行須知此道是公共之道不必說克
之道卽我之道

樂正子強乎節 賽合註曰強者於政能擔當有知慮者
於政能固謀多聞識者於政能通達皆以才言曰否者

言非其所長也丑之問明知樂正子所短在此○按知
慮有生於聰明者有得於閱歷者故真西山集卷十九
贊老成之士曰閱歷多則舉措審見聞博則策慮精德
望孚則人心服○樂天齋翼註曰否字非孟子病正子
之短於此乃專爲下文形容正子所長也

然則奚爲喜而不寐二節 徐自漢曰人之所好每視其
自身是爲何如人樂正子善人也可欲之爲善善自與
善相投反之心而可欲卽遇人之善而亦欲之故其爲
人也好善須在其自爲人處見之○此與莊惠甫說同
依此則智勇聞識亦正子所有矣蓋正子於王者非全
無也但非其所長耳○附蒙引曰吳仲珠謂苟好善則
天下之凡有強勇知慮多聞識者皆將來告之太求奇

矣。此三者當世之所向。未聞其爲孟子與樂正子之所尚也。彼所謂強勇知慮多聞識。自與孟子不同道。○愚謂蒙引太拘。強與知慮聞識。本皆爲政者所不可少。但好善善字自寬。不當專泥此三者耳。

好善足乎二節。張彥陵曰。優於天下。正在好字上見出。言其心之量能併包宇內。卽治天下尙覺有餘。未說到用天下之善上。○四書脉亦至此意。然非正說也。○說叢曰。好善優於天下以下。但是論其理。不就樂正子說。○四書脉曰。好善就翕受之量說。要切相度上看。優與足不同。飽滿爲足。優則溢於外矣。

夫苟好善節。四書家訓曰。夫苟好善苟字不可忽。言好善之心極真懇而毫無滿假也。○張彥陵曰。好善之

人虛心順理。善不必出於己。人有善亦不疑其勝己。未得則樂於求之。旣得則樂於用之。四海之人孰不樂告以善也。○附樂天齋翼註曰。來告以善。則衆思集而忠益廣。故優於天下。然不可說賢才輔而天下治。蓋此主聽言說。不主用人。○按此亦太拘。兼說自不妨玩蒙引可見。

夫苟不好善節。四書家訓曰。人將曰人字。指善人。○張彥陵曰。人將曰三字。是從旁摹擬之詞。○又曰。世間自恃才知的人。全道自家無不知得。遂傲然自聖。譏諷面諛之人。正窺見他此意而阿譽之耳。若說人謂他訑訑之狀。予旣已知之矣。有何意味。○蒙引至此說。不可從。○按樂天齋翼註曰。訑訑便是顏色。予旣已知之。便是

聲音講家多如此。愚意予既已知之矣。有見於聲音者。有見於顏色者。訑訑總形容予既已知之之貌。勿分貼爲是。○賽合註曰。距字下得極妙。不是我去距人。見其狀貌自遠去而不就也。讒是間賢意。諂是媚上意。面諛是順旨意。○依此則諂如逢君之惡。諛如長君之惡。

古之君子何如則仕。章總旨。張彥陵曰。按陳子考仕於古。亦疑孟

子難仕之意。孟子乃合去就以明之。大都君子本心全。是爲行道計。不執一途而後就。此即因不執一途而概

去。總見君子委曲爲道之意。不必以爲道爲禮爲養分三項。○分言之亦仍是三項。○莊忠甫曰。就以此意者。則去必以此意。貴不負其初心。不可每降以徇人也。

古之君子何如則仕。章總旨。賽合註曰。首句包有去意。○張彥陵曰。三

就三去。一是說他委曲。一是說他毫無遷就。○四書家訓曰。君子行道之心固切。而重道之心亦不輕。唯欲行道則不忍。以道自私苟可以就。則就了而不輒去。唯欲重道又不肯以道徇人。苟可以去。又去了。擇其可就而就之。總是抱一道爲去。就而不失其仕之正也。○按家訓最是。因之睡庵翼註。俱主委曲行道說。與交際章一例。似偏。因之說附後。○附吳因之曰。所就三二句。正見君子不爲己甚。無難仕意。講下三節。全要把此意體會。言道行然後仕。不然就去了。此仕之正也。君子之本心也。然而君子未嘗取必於此也。卽禮貌可與。則亦就之。除非并其禮貌而簡棄之。然後去耳。又其甚至於周之亦受。但受之有節耳。然則君子豈爲己甚者哉。又何難

仕之有

迎之致敬以有禮三節。蔡虛齋曰：敬在心而禮乃其文。○蒙引此說與存疑不同。存疑為是。○又云：猶云恭而有禮。蓋亦有致敬而無禮者。故兼言之。○此是存疑之說。○丘月林曰：其次其下。乃因所遇不同而言。如云：此外另有一樣。非以此別人品。○張彥陵曰：饑餓於土地而姑受其周。養其身以有待。是亦所以存吾道也。故亦云就。○公養之仕。卽所謂君餽之粟也。與抱關擊柝者不同。然亦是一類。皆是為貧而仕者也。孟子舉此。亦可以該彼。○免死而已矣。翼註亦以此句作去看。殊不是。去意自在言外。

舜發於畎畝之中。章總旨。吳因之曰：通章不重天心仁

愛聖賢。全重困之。乃所以成之。以見困窮非不幸。令上智下愚皆有所警省。

舜發於畎畝之中節。張彥陵曰：此只舉舜說諸人以見例。總是困非不幸之意。○徐幹中論曰：搥鐘擊磬。所以發其聲也。煮鬯燒薰。所以揚其芬也。賢者之窮。厄戮辱。此搥擊之意也。○附蒙引曰：按前篇謂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則膠鬲為紂之臣矣。今註曰：膠鬲遭亂。鬻販魚鹽。文王舉之。則又似一人從側微而起者。豈紂無道棄賢。或賢者自去之。膠鬲於是乎復隱處販鬻。而文王舉用之耶。○按蒙引之說。似是。然按四書人物考曰：膠鬲鬻販魚鹽。文王舉之於殷。及武王伐殷。至鮪水。殷使膠鬲候周師。則膠鬲始末

自明不必如蒙引所云也。

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節上節已有天字意在內。不必至此節然後推本於天。四書家訓謂此節原聖賢之成就。由於困窮之故。得之。○四書家訓謂是人暗指舜說等人。看來不泥爲是。○又曰。必先所以字。俱根天說爲是。大任兼君相。○吳因之曰。空乏其身。財用空乏也。蒙引謂總苦心志三句未妥。○湖南講曰。行拂亂所爲。如管夷吾不早去事小白。而先事子糾。豈不是錯處。○四書家訓曰。所以動心二句。正其困之之主意也。聖賢之心性。豈是泯沒的。才能豈是短少的。但天意責任甚重。故其玉成他亦甚重。雖其心已動而常若未動。其性已忍而常若未忍。其能本增而常若未增。故竦動堅忍。

充溢之計。無所不至。此二句全重所以字。○賽合註曰。動心忍性爲成德。增益不能爲達才。○張彥陵曰。苦心志。志分配動心。勞餓空乏。分配忍性。拂亂所爲。分配增益。所不能。○此大全新安之說。蒙引亦已辨之。○蘓紫溪曰。性非食色之性也。猶俗所云性氣。○蘓說已包在註中。氣稟二字內。專主則亦偏矣。○王陽明曰。聖賢之心。皆是良能。何待增益。只是從窮困中磨鍊。則聰明知慮。若見其日開發耳。○徐徽荃曰。無志人受天磨難便倒。有志人受天磨難益奮。天因才而篤。自樹者方能承天。○羅念菴曰。聖賢居危臨變。莫不省躬改過。霜雪不凝。則生意不斂。精神不固。則作用不力。然於此却有深辨。由道術中料理。則爲聖學。由時態中料理。則爲俗情。

不可不自察也。孟子所言增益與改作者，指其氣性未平，情欲未盡，與才力未充，正求此心不移耳。而世人往往折節於隕獲，諧俗於員熟，以為增益在是，不亦左乎？人恒過節，賽合註曰：人恒節首二句，虛下正言其實也。全要在中。人上形容蓋上智之人，不待過而後改。下愚之人，雖有過不能改，心與慮屬己，困衡是過，覺於己，作則謹，平日之所不能謹，聲與色屬人，微發是過，彰於人，喻則覺，平日之所不能覺，作屬行，喻屬知，困心衡慮，微色發聲，正是過處，作與喻，正是改處。○張彥陵曰：中人之過，亦若天或閉之，其作其喻，亦若或天開之。○四書家訓曰：恒非常常有過，言人雖未必皆緣過而改，而緣過後改者，恒多也。○翼註曰：困衡者，已知有過，故言作

微發者，方知有過，故言喻。○按翼註此條，正與蒙引畧有高下之說合。○翼註又曰：困於心，是憂鬱不能自舒，衡於慮，是思索不能自通。○洪覺山曰：動心忍性，是自進步，困心衡慮，微色發聲，是跌腳而後轉步。○徐自溟曰：能作能喻，亦可以聖，可以賢，而可以大任。○人則無法家拂士節。張彥陵曰：出人只作內外字看。○錢緒山曰：兩無字，乃人主之心，自無之也，謂不把這兩件在心上。○此是深一層意，非正解也。以此作正解，則稍誤。○此節大全直解，俱主人君言，淺說泛指國人言，淺說不是。然後知生於憂患節。張彥陵曰：此節雖是結上文，味然後知三字，乃是自上文看出，而別立言耳，非收拾上文

也。全要得做悟人意。

教亦多術矣。章。張彥陵曰。此節不止是表明君子有無窮之教。乃是要人曲體君子不教之教。方有進益處。○四書脉曰。予字不必作孟子。○賽合註曰。首句虛言君子之教有多術。下正見其術之多。術字從心來。有箇經畫區處在內。不屑教。尙是教誨。非多術而何。○不屑之教。誨似只是謂不屑教之也。玩淺說大全。朱子是如此。然蒙引存疑。直解家訓俱謂以不屑爲教誨也。看來以不屑爲教。意在末句。予初誤收蒙引。○翼註脉俱云。註云其人若能感此云云。似畧差。蓋據我欲其感悟。便是教誨。不必待彼能感悟而後爲教誨也。然四書家訓曰。註中其人若能感此二句。正就教之心言。則註原不差。人

自泥看耳。○陳大士曰。其人或因不屑而自抑其氣於豪邁之餘。其人或因不屑而自奮其志於委靡之後。

孟子講義困勉錄卷十三

盡心上

盡其心者章總旨 湖南講曰告子篇論性又論心其言甚詳俱各開說此盡心章則合心與性而約言之當是告子篇總論○張彥陵曰此章全是以人合天之學○吳因之曰據通章語意盡心知性便是知天存心養性便是事天只把這箇工夫做到盡頭處即所以立命矣孟子主意只是欲人於心性上著力徹始徹終無少休廢盡人合天更無餘事矣○汪摺九曰莫要說首節只發明合一之理次節方是做工夫處蓋養性者順理無拂之謂若不先於性上討箇明白安能順理而不拂哉首節語氣固屬現成然謂工夫盡在下節則斷不可也

盡其心者節 盡心者只是還我本來之心耳。○朱子謂盡心卽物格知至之事。是矣。又謂卽曾子所以一唯而無疑於一貫者。則稍差。蓋曾子一貫已兼存養之功在內。當引子貢之一貫方是。○盡心知性。看來亦無先後存疑。謂有先後者非也。余初誤收。○四書家訓曰。知處正是盡處。云略分先後者非。○說叢曰。疑問云。盡心由於知性。知性卽是知天。此盡字知字是徹上徹下語。初閒一一理會。是盡心知性用功到盡頭處。亦只是盡心知性。○按蒙引謂雲峰知是積累用工之言。是推本說最妙。○朱子知字零星之說。亦當如此看。疑問此一條亦當如此看。○盡其心一節文。徐健菴云。學者曠觀於天人之閒。而思所由合。要不越窮理而得之矣。趙

廷珪云。性處實而心處虛。載乎性者唯心。而宰乎心者亦唯性。心有爲而性無爲。離心無所爲性。而離性亦無所爲心。見性於天。見天於性。見天於天。見天於性。張曾祚云。未有性而先有天性。出於天之中。既有天而卽有性。天又寓於性之內。性賦於天之後。而見天無非見性。天立於性之始。而見性卽以見天。存其心節。盡心知性是一件工夫。存心養性是兩件工夫。故雲峰謂知性有工夫。盡心無工夫。存心有工夫。養性無大工夫。曰無大工夫。則非絕無工夫者也。其說自明。潛室陳氏謂非存心外別有所謂養性工夫。稍誤。○看來存心猶大學所謂忠。養性猶大學所謂信。若他處但言存心。則亦該得養性。○蔡虛齋曰。存養工夫各該

動靜靜時默存動時惺存是謂存心靜是寂養動是順養是謂養性○蒙引謂中庸存養專主靜時與存疑中庸解不同姑俟再定○四書家訓曰存心非待心既盡而後存隨存隨盡隨盡隨存也養性非待性既知而後養隨養隨知隨知隨養也○按此條是餘意○翼註曰天與人以心性存養心性便所以事天如君與臣以職事修舉職事便所以事君

死壽不貳節 不貳只是看得破之意故註以疑字解貳字蓋知生死壽死乃氣數之必然耳小註謂不以死生爲欣戚是又從貳字生出既無所疑又何欣戚耶○王陽明曰學問工夫於一切聲利嗜好俱能脫落殆盡尚有一種生死念頭毫髮掛帶便於全體有未融釋處○

死壽不貳而不能修身者有二一則雖識得破却不能放下。一則既識破便一切放下蕩然自肆如莊周之類皆是不能修身以俟○註流蕩不法四字不可專指異端言亦不可除却異端言蓋死壽不貳而不能修身者原自有二樣也雲峰特以人專指異端說故力言其非不可因此遂除却異端也○張彥陵曰吾人修身之功往往銳於始而怠於終者以其貳於死生之故也○玩大全朱子亦有不貳而不能修身者不得如此偏說○翼註曰身卽心性命卽天也○張彥陵曰命字不指死壽立字須帶死壽不能搖奪意○吳因之曰至於死壽不貳修身以俟則是天付我以心我果有以完天之心天付我以性我果有以完天之性故曰所以立命也謂之

立命者完却心性無忝所生也全本心性說乃是○李卓吾曰事天時天做主立命時我做主○蒙引謂陳新安以立命命字兼理氣言者其意以爲正命兼理氣非正命氣也蓋新安看立命命字與下章命字一般卽朱子小註天之正命自我而立之說也俱未得旨自蒙引之說出然後人知立命命字是純以理言洵乎有功後學矣○朱氏公遷說知命俟命極精說立命兼知行雖亦是然亦不會說得是以理言○湖南講問命如何下箇立字答曰辟如今人做官奉朝廷的勅依著這勅上去做君命無有廢墜豈不是立若把這勅上不遵行便是放倒他一般如何說得箇立

莫非命也章總旨 張雨若曰今人開口便說有命誘天

數而不修人事不知人事盡方可言命○賽合註曰此章命字雖以氣言然曰順受其正盡道而死皆以理爲主與歿壽不貳修身以俟相發明卽所謂立命也故曰發未句未盡之意乃以順受發立命之意非以正命發上章命字之意也

莫非命也節 莫非命也泛指吉凶禍福言則正命與非正命皆在內矣故朱子小註謂此一句是活絡言最是蒙引乃謂是朱子未定之論殊不可解○湖南講曰氣有舒有促有生有殺所以在人身上就有歿壽生死上邊的命是我自己心性用得功的所以要立這箇命是由不得我的所以要順受○翼註曰順受其正不重順受乃重正字蓋同一命也而正不正分焉君子唯當順

受其正。○看來正字。舍下盡道。意順受。是不怨不尤意。
○翼註曰。正不正。不專論氣數。而兼論人事。氣數本無
兩樣。但人事能盡。則命爲正命。人事不盡。則命非正命。
此便以義安命之學。

是故知命者節。知命立命之分。雲峰謂一是已造聖賢
之域。一是方入聖賢之階。極是潛室陳氏以知行分看。
不是。蓋知命不是空空知。就有行意。故下云知命者不
立乎巖牆之下。立命亦兼知行。觀其上云。妖壽不貳可
見。○高中玄曰。愚不肖而不知命。必且妄爲。妄爲則有
滅頂之禍。賢智而不知命。必且強爲。強爲則有壯趾之
凶。唯君子知命。素位而行。不行險以僥倖。斯之謂不立巖
牆。斯之謂順受其正。

盡其道而死者兩節。舜之得福。孔孟之不遇。皆正命也。
盜跖之壽終。四凶之被戮。皆非正命也。

求則得之章總旨。吳因之曰。只言求在我。便有益。求在
外。便無益。以深著我之當求。而外之不必求。更不問我
之爲我者何如。外之爲外者何如。蓋章旨是。以內外別
所求。非指內外之實也。仁義禮智富貴利達等語。不必
填實。

求則得之節。賽合註曰。求則得二句。意相連。求便得。舍
方失。可見唯不求。求斯益矣。二句須有斟酌。○按此與
操則存二句。作危言口氣者。自別。賽合註最說得明。
求之有道。節。賽合註曰。求有道。言有箇義理在。不可妄
求。非言求之有法也。得有命。緊連上句。言縱求得之。亦

有命在。未可必得。是求之與得不相資也。○說叢謂求之有道二句。言求之縱有道矣。而得自有命在。此本大全南軒不可從。

萬物皆備於我矣。章總旨。四書家訓曰。此章依總註。還不可以仁字貫。斷該以首句為主。○張侗初曰。上章既說求其在我。而求之一字。却說得混淪未破。故此章直指箇我體出來。令人從強恕下手。正求在我著落處也。○此說雖於理無礙。然大全蒙引存疑。淺說翼註因之。睡菴說約皆未嘗言此章承上章說。唯樂天齋翼註始有此說。看來亦不必也。○吳因之曰。反身而誠二節。不是第其安勉之等。總是責成於人意。或誠身而樂。或強恕求仁。必如是而後無負於我之本然也。

萬物皆備於我矣。節。賽合註曰。萬物指理言。我指人身。言人有此身。便有此理。萬般具備。一無欠缺。是謂萬物皆備於我。不曰理而曰物理。皆在物。物莫非理。○首句有泛作萬物一體看者。亦不切。○王守溪曰。此物指有物。有則之物。言蓋舉物而見則也。如言父子是仁之理。在我。言君臣則義之理在我。○翼註曰。蓋所謂我者。非孑然之我。又非與物對立之我。實萬物皆備之我。反身而誠節。存疑云。此章與中庸言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相似。極是。若蒙引謂反身而誠。卽中庸所謂則亦天之道者也。則稍偏矣。細玩自見。○大全程氏復心以反身節爲盡性之事。強恕節爲學者之事。與蒙引同病。○賽合註曰。次節是舉已成者言。末節方是用工。

夫。○又曰。反身身字。卽上句我字。○張彥陵曰。反字不著力。只是反觀。非說工夫。○翼註曰。誠是實理自然。註云。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是下學之誠。非聖人之誠也。特以爲例耳。○說叢曰。須是此理實有諸己。己不與理爲對方樂。旣不是有道可樂。亦不是道外別尋箇樂來。今人言樂。却先有箇興趣。引自己身心安頓在樂裏。便覺有快活意。如此却只是一時意氣瀟灑。到臨境依舊發惱。瀟灑不已。增入豪邁。豪邁不已。增入放曠。流弊到無忌憚去。○唐荆川曰。靜涵萬物之情。無不真切。動應萬物之宜。無不順適。○張彥陵曰。此樂字有主無內。歎說者。○此與大全賽合註同。○又有主能外通說者。○依此與論語首章樂字同。與存疑作樂則生矣之樂者又

不同。然亦不是。○賽合註曰。註中之不待勉強句。正是誠字內事。對下強之而行言也。有貼在樂字內。非是。○按賽合註此說。正與小註以不愧忤解樂字同。存疑以註中不待勉強句貼樂字者。誤也。附下。○附存疑曰。行之不待勉強而無不利。就在樂字內。這樂是樂則生矣之樂。觀其註曰。和順從容。無所勉強。可見與此一般。小註說樂與大註異。當從大註。細玩之可見。強恕而行節。吳因之曰。上節行之不待勉強行字。與此節強恕而行行字同。○說叢曰。及求諸己。卽謂之恕。恕得快便。卽謂之仁。所謂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者也。○又曰。謂求仁莫近焉可也。謂求我莫近焉可也。卽謂之求誠莫近焉亦可也。○又曰。我字與克己由己

之已相似。私則格萬物之我。不可有也。誠則備萬物之我。不能無也。○徐沂文云。素所期人之事。至己而倒其施。素所不昧之情。欲出而難其決。此反強恕二字。甚明行之而不著焉。章總旨。張彥陵曰。此章孟子欲人之由道者。加著察工夫。與論語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意却不同。○論語不深責其知。此章則深憫其不知而深望其知。

行之而不著焉。章。賽合註曰。行習總是山。著察總是知。○行之而不著。蒙引有二意。一是百姓日用而不知之意。一是所行者亦不能盡其節目。二意當兼用。○湖南講曰。行習不是指百姓。乃曾用功的學者。玩行之習矣。終身由。俱是他著力在那裏用功的。○又曰。中非爾力。

知其可忽視哉。○四書家訓曰。不著不察。是人都從外面做工夫。不曾向心裏體會。所以終身不知。非道之難知也。○翼註謂著是此理呈露端倪。察是此理昭灼莫掩。亦引中庸形著察天地來證。此屬異說。斷不可從。○翼註曰。衆以人衆言。

人不可以無恥。章。四書家訓曰。人原有恥心。此云不可無者。要人常提醒此心之意。○依大全朱氏公遷說。則此章與下章不同處。只在一勸一戒。然此章無恥字。泛說。下章則專主為機變之巧者說。此又不可不辨也。○陸象山曰。人惟知所貴。然後知所恥。不知吾之所當貴。而謂之有恥焉者。吾恐其所謂恥者。非所當恥矣。夫人之所當貴者。固天之所以與我者也。而或至於戕賊陷。

弱。顛迷於物欲而不能以自反。則所可恥者亦孰甚於此哉。不知乎此。則其愧恥之心。將有移於物欲得喪之閒者矣。然則其所以用其恥者。不亦悖乎。由君子觀之。乃所謂無恥者也。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以此恥之於人大矣。章總旨。張彥陵曰。按此章是提醒世人。語全重一巧字。世人只為用巧。把良心汨沒而不覺。不知人之為人。全靠這點羞惡作主。此念一釋。何所不為。故開口便說恥之於人大矣。見得未有人而可無恥者。天下唯用巧者最可恥。而用巧的。反無所用恥。恥心一喪。豈復有人理哉。章中三人字最宜玩。○王龍溪曰。君子慎獨亦以養此羞惡之心也。○亦唯有此羞惡之心。然後能慎獨。推之。凡致知行皆然。○大全辨或曰。戰

國時。可恥之人有二。其一乞墦齊人也。其一縱橫押閣為機變之巧。儀秦是也。此章特為儀秦輩發。自孟子說破此心曲。便與乞墦無異。

恥之於人大矣。兩節。吳因之曰。機變之人。正指儀秦孫吳等言之。○翼註曰。不善多端。獨舉為機變之巧者。其喪良心尤甚也。○又曰。要見得此機變之人。自謂術高天下。不知自淪汙下而已。不可不儆醒。○又曰。機械變詐。似不必分心事。但要理會字義。機字如掩取禽獸之機。乃借字也。在人則暗藏姦險者。變字有多端。誑誘使入吾機之意。○按械是繫繫手足刑具。機曰機械。是藏姦險以制服人。○鄒嶧山曰。機械有制服人意。變詐有誑誘人意。○又曰。機變便是巧。大病在為字上。○說叢

曰無所用三字。下得極妙。人一失脚。機械日用日熟。久之。反以爲天理人情之宜。然卽有恥心。亦無處用得他著了。○吳因之曰。爲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所謂無恥。而不以爲恥者也。與無恥之恥正相反。不恥不若人節。張彥陵曰。人之異於禽獸者。只是恥。若無恥。則與禽獸何異。不得復列於人。故曰。何若人有。○吳因之曰。人惟自恥其不善。還有悔悟自新的日子。他做歹事。恬然不以爲恥。一發越。要去做了。凡敗名喪節。皆將不顧而冒爲之。只消無恥一件。不如人。件件都出人後。○恥其不能而爲之。不必論到終。必能卽此一念。便是聖賢路上人。恥其不能而掩藏之。不必論到終。不能卽此一念。便是小人路上人。輔氏說。須善看。○又程

子亦只明不可掩藏之意。亦不見得其用後說也。

古之賢王章

張彥陵曰。按通章雖說君重士。士亦自重。

上下相反而實相成。然語意要將性分壓倒人爵。○賢王賢士。麟士作兩平看。極是。或重賢王。或重賢士。俱偏。○程竹山曰。蒸豚之餽。以禮而不敬。兼金之餽。敬而不以禮。故致敬盡禮兩言之。○四書豚曰。致字盡字有味。不但有挾心者不亟見。卽敬賢加禮而未致盡。猶不亟見矣。

孟子謂宋句踐曰章總旨

翼註曰。此章雖從遊說起。而

後面道理甚大。不必粘定遊說。○按翼註甚是。麟士謂此章大意。須顧一遊字。不要太說道理遠了。亦太拘矣。○賽合註曰。總註內重而外輕句。屬可以囂囂矣。上無

往而不善句。屬故士窮不失義三節。切勿糊塗。○按賽合註與存疑同。若依蒙引。則內重外輕句。直管到故士窮不失義節。自故士得已以下。方貼無往不善句。此不可從。

人知之節。張彥陵曰。囂囂二字。欲其先存此心。非於知不知時方始有也。

何如斯可以囂囂矣節。樂天齋翼註曰。斯可以之問。見囂囂之不易。則可以之答。見囂囂之不難。○張彥陵曰。德義本一物。由賦畀言曰德。由德而行。光明正大。磊磊落落。處曰義。○四書家訓曰。德本可尊。吾一心尊之。則天下之至尊在我。不必顯榮而後尊。義本可樂。吾一心樂之。則天下之真樂在我。不必顯榮而後樂。豈不可以

囂囂。○張彥陵曰。若在我無可尊可樂。雖欲強為囂囂而不可得也。○四書家訓曰。說到則可以囂囂矣。遊說之道已盡。下又本尊樂囂囂之意。而究極言之。見士持此涉世窮達咸宜。而一時之知不足言矣。

故士窮不失義節。樂天齋翼註曰。義與道非二道之守於己曰義。義之推於人曰道。不失不離。是平日尊樂已深。自有定守。而無變塞。非貧賤富貴所能易也。○賽合註曰。此條註中實字。重見於行事上下條註中實字。是詳言其實也。稍別。○故士節有三說。依新安陳氏。則上文尊德樂義。是就心上說。而此節則見於行事之實也。依蒙引淺說。則上文尊德樂義。是虛說。而此節則分窮達說。依存疑。則尊德樂義。是就平日用功言。而此節則

就行事言也。與註皆無礙而存疑爲長。蒙引淺說附下。
○附蒙引曰：尊德樂義，不專就出處說。此曰窮不失義，達不離道，則專就出處說。故曰：此尊德樂義見於行事之實也。○又附蒙引曰：尊德樂義，則可以囂囂者言其理，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則指實而言也。不失義，故士得已，不離道，故民不失望者，言其理也。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則又指實而言也。○附淺說曰：夫囂囂本於尊德樂義如此，故士之處窮也，必尊德樂義，不以窮而失義焉。其處達也，亦必尊德樂義，不以達而離道焉。尊德樂義如此，則何往而不善哉。蓋唯其窮不失義也，則士亦不至於失已焉。云云。

窮不失義節。四書家訓曰：夫士之所以爲己者，義窮不失義，卽不失已了。故曰：得己有自得其得之意。民所仰望於士者，道達不離道，卽不失民望了。有與民共由之意。

古之人節。四書家訓曰：古之人，卽尊德樂義士也。○湖南講曰：古之人，見非今時說士之比。正叫那游說之人，高視闊步，仰法古人，不要與傾危之士，隨行逐隊，而自隘其胸次也。○四書脈曰：修身而曰見世者，卽守先王之道，以待後學之類。○大全辨或曰：說到修身見世，將巢許卜務一流，俱壓倒了。○鄒東郭曰：吾儕須識取善字本體，卽逆順境界，自不能移。此是唐虞至洙泗相傳止至善學脈，得志與民由之，故曰兼，不得志獨行其道，故曰獨。獨時善，不曾減，兼時善，不曾增。故陋巷簞瓢與

平水土樹稼穡同道。○徐自溟曰：二則字要玩味。有隨時旋轉意。任其窮達境界變遷。而吾非獨善。卽兼善。無所不可。○賽合註曰：善卽德義。○王弱生曰：沮溺稱不得得已。儀秦稱不得得民。

待文王而後興者章總旨。徐自溟曰：凡民豪傑。其品局皆由心自造。孟子此語。以興不興分。凡民豪傑之品。非以凡民豪傑分。興不興之異。豪傑何以不必待而興哉。蓋世無文王。而文王之精在心也。卽世有文王。而吾心之文王不在世也。心一墮於凡想。卽凡民心一作豪傑。卽豪傑。何論有文王無文王。○徐說妙極。存疑謂豪傑之士。亦天生成。勉強不得。殊失孟子立言之意矣。○豪傑雖亦由資稟。然人苟能自興。則能變化其資稟之不

善而爲善矣。○中洲金氏曰：總是鼓舞凡民爲豪傑意。當從興不興分。凡民豪傑。不當以凡民豪傑分。興與不興。天下豈有生成的凡民。只是因循姑待。便一向趨到凡民路上去了。天下亦無生成的豪傑。只要振作有爲。便逐漸做成豪傑的事業了。能自興。則人人豪傑。能豪傑。則人人文王。不然。我待文王。文王又奚待哉。若云凡民資質庸下。必有待而後興。豪傑品地卓越。雖無文王。猶興。是凡民豪傑。皆由天定。非學問能轉移。孟子此語。不特不能勵凡民爲豪傑。且將沮豪傑爲凡民矣。

待文王而後興者章。獨言文王者。舉此以見例耳。存疑謂文王化行江漢。比自古聖人獨盛。謬矣。○按待文王而興。不必在旣興之後。復分優劣。只是此種人不遇文

王必不能興。所以謂之凡民。是慨其不能興。非謂其雖興不足貴也。此意須辨。○又待文而興。則是今日斷無人能興。便有慨堯舜之道。無人復任仁義之說。無人復明井田學校之法。無人復行之意。然此所以待凡民。而非所以論豪傑。所謂豪傑。亦不是世俗才智一流。只是入孝出弟。守先待後。不淫不移。闢邪崇正。孟子隱然有自任之意。○又須想其所興者何事。如孝弟忠信仁義禮樂。皆孟子所日夜望人之興者。而卒無其人。所以忽然發此歎。彼不能興者。亦不是庸流。如楊墨申韓蘇張之徒。皆有絕世聰明。特以其不能興於正道。故謂之凡民。待字是旁人看出。謂此等人必待文王在上。庶幾能反正。非謂其人自有待之一念也。若其人自有待之一

念。則雖未興起。亦不至背馳於正道矣。○翼註曰。豪傑要認得真。據白文。豪傑對凡民言。只是不凡之謂。據註。凡不凡皆以資稟言。兼言物欲之有蔽無蔽。意方完。氣稟所拘。物欲所蔽者。凡民也。有過人之資。無物欲之蔽者。豪傑也。註又云。才智。卽資也。智屬知。才屬能。按註亦本是兼資稟物欲而言。○說叢曰。待文王。無文王。不必以時言。卽使豪傑生文王之世。亦不必師文王。何也。從人問渡者。便是凡民。不是豪傑。顏淵曰。予何人也。舜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如此。方是豪傑。○按文。周未嘗不相師。然非專恃夫師也。此條須善看。○翼註曰。興者。興起爲善。有勃然而發。奮然而往意。○愚意。豪傑雖無所待而興。必有所待而成。如夫子亦曰。好古敏求。是也。丁巳

十一月○張侗初曰。豪傑不待人興。便可以興。人文王只一豪傑。○四書脈曰。有時覺我與文王肖處。非肖文。肖心也。有時覺我與文王會處。非會文。會心也。○朱子曰。豪傑而不聖賢有矣。未有聖賢而不豪傑者也。

附之以韓魏之家章。張彥陵曰。此爲世之溺情於富貴者發。附益也。寄也。如贅疣然。富貴原是外物。故謂之附。看得附字透。便會欲然。○此解附字固妙。然此意當在韓魏之家下補出。不可作正解。○彥陵又曰。欲然又非藐富貴之說。要會本文自視二字。謂其不從韓魏起見也。此真是無加無損境地。故曰過人遠矣。全在識趣上見得。○沈無回曰。自視欲然。只是猶夫平日。便是若知有韓魏之家而視欲然。則有意薄之。與有意艷之。究竟

亦是一流人耳。何過人之有。○欲然本是不自滿之意。但平日如此欲然。既附之後。仍如是欲然。則作猶夫平日之意看。亦不差。○翼註曰。此富貴亦是道當得者。若不當得。則辭之。不但自視欲然矣。○又曰。過人遠。據註以識言。所謂識者。亦只是在物我上看得分明。我本無物。物本無加於我。○愚按註雖以識言。然兼養言方妙。蓋此人不但有卓識。亦必有定力。註特引尹氏成語耳。○附存疑曰。過人遠。似當只就此上見得。與稱舜禹巍巍一般。但蒙引不主此說。不知何如。○大全辨卓菴張氏曰。此卽所謂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過人遠。不是就此而止。只言其內重外輕。可與進道耳。若謂卽此便是過人。別無進步。則終身誦之。孔子不必又言何足以

臧合語孟參看自見存疑謂只就此上見得與稱舜禹
巍巍一般非是

以佚道使民章總旨 張彥陵曰本文二道字最重○彥
陵又曰天下惟道足以服人何怨之有不是令其無怨
此心自無可怨也○翼註曰竊疑道字當解做理字不
但解做心字但在心上說理可耳

以佚道使民章 蘇東坡曰使民爲農民曰是食我之道
也使民爲兵民曰是衛我之道也使民爲城郭溝池民
曰是域我之道也雖勞而不怨也曰盤庚之民何以怨
民可以樂成而不可與慮始蓋終於不怨也即使終於
怨然其理
實無可
怨也若夫田獵之娛宴好之奉上之人所自爲之者
君子蓋不以勞民也○以生道殺民蒙引共有三說似

可兼用○除害去惡似已盡殺之之事註又用之類二
字者蓋指其中條目耳與上播穀乘屋之類稍異○蒙
引或曰一條以抑洪水驅猛獸伐桀紂之類爲除害以
誅有罪爲去惡固是然二項內亦各自有除害去惡○
翼註曰二怨字卽指被勞所殺之人其曰雖死不怨殺
者亦自其必死之時言之耳○註有其不然者一句或
非佚之而徒勞之非生之而徒殺之或佚之而適以勞
之生之而適以殺之皆所謂不然也

霸者之民章總旨 吳因之曰王霸之辨只有心與無心
之閒孟子論王霸全在此處分別故此章大旨一言可
蔽王民無心王道無心而已蒙引云王道只是公最好
○按此章曰王者之民至不知爲之者只是言王民之

氣象而含有王道之大意。末節則直指王道之大。然須知其是言王道之大。不是言王道。王道在至誠無心上。至誠無心意在言外。故朱子謂自王者之民至末皆是說王者功用甚明。○賽合註曰：此孟子尊王賤霸意也。○新安陳氏所謂王者廣大深遠而無迹。此是言王道之大。在首二節雖已含得。然須至末節方露。若至誠無心意。則不妨於首二節即露也。

王者之民節。翼註曰：註云廣大自得。廣大對狹小言。感恩者狹小。忘恩者廣大。自得是恬愉。自得固無怨咨。亦無欣喜。莊子所謂使天下欣欣焉樂之。是不恬也。使天下瘁瘁焉苦之。是不愉也。正與此意互證。廣大是自得的規模。自得是廣大的趣味。總是一忘字意。○張彥陵

曰：王者無意見德於民。則其民忘。然此意勿露出。○翼註亦謂此意勿露出。看來露出實不妨。與下文並無礙也。○大全辨嘉善陳氏曰：王民皞皞。久道也。故曰必世而後仁。若初政。則雖王者不能使其民無驩虞之意。商師弔民。天下大悅。周及商政。天下大悅。及其久也。則相忘而仁矣。

殺之而不怨節。殺之而不怨。雖即上章以生道殺民之意。然依存疑。此章專主刑言。亦與上章稍別。○翼註曰：爲之謂做出他箇善來。即教之意。○又曰：次節正皞皞處。註中非有心及使自得之見上之忘也。本文不怨不庸。不知爲之者。見下之忘也。合之上下兩忘也。○翼註甚明。吳因之謂王民皞皞。下忘上也。過化存神。上忘下

也如此却將兩節分作兩層了不是○說叢曰殺之以下總是寫其景象有說以過化節深一層看者非是○按蒙引存疑淺說翼註因之說約脉賽合註俱不作深一層看唯大全新安陳氏謂王者功用之大其本在於過化存神而已則似作深一層看然此非也蓋過化存神卽是功用之大無兩層

夫君子所過者化節 翼註曰此節要說與皞皞相關莫去了忘字○吳因之曰所過卽化王者不知也所存卽神王者不知也二句內正好想見王道無心之妙須知過化存神不重王道感人全重王道無心上○按因之說甚是但須知無心意自在言外○張彥陵曰下箇過字者只見不必積久而後其民化下箇存字者亦見得

不必積久而後其化神○又曰德在言外○所存只作欲殺欲利欲教看○賽合註曰神則有是心便有是政恭默於廟堂而風行乎海宇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也○註不測字亦卽是化之速意有是心便有是政解神字最妙翼註謂不必形出而後其化神殊有病○說叢曰一說所過者化以所存者神也論理果是如此但本旨鋪敘之旨不然○張彥陵曰流字重要貼註同運並行意見得天地之神化流至此王者之神化亦流到此正與下小補相反○四書家訓謂與天地同流非配合之謂說叢謂與天地參還當不得上下與天地同流蓋曰配曰參猶有對待之迹曰同流則王者與天地直渾作一片矣此在字義上分別之固然不可因此遂看小

了中庸配字參字之意。蓋中庸配字參字亦含得同流之意也。○朱子曰：上下與天地同流，重鑄一番過相似。小補只是逐段逐些子補綴。○翼註曰：朱子此說補字最精。又譬如衣服有破缺，故從而補之，謂之小補。若重製一件，則不謂之小補矣。○王字泰曰：說者謂王者有補於天地，不知王者言不得箇補字，天地之大，皆在王者陶鑄，豈是小補說補便小。○四書家訓曰：小補句只是說王者功業之大，不必以小補來形容，以伯與王難比論也。

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章總旨。四書家訓曰：此章仁善字原並舉開說，不得牽扯纏擾。單釋政教而不釋言聲者，以言聲不待釋也。新說云：人君治天下，唯有政

教兩端。發之則為言，播之則為聲。非有二也。善政善教，正是仁言仁聲的實事。善在仁內，得民乃所以入民也。無兩層備之。○善政善教原是仁言仁聲的實事。此論理固然，但此章口氣只宜開說，不必牽纏。至謂其無兩層，則於理不通矣。

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節

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節。翼註曰：次節政雖是法制禁令，然謂之善政，則與惡政不同矣。亦能得民，但不及善教耳。法制政之立也，禁令政之行也。善教註以道德齊禮解，則亦非耳提面命之教矣。道德教之本也，齊禮教之具也。○又曰：不如字且虛，註制外格心，即下節意勿用出。

善政民畏之節 張南軒曰善政立而後善教可行所謂
富而教之者也。○南軒此說最謬。蓋善政豈專是富民
善教亦兼教養。觀睡菴說可見。○四書脉曰善教亦兼
教養。如教之樹畜稼穡之類。要皆懇懇款款委曲開導
意。○翼註曰畏字不可說嚴刑峻法使民凜凜恐懼。只
是遵其法制禁令而不敢玩忽意。○子產之火烈是善
政民畏之。○四書家訓曰愛之是感於其教而愛戴不
忘得心是化於其教而回心向道。○翼註曰得民財亦
不待橫征暴斂。只與無政事則財用不足反看生之有
道。取之有制用之有節。故百姓足而君亦無不足。○陸
聚崗曰畏愛在政教之初得財得心在政教既成之後
人之所不學而能者章總旨 翼註曰此章大指諸理齋

云欲人知仁義非外爍也。蘇紫溪云欲人不失其良心
也。蓋凡聖賢立言無非教人。未有無故而空言者。二公
皆於此著眼。而蘇說爲勝。良知良能總是良心。良心卽
是仁義。不可泥性情之別。作推本於仁義說。○吳因之
曰通章全是欲人復其愛敬之初意。○賽合註曰全章
要得欲人察識其良心而擴充之以全仁義之意。○附
說叢曰今人語之以仁義輒驚天動地而不敢當。不知
人人有不學而能之良能。人人有不慮而知之良知。孩
提稍長無不然者。卽此孩提無不知愛之親親。稍長無
不知敬之敬長。卽是驚天動地所不敢當之仁義也。○
按說叢此條卽理齋仁義非外爍之說。

人之所不學而能者節 翼註曰學是脩習。慮是思慮。論

吾人用工學慮亦不可廢。但不學不慮，尤是本體呈露之妙耳。吾人用工，則當學以復其不學之體，慮以復其不慮之體。但孟子不會說及此耳。時文說壞學慮，大非。○按學慮不可無，此是論義理如此。若論此章語氣，則與性善諸章一例，仍宜著眼在不學不慮上。重講學慮，未免語氣隔礙矣。欲防姚江流弊，只當於抑揚中帶見之。○顧涇陽曰：孟子以不學而能為良能，不慮而知為良知，吾以為不能而學亦良能，不知而慮亦良知也。何也？微良知良能，彼有安於不能不知已耳。孰牖之而使學，孰啓之而使慮也？吾又以為學而能亦良能也，慮而知亦良知也。何也？知能之入處異，而知能之究竟處同。非學不學，慮不慮，所得而岐也。○王龍溪曰：識有分

別，知體渾然，識有去來，知體常寂。○良知良能俱在用。上說依龍溪却在體上說了，殊謬。○四書脉曰：愛親只是眷戀而不忍違意敬長，只是後先追隨而不忍慢意，須淺淺說，方像孩提稍長。

親親仁也節。吳因之曰：親親仁也，敬長義也。此親親敬長字面，略說得泛，便不是須緊根。孩提稍長說。○四書脉曰：達之天下，處處孩提稍長，皆是此愛敬。○麟士謂既出乎人之本然，必通乎人之同然，最妙。蓋達之天下，句只是應轉上二節語，無二意也。淺說以上二節為言愛親敬長者人之本然，末節言愛親敬長人之同然，殊誤。○潛室陳氏及存疑俱以親親敬長為仁義之發，新安陳氏以親親敬長為仁義之實，二說於理俱無礙，但

此章不必如此說。故蒙引淺說翼註俱只云。親親卽是仁。敬長卽是義。○翼註曰。末節又指良知良能爲仁義者。見得人決不可失其良心也。非又添一意。親親卽仁。敬長卽義。不可說是仁義之發。○愛敬達之天下。所以便謂之仁義者。蒙引淺說俱云。仁義者乃天下之公理也。而親親敬長達之天下。無不同者。此其所以爲仁義也。甚明。因之云。愛敬達之天下。若不是原有是仁。愛何以達。不是原有是義。敬何以達。此似以愛敬爲仁義之發了。稍誤。

舜之居深山之中章總旨。翼註曰。此章不用心迹分看。只是聖人之心虛而應也。

舜之居深山之中節。按居深山四句。原就迹上說。但其

所以如此說者。要見其心之虛耳。故通是說心。○吳因之曰。居深山亦要說得虛活。孟子亦偶借深山一事以形出聖心之空洞耳。○又曰。與木石居。相忘於木石。直與之同居也。鹿豕遊亦然。不重所居之陋意。○又曰。惟一物之不著。乃能無一物之不受。一事之不染。乃能無一事之不通。舜之所以莫禦。全在上半節。莫把居深山等作閒看。○按註所謂渾然之中。萬理畢具。乃上半節章也。其不可閒看固矣。然所謂渾然之中。萬理畢具者。雖在上半節已含得。而必至下半節露出。方妙。與不違如愚章一例。○以此章與論語不違如愚章參看。則不違如愚時。已是若決江河矣。不可謂不違如愚與無以異於深山之野人同也。○說叢曰。此章語氣與吾與回

言終日章絕相類俱是一往一來反覆贊美之詞。○又曰。要見舜與木石居與鹿豕遊而無異深山野人之時。其沛然若江河之決者已存。及若決江河之時。所以與木石居與鹿豕遊者如故。此聖心常寂而常通常應而常定。所以能立極於萬世。○又曰。易曰。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正此章之意。○湖南講曰。上半截虛虛說。箇無以異於野人。跌入聞一善言處。及其二字方有情。若於舜之居深山先實講一段寂然道理。下面語氣便呆。○吳因之曰。幾希二字。要看得好。言其所以異者。特幾希之可見而已。若論大舜胸中蘊蓄。必有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然就此時而論。發露無幾。雖其不容終藏之。

中不無稍稍顯見。却亦甚不多。特幾希之微而已。○湖南講曰。幾希只是說差不多。卽就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看在那邊。是指心上差不多。這裏是指迹上差不多。俱屬虛字。何得作實義講。○張彥陵曰。問舜亦從聞見入乎。曰。舜虛靈之中。萬善悉備。一有感觸。無不沛然。若胸中本自蔽塞。全靠所聞所見爲主。便落了依傍的窠。曰。安能有感卽通。○翼註曰。註云其應甚速。又云無所不通。非二意。蓋無所不通。卽速也。卽莫之能禦也。無爲其所不爲。章翼註曰。此章不作充義爲高。只用註心字作主。雖爲屬事。欲屬心。然不爲不欲。却總是心不肯爲之欲之也。不被私意所奪。違其初心。便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此是不違本心意。與後達之於所。

不忍不爲。又達到他事上者亦不同。如此而已矣。只是完了心體。便無餘事。意亦要見無爲所不爲。則所爲者皆所當爲。無欲所不欲。則所欲者皆所當欲。意方備。○按卽依註以義言。亦不妨。但須依蒙引作專言之義看。卽依註以充義言。亦不妨。但須知與後達之所不忍不爲不同。○又按直解曰。推之仰不愧天。俯不忤人。皆不過由此不爲不欲之心。擴充之而已。立人之道。豈復有餘事哉。此說擴充與註又不同。然亦相發明。○四書家訓曰。兩無字。最是十分著工夫處。全在心上。堅忍有一刀兩截之意。○李毅侯曰。不爲不欲。人之良心也。雖屬義實。統心性之全。不失其良心。則集義而浩然矣。自學問求於心。以至存養達天。總只如此。故以一言括之。○

沈無回曰。當知此亦是爲知善端而能擴充者言。若常人之心。起念多不清楚。如何任他硬做。○熊氏謂此大學誠意章事。甚是。蓋此對旣知者言。與誠意章同也。但亦不可專泥意上。蓋正心脩身。亦是無爲無欲內事也。人之有德慧術知者。章總旨。此章似只是增益其所不能。而集註南軒兼引動心忍性者。是又推本言之。其實動心忍性。意在言外。人之有德慧術知者。節。張彥陵曰。德無慧。則知經而不知權。術無知。則可常而不可變。離德之慧。又小慧而非大慧。離術之知。又私智而非正智。唯德慧術知。乃爲聖賢豪傑作用。○莊忠甫曰。心之有慧與知。如鏡之有明如火之有光。然安樂生乎昏惰。則光明以翳障而銷微。

備嘗振其精神。則本體以磨揭而灼爍。○說叢曰：德慧術知，皆人所自有者，但不磨練則不出耳。○附翼註曰：德之慧，則於事理明無不照；術之知，則於事理處無不宜。此用蒙引說也。○按此是蒙引別說，存疑淺說俱不用。此皆主未然當然之說。○張侗初曰：以正大心諳練世故而出者，謂之德慧術知，以邪曲心窺瞞世情而出者，謂之機械變詐。故學者不可輕語通達，先務正心。○說叢曰：漢疏云：疾疾人之有小疾，常需在身不去者，獨孤臣孽子節。翼註曰：獨字之義，謂臣之中獨有孤臣，子之中獨有孽子。○四書脈曰：獨孤臣孽子，情義隔於君親，勢分制於近嫡，欲效其惻款而類於要，將安於義命而近於恕。○又曰：操心是恐懼意，慮患是脩省意。蓋

操心危，是恐懼不敢自安。若空空恐懼，何益？又必慮及未然之患，而設策以處之，却是慮患深，不必分先事臨事。○此條雖本存疑，然存疑却分先事臨事，殊不是。蓋德慧術知，可分先事臨事，而操心慮患不可分先事臨事也。○張彥陵曰：此處最要體認，若只為自身免禍計，夫亦何難。唯其身處孤孽，而其心欲成全君父，向使形迹稍露，未免觸其所忌，不得不深計熟處，以冀一悟，則凡可以自盡，與其所以感格君父者，洞悉矣。何不達之有。

有事君人者，章總旨。張彥陵曰：愚按此章不重列臣品之高下，只要人取法乎上之意。蓋天壤間有第一流人品，則有第一流事業。有志用世者，便當以第一流自期。

若一念墮落便自凡庸。故把容悅者引起。借那最早的
品格。形出那最高的品格。見得在人自立何如耳。○四
書家訓曰。欲爲人臣者。以容悅爲戒。而由忠以進於大
由大以進於化也。○按孟子以伊尹爲聖。而此章集註
以伊尹爲天民。則只是大而未化之地位耳。蓋淺言之
則大而未化者。已可爲聖。若深言之。則非大而化者。不
足以爲聖矣。○翼註曰。各節上句且虛講。下正見之也。
有事君人者節。徐自溟曰。容悅之徒。不可數於臣列。只
可謂事君人耳。如役隸等也。○四書家訓曰。無論不爲
大人事。不爲天民事。卽社稷事。亦不爲矣。○附湖南講
三四等臣品。固一步高一步。然卽容悅亦非側媚。體面
好者。當是具臣。俱在好一邊論也。擬人必於其倫。下面

三種臣。是甚麼品格。怎把那側媚的人與較等級。

有安社稷臣者節。張彥陵曰。此悅字。借上文悅字來。形
容忠臣殉國之念。見得以安社稷爲悅。則雖拂君之欲
而亦有所不顧也。意在言外。

有天民者節。天民所以未得爲大人者。存疑謂孔子委
吏乘田亦爲。而天民必可行天下而後出。輔氏謂終是
有任的意思在。二說不同。可兼用。○張彥陵曰。達可行
只主道。不主時。要見得他不大行。不肯輕試意。
有大人者節。四書家訓曰。物正是世道自我主張。氣化自
我挽回。

君子有三樂章總旨。張彥陵曰。此章首尾俱以王天下
相形。見得吾性中自有真樂。原與勢分毫無干涉。在人

認取如何耳。○沈無回曰：此等處須識孟子內重則外自輕學問。非以王天下為細而弁髦之也。弁髦天下便是巢許矣。○吳因之曰：一樂天倫。二樂成身。三樂傳道。此處全要把可樂意著實發得痛快。方能壓倒王天下之樂。○四書家訓曰：一二三字是數君子所有三件樂。不必較其輕重。且章旨只重樂上。原非較樂之輕重也。○按蒙引分輕重者。乃論理之辭。此云不必分輕重者。乃所以順口氣也不相悖。○三樂及定四海之民之樂。如何分別。曰：三樂中不愧不怍。即君子所性節內事。固非定四海之樂可得並矣。餘二樂雖一係於天一係於人。然亦非定四海之樂可得並也。曰：然則唯定四海之樂為性分外之事。而三樂皆屬性分內乎。曰：非也。此二

章唯王天下是性分外事。若三樂及定四海之民。皆非性分外事。但以定四海之民較之三樂。則三樂為性分內事。而定四海之民為性分外事矣。又就三樂較之。則以不愧不怍為本。是性分內事。餘二樂一係於天一係於人。亦是性分外事矣。○尤西川曰：中天下定四海。其道大行。正君子所樂。但不在此三樂之中耳。故曰不與存焉。猶云不在其數也。

君子有三樂節

父母俱存。節。蔡虛齋曰：父母俱存。得以致吾孝。兄弟無故。得以致吾友。須關到君子身上來。若空空說箇俱存無故。只是徒僥倖於天數。何樂之有。○此條本蒙引而衍之。極是。翼註亦謂蒙引此語最佳。存疑乃謂蒙引以

孝弟入說未是亦拘矣。

仰不愧於天節。丘月林曰：天之所付者無不全。則於天無愧。人之所同者無不盡。則於人無忤。即大學所謂自慊是也。○程子克己之說。是推原。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節。樂天齋翼註曰：天下二字。要看見非一鄉一國之善士也。

君子有三樂節。四書脈曰：末節申上三節。要兩意相形。與首節虛合不同。

廣土衆民章。吳因之曰：廣土章。是爲不得行道而發。不。是爲推明所性而發。言道之大行。雖亦是君子所樂。然。畢竟行與不行。無關所性。只消聽其自至。便了。豈以是爲欣戚哉。此亦吾何爲不豫之意。但彼以道不終窮言。

此以所性至足言。○佐案張羽臣曰：聖賢學問。內重外輕。他處將性分勢分對說。其重輕易見。此章說廣土衆民。則澤及一國。說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則澤及天下。都是性分內事。唯其爲性分內事。所以君子欲之樂之。且晬盎生色。與那所欲所樂事業。非有大小。啗於四支。發於事業也。只是一齊到底。如何却說所性不存。蓋事業在性中。性不在事業中也。

廣土衆民節。顧麟士曰：按紹聞編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孔門由求之所志者。便是此也。○翼註曰：欲樂皆是行道澤民。但有淺深。○慶源輔氏謂所欲極於所樂。固亦非性外事。存疑亦主此說。雲峰胡氏謂所性在所樂之外。二說似不同。然實不相背。輔氏是正意。雲峰乃分

言之耳。

中天下而立節。翼註曰：中天下而立。詞雖指建都。意不重建都。蓋其意只要見得是有天下者。不徒偏安於一隅耳。○又曰：定四海之民。有兩說。一說定字只是歸其統御。一說定字便主政教言。前說與上廣土衆民相配。後說與註相合。○按蒙引主前說。蓋註意自在言外。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節。賽合註曰：此論性體本無加損。非是君子之性不加損也。○按大全蒙引存疑諸家都如此看。○又曰：凡物可加損者。必其初之不足或有餘也。這箇性是。天所分與。本渾然各足。吾人合得之分。便已一定而不可移易了。所以外來窮達都不得加損此性也。○張彥陵曰：纔說性便見分。纔說分便見定。

纔說分定便見無可加損。要知唯定故無可加損。不是以無可加損處爲定。○翼註曰：得位行道亦是性之發見。似可加損乎性。不知性之有此發用。如燈有光耳。燈光雖照一室。燈體不加。雖藏於櫃中。燈體不損。

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節。賽合註曰：須知末節與分定節非有二意。但上只指其概。末節言上節之蘊。○按末節雖就君子定性上說。與上節言性體之本然者不同。然不重在定性上。只是發性之蘊耳。與上節不作二意看也。玩註可見。○翼註曰：所性分定。人人有之。獨君子根心生色者。分定如樹木種子。根幹花實已無不包。根心生色則種於地而生者。亦不過盡其分耳。○四書脈曰：根心須照分定。說唯合下便分得來。故仁義禮

習種種舍在這裏。觸之而生意自滋滋欲流。故曰生色。生字從根字來。根深則自有生意。○生色雖由於根心。然亦不必專重根心。○賽合註曰。根心是所性之和順。積中生色。是所性之英華發外。○張彥陵曰。要知到根心地位。亦據見成說。○大全辨芑山張氏曰。性與人同。君子能使仁義禮知根於心者。此中却有工夫。○附存疑曰。根心生色。充實而有光輝之大也。四體不言而喻。大而化之之聖也。○按晬而益背四體不言而喻。大全蒙引淺說翼註說約因之。睡菴諸家皆不作兩項看。存疑不是。○楊霍林曰。晬字盜字。當著在仁義禮知上論。不當著在面字背字上論也。○翼註曰。清和不粗糲也。潤澤不枯槁也。此俱不死煞在形迹上認。須在德之生

意寓於形者講。○附蒙引曰。仁義禮知根於心一條。意似是爲窮居不損言。若自大行者言之。則爲仁義根於心。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矣。○按蒙引此條甚拘。○吳因之曰。末節語氣。全是形容在我者。有大可欲。大可樂意。蓋以此壓倒在外之勢分也。此章全是把在外之遇與在我之性。兩相對。故吾道大行。究竟亦是性分內事。却在此處。便認作外面看矣。

伯夷辟紂章總旨。吳因之曰。玩通章口氣。第二節正爲下節張本。三段俱當重看上句。至足以衣帛。足以食肉。足以無飢等句。宜輕。○吳因之曰。旣言善養老。則仁人

歸復詳其養老者不待家賜人益甚是易行總是欲當時以善養老意○按易行意本蒙引翼註已非之余初誤收

伯夷辟紂節

五畝之宅節 吳因之曰第二節似與養老無與必先著此一節者正為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三句根本○吳因之曰樹牆下以桑專重文王講言文王因牆下可桑而令民樹之桑以備夫蠶之用焉五母雞二母彘亦重文王

所謂西伯善養老者節 吳因之曰制田里即五畝百畝之謂教樹畜即樹桑雞彘之謂導妻子即匹婦蠶匹夫耕之謂導其妻子與上二句為一類不可獨把此句連

屬下文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全在使民各養其老不然文王之恩亦有所遺安能便無凍餒哉大抵此節全憑者非家賜而人益意發揮乃得本旨田里樹畜妻子民之所有也制之教之導之使養其老所謂非家賜而人益正在此處見得○張彥陵曰是因民之所利而利之○鍾完嬰曰文王善養老必從分田制里說來者蓋二老以天下為心者也使生民失養而但養老者必不以一己口食之故而就其養明矣故以善養歸之文王也○鄧子孺曰所謂二字即指太公伯夷所稱來○翼註曰五十非帛四句又泛論老之失所以引起文王之無失所極輕○王觀濤曰此之謂也謂字打轉首謂字為是此字指制田里四句○又曰愚玩註意只言其別

於小惠耳。易行意原無。

易其田疇章總旨。翼註曰：此章只論養民未及教民也。是足民卽所以仁民耳。○呂用晦曰：聖賢論治有舉其全有舉其重。如對梁惠齊宣滕文所言舉全也。此章所言舉重也。下仁字只當有恆心三字耳。三節只一意。若說教民須另有綱目不止易薄四句矣。

易其田疇節。四書家訓曰：田疇荒蕪則難爲常耕耘則易治。故以治爲易。○翼註曰：薄稅只是什一非又減也。○首二節講家皆以開源節流說。固是。然與大學開源節流却異。大學開源節流皆就上人說。只是此章首節事。生衆爲疾。所謂易其田疇也。食寡用舒。所以薄其稅斂也。此章次節意乃大學所無。

食之以時節。張彥陵曰：以時如魚不盈尺人不得食等類是也。然饗殮燕享亦包在內。禮主品節不主吉凶賓祭兼豐儉異制老少異宜說。○王觀濤曰：食以時重在非時者不妄食。用以禮重在非禮者不妄用。○翼註曰：食以時用以禮皆教民如此也。○又曰：財不可勝用是富者不復貧。○大全辨卓菴張氏曰：治奢之法莫善於禮。禮行則奢自息。咸知崇儉而不知推明先王之禮以教天下。蓋未聞孟子此節之義。○王三原曰：上之人自能節儉方能教人節儉。

民非水火不生活節。翼註曰：至足矣矣字作故也二字看。下當接云夫人不私水火而獨私菽粟者以菽粟不足耳。方起得下文。○張彥陵曰：民焉有不仁句是反跌。

語意不重在仁民上。見得民足自無不仁。世主欲民之仁。不可使之不足耳。○說叢曰。仁字不由教化來。仁是人的本心。生養既足。民自不失其本心。所謂有恆產者有恆心也。教化又後一層。○大全辨芑山。張氏曰。禮義生於富足。卽管子衣食足而知禮節之說。然歷觀古今。每有上失其教。雖富足而流於淫侈者。

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章總旨。顧涇陽曰。此章大旨。只是眼界欲空。脚根欲實。

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節。吳因之曰。一節俱是形容其大。非實著其大。○又曰。登東山二句。言孔子已走在極大的山上去。便視下皆小。孟子主意。只是言所處之大。不是言所處之高。朱註言高。須活看。○翼註曰。東山不及

太山之高。在聖道却無兩樣。不必泥。○張彥陵曰。上二句就本身所處上言其大。下二句就人所見上言其大。但玩白文故字。唯聖人所處之高。故人見之者大。不兩平。○翼註曰。視下益小。視字要看。蓋孔子非蔑視國與天下。但據地位言之。若有不足當其一盼者。○附蒙引曰。或以孔子一讀。而謂大註聖人。正指孔子。不知何據。不肯說孔子登山。不知若說孔子登山。便何害。○又附淺說曰。聖人亦泛說。不專指孔子。○按麟士謂孔子二字一頓。極是。蒙引淺說俱不是。蓋登東山太山。原非孔子實事。故頓說爲是也。又此章聖人卽專就孔子說。亦不妨蒙引淺欲泛說者。亦非也。○又附蒙引曰。此節四句。通是假借形容話。小註謂以登山觀水起聖門難爲

言者非。○又附淺說曰：遊於聖人之門一句，與上句一例，亦是形容語。○小註謂以登山觀水起聖門句，固非。蒙引淺說謂登山四句，通是形容說，亦非。須依存疑謂登東山二句，是形容說，正意在言外。觀海句起下聖門句。○張彥陵曰：難爲水，不但溝瀆，卽江淮河漢皆爲支流。難爲言，不但曲學，卽諸子百家皆爲唾餘。○賽合註曰：難爲言，此言亦見道之言，但不免有偏。聖門吐詞爲經，無非天命人心之正，故難爲言。

觀水有術節。淺說曰：人徒見其道之大，而不知其所以大者，有其本也。蓋大德教化乃小德之所以分，一理渾然，乃萬理之所自出。○翼註曰：有明非對有術，若欲對得整齊，必添數字云。觀水之源有術，必觀其瀾。觀日月

之明有術，必觀其容光必照。○又曰：體在天，謂之明，照及地，謂之光。容光必照，言有一隙可容其光者，亦必照。○四書家訓曰：其光無不照，比大是矣。○淵解湍急，何以比大。水一湍急而出，必至洋溢無窮，故亦曰大。○吳因之曰：聖道如何大，謂其統括得全，而於古今之道無所不包於天地之道無所不統是也。聖道之本，何處見得。且如中庸至聖章，生知四德，溥博淵泉而時出，皆所謂大。而至聖則其本也。至誠章，盡人物參天地贊化育，皆所謂大。而至誠則其本也。蒙引以泛應曲當爲聖道之大，一理渾然爲聖道之本，如此是把大與有本分作內外兩項，不知大兼內外，不專指在外。唯本字則似以在內者言，然只大概渾淪說爲是。○因之此條亦不是。已

流水之爲物也節。徐岩泉曰：學者全在志。有志則以漸而進。志一放倒，便日退矣。故曰：君子之志於道。○翼註曰：志於道，道卽大而本之聖言。志字亦不可忽。○附吳因之曰：成章正按上觀瀾節，後達正按上登東山節。○按因之說，不是。翼註得之。○翼註曰：不成章不達。從來說不玲瓏，愚見曰：成章是就其所造地位，成一段精彩。其本猶未拓而大猶未完也。譬如由賜成其爲由，賜冉閔成其爲冉閔，皆可言成章。必如孔子方可言大。雖曰本猶未拓而可以漸拓，雖曰大猶未完而可以漸完。此與中庸致曲而形著明意正相似。水之盈科，滿一坎，進一坎，亦是如此。○又曰：達字不可死煞說。達於聖道。

譬如善信美大聖神六箇階級，善成其爲善，方達於信。信成其爲信，方達於美。此皆可言達也。若說漸達至聖道，却無妨。○徐岩泉曰：章卽闡然曰：章之章，大賢以下皆露精彩。故言成章。若聖道渾淪，故言大。○賽合註曰：成章與論語成章不同。狂簡成章，尚有病，故須裁之。此成章是成就箇片段，乃中行路上走，故能達。○尊其所聞，日進於高明，此知之成章也。由是而之焉，博觀於萬變，而可見道之大矣。靜驗於一貫，而可見道之本矣。行其所知，日進於廣大，此行之成章也。由是而之焉，積小以高大，可以盡道之大也。執簡以馭煩，可以握道之本也。狂之期許甚高，自成其章，而非君子所謂章也。君子必循循俯就範圍，而後乃深造自得，狷之持守甚嚴，自

成其章而非君子所謂章也。君子必疊疊從事於高深而後乃積厚流光。壬申七月○附淺說曰：成章前面有許多工夫在。言必至成章之地方可達聖人之地，非謂學者當自成章始也。所以必說成章而後達者，蓋成章是下學工夫盡頭處，未到此是工夫猶有欠也。或者不知孟子勉人盡力以求其至之意，謂成章是一節過一節而立為善信美大之說，非也。○附蒙引曰：不成章不達。大註云：必以其漸乃能至也。夫成章非以漸，所以成章者以漸也。故本於所積者厚，夫所積之厚非以漸而何。○又附蒙引曰：所積者厚如中庸其次致曲，曲能有誠。文章外見則如所謂誠則形著明者也。如是則駸駸然入於聖人之域，而有不自覺其至者矣。○沈無回曰：

顏子喟然章。孟子東山章，俱是贊歎聖道之妙，而二賢之力量亦自和盤托出。

雞鳴而起章總旨。吳因之曰：天下道理只有善利兩端。天下人品只有舜跖兩途，而相去之遠所爭只毫末。○翼註曰：通章重一閒字，末節特自首節看出，非推其所以然也。過文只云由是觀之。

雞鳴而起節。翼註曰：雞鳴固是夜氣清明之時，然自雞鳴而起便去為善為利，便舍得日夕不已意，二為字有主念言者，拘雞鳴時說也。有主事言者，不拘雞鳴時說也。亦兼得。○四書家訓曰：起非睡了起來之起。○大全辨嘉善陳氏曰：孳孳為三字大有經營在，非寂然自守而已。伊川謂計較是利，無計較是善，愚謂為一身計較

是稱爲天下計較是善譬如從心不踰矩周公豈不到此地位觀其兼三王施四事曉暮躊躇蓋雖聖人須如此仔細詳審方無一毫誤天下蒼生不得謂感而遂通物來順應冥然一概何思何慮也○張彥陵曰爲善爲利只是向善向利的念頭耳不必說到作爲上○又曰徒字活猶云是舜一邊人是蹠一邊人○又曰莫說錯走路頭方是蹠卽時時在善念念是善而一時一念稍差便不免爲蹠終身品格始自雞鳴一念奈何不慎○舜之徒蹠之徒存疑以積漸說大士以當下說可兼用○陳大士曰舜者天下之絕善也蹠者天下之絕惡也而顧分於雞鳴之一念善利之閒何也吾以爲當下一念之善卽全舜矣當下一念之利卽全蹠矣後有轉焉

者耳未轉時雜之舜蹠之中無辨也後有甚焉者耳舜蹠未甚時以此雜之舜蹠之中無辨也一念善與利甚微而舜蹠已具一時善與利甚細而舜蹠已分

欲知舜與蹠之分節翼註曰欲知舜與蹠之分亦承上舜蹠之徒來非正較舜蹠也○四書家訓曰無他非不在他事也言不在利與善究竟處分而在利與善閒處分也○說叢曰閒字譬如居庸關進此則爲中華悖此則夷貊矣○翼註曰分字正應閒字分兩路分開也閒者兩條路界限處也註相去不遠所爭毫末耳最懇切作文只當體此意人心本有善無利講語亦要有分曉有低昂不必是善與利兩念並發於心而兩持未決纔謂之閒人豈無一直向善者乎又豈無一直向利者乎

但據善端初起。微別於利。利端初起。微別於善。而聖狂
卽從此分。卽是分於善與利之間。○按翼註說閒字甚
明。蓋閒原是中閒之閒。但不可泥爲善利未決之時也。
玩存疑是如此。睡庵因之便謂閒非中閒。恐非。

楊子取爲我章總旨。張彥陵曰。孟子之闢楊墨者屢矣。
此獨兼言子莫者。楊墨之害道易見。子莫之害道難知。
玩此章之旨。似闢子莫意居多。○蒙引因之皆如此看。
○樂天齋翼註曰。楊墨之賊。與吾道角。子莫之賊。竄入
於吾道之中。○管東溟曰。學者當知天下道術。除孔子
之時中外。又除素隱行怪一途。其近於道者。只有楊墨
子莫三種而已。外此便是功利辭章之學。不足道也。

楊子取爲我兩節。張彥陵曰。爲我與世人之自私自利。

者不同。楊子見得人各有我。人各自治其身。而吾事畢

矣。取如取必之取。此說昔註賽合。註闢之甚是。是楊子立意如此。舊

作僅足解。則孟子斷之之詞似非。○翼註曰。爲我與爲

己不同。爲己是脩己。爲我只是自私。○又曰。爲我是一

種學問。不是泛猶世人之自私者而已。此意難識。○又

曰。爲我兼愛。非楊墨自立此名。俱是孟子名之。拔一毛

而利天下。不爲也。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亦非楊墨自

說要如此。亦是孟子就其所執。推之則必至於此耳。與

斷論子莫者一般。○四書家訓曰。在楊墨方自以爲是。

肯云爲我兼愛乎。○不拔一毛與摩頂放踵。不是形容

其爲我兼愛之至。乃言楊墨一主爲我。便不復及人。一

主兼愛。便不復顧己。正說他執一處。要與猶執一也。相

關。○四書家訓曰。楊子以人人自爲。則天下治。墨子以人人不自私。則天下治。俱亦有見。但其見偏執耳。兼愛非博愛。合親與疎一樣用愛也。○小註以楊子爲失之。不及。墨子爲失之太過。此是分言之耳。若合言之。則二者各兼過不及。

子莫執中節。翼註曰。近之近似於道也。道中而已。子莫執中。據其名迹。近似於道。不作猶賢於楊墨說。蓋彌近理則大亂。真不可謂猶賢。○大全朱子云。中庸言擇善而不言擇中。此段不是。中字善字。似不當如此分別。○鄒南阜曰。唐虞授受之中。孔子得之爲時。孟子發之爲權。○此章權字。與論語未可與權。權字稍異。論語權字對經字說。此章權字對衡字說。雖皆是隨事任理之心。

然對經字說。則只在處變上看。對衡字說。則通常變在內矣。

所惡執一者節。翼註曰。所惡執一者兼。楊墨子莫。○姚承庵曰。天下理一而分殊。隨時以變易。楊子一執爲我。則不復知有人。而併其所自爲者悉非。此即蒙引說。較亦不墨子一執兼愛。則不復知有己。而併其所以爲人者悉非。子莫一執二氏之中。則不復知隨時。而併其所爲中者悉非。故說舉一而廢百。蓋一處有執。處處成非。不當止以賊仁賊義賊時中分說。○翼註曰。賊道且虛。勿如註中說透。舉一廢百。正是賊道處。○按翼註曰。時當爲我而爲我。時當兼愛而兼愛。此二句亦有病。不可用。蓋爲我兼愛是曲學名目。按翼註甚拘。只依大全南

軒張氏說可也

飢者甘食章總旨。吳因之曰。此章是就世味中推究人心受害處。蓋人心之初。本是湛然無物。澄然不累。能以貧賤之故動心。則此心依舊是太虛清空。吾之心一聖賢無欲之心也。心聖賢之心。豈不為聖賢之人。故曰不及人不為憂矣。蓋通章總是論心。

飢者甘食節。徐岩泉曰。舊說以飢渴害口腹。貧賤害心。志作兩項比擬。非也。飢渴就貧賤中一節言。說到害心處。究其極也。○飢渴雖亦是貧賤中一節。然此處只是喻言耳。何得如此呆講。此謬本新安陳氏。○張彥陵曰。病只在一甘字。假令不甘。而飢渴自飢渴。飲食自飲食。亦何害之有。○又曰。心之受害。只在急不暇擇中失脚。

○翼註曰。人心亦皆有害。新說云。人心亦為飢渴所害。不像白文有字。意還照註作貧賤為是。若欲渾融。但不明用貧賤字面。暗說貧賤意可耳。○按淺說明用貧賤字。亦何妨。

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為心害節。翼註曰。只就此安貧賤一事。說他不憂不及人。不必推開到將來德業。○按翼註此條與註極合。然又有一條云。不及人不為憂。如聖人之忘欲。賢人之過欲。此亦可以企而及也。則又似說到將來矣。看來兼說似亦可。○張彥陵曰。要從親身經歷說來。大凡吾人心體。原自潔淨。然身處境外而談空說妙。亦只是掠虛頭漢。實落置身於貧賤。而此念淡然。不生癡趣。此非方寸中見得真守得定者。斷斷不能故。

曰不及人不為憂矣。此處莫輕放過。正是刀鋸鼎鑊學問。○賽合註曰：及人兼識見涵養講。此與附以韓魏之家節同意。一是不為富貴所加。一是不為貧賤所損。不及人不為憂。即過人遠意。但及人語氣與過人稍差。柳下惠章。翼註曰：介有分辨之意。實主守言。蓋唯心有分辨。故以正自守。必如此。必不如彼。確乎不可易也。○賽合註曰：欲得三公時。貶其介以取三公。既居三公時。遂改平時之介以保祿位。俱是以三公易其介。有為者章。蒙引存疑。淺說俱云：此章兼為治為學說。而大全朱氏公遷則云：此章勉人進學之詞。蓋公遷所謂學乃大學之學耳。兼明新在內。勿泥看。○翼註曰：辟若掘井句且虛。正意在棄井後大發。○附顧麟士曰：首句

掘井宜一頓必要及泉。已在其裏。下及言之。○按蒙引淺說翼註首句俱虛說。麟士不是。○徐岩泉曰：泉者水之源頭也。○按大全蒙引存疑。淺說並無源頭之說。○翼註曰：猶字宜玩。見得况未至九仞者乎。

堯舜性之也章總旨。四書脈曰：此章不重辨帝王之安勉。只是舉帝王之誠。以別伯者之偽。○翼註曰：此章當以有字貫。堯舜所性而有。湯武能復其有。總是能真有者。獨五伯則非有而託為有。又併忘其非有。故不可入堯舜之道耳。

堯舜性之也節。翼註曰：三之字俱作道。道不外仁義。○吳因之曰：湯武身之也。與湯武反之也。要說得有別。蓋性之與反之相對。只是安勉兩意。此處把性之身之與

假之相對。則性與身之處。隱隱是誠的意思。在曰性。則天生帶來。曰身。則在已身上。著實做。非若假之者。多在外面粧點。○翼註曰。五伯假借仁義之名。以濟其私。此說仁義全說得粗了。只在事迹上看。如內則驩虞小補。似仁義施於民。外則會同征伐。似仁義及於天下。久假而不歸節。四書脉曰。初猶知非真有。久則謂堯舜湯武亦不過如此。併不自知其非真有矣。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章總旨。張彥陵曰。此章借尹立論。所以立人臣不軌之防。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節。翼註曰。伊尹言。止不狎一句。下五句教其事。賢者之為人臣也節。翼註曰。玩次節賢者二字。可見此章

是即伊尹以泛論人臣可照伊尹例否也。故末節不可俱泛說。

有伊尹之志則可節。張彥陵曰。志字重看。即所謂無利天下心是也。然此志亦非臨事辦得全體精神。正在不與不取弗視弗顧中培出。○徐倣茲曰。伊尹心事。如青天曰。篡竊之徒。自不敢以尹藉口。且伊尹借亮陰之義而放之。桐。此又是層意。亦非明言其為放也。霍光之舉。所以為不學無術。

不素餐兮章總旨。樂天齋翼註曰。此章深著國家陰受君子之益。見非無功而食之意。蓋君子仕之功顯而易見。在經綸事業。未仕之功隱而難知。在國勢人心。○張彥陵曰。此章以功字為主。在師世上說。不在用世上說。

素餐之論原非要君子必耕而食。卽傳食諸侯爲泰意。不素餐兮章。公孫丑之問。只是彭更之意耳。註兼陳相言者。是極其弊而言。南軒張氏以許行爲說者。亦是極其弊而言。○四書家訓曰。用之。用其言。從之。從其教。俱作已然事。方見有功。非擬度也。○又曰。富字不專是府庫充實。人君藏富於民。榮有二說。一云大國必畏。一云聲名顯赫。從後說。○按榮字二說。兼用爲是。○翼註曰。其子弟從之。只是從其教。不限及門。私淑亦是。士何事章總旨。張彥陵曰。舉世溺於功利。而士獨以仁義爲志。

士何事節。賽合註曰。王子以何事爲問。亦不耕而食之意也。末句大人之事與士何事字相應。看見得尚志

備大人之事。便是士有所事。勿謂士無事而唯有志也。○四書脉曰。尚非隱居高尚之謂。乃是謂身雖卑微。而志則高大。不淪於卑。汗灑灑也。此已包得下節意。

何謂尚志節。翼註曰。講仁義。要見得仁冒天下之道。義伸萬物之上。方切尚志。○盧未人曰。殺一無罪四句。是泛論居惡在四句。方說尚志。○盧說畢竟非正。近艾子。子又以殺一無罪四句。與居惡在四句對。謂上四句是充之於至盡。下四句是出之以至安。尤乖謬。○又曰。舊說殺無罪四句。謂志中籌度之語。曰我若得志。必不爲非仁義之事。則此句已說盡尚志。更不消居惡在四句。○此蓋正說也。淺說主此。○殺一無罪四句。是反說。居惡在四句。是正說。○註非仁非義之事。雖小不爲。殺一

無罪不是小事。但對大者言。而謂之小耳。存疑末條須
善看。○賽合註曰：大人註明解公卿大夫備字，註明云
大人之事。體用已全。新說不肯依註，謂備具備也。卽萬
物皆備之備，不是預備他日大人之事。裁成輔相，左右
民物，原無窮達之異。今日懷抱，卽今日之大人。他年經
綸，卽他年之大人。卽使終不得志，而大人之事，亦了盡
無欠。此說亦通。但與註背。只依舊說爲是。○按玩賽合
註說，則大全辨芑山云：備字兼豫備全備二意者，誤矣。
○賽合註曰：註中體用二字，不必分貼仁義仁義蘊於
己是體，措於民是用。○按此與大全南軒說不同。乃是
深一層看，非正解也。南軒是正解。張彥陵曰：玩本文兩信
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章。張彥陵曰：玩本文兩信

字。只因世人被他瞞過，特爲點出。見得時人之耳目易
眩。君子之公論難逃。○李毅侯曰：世之廉仲子也。謂其
辭一世家也。而吾曰此小節也。不寧唯是。縱使仲子辭
不義之齊國而人皆信之。吾猶曰是舍簞食豆羹之義
也。非大節也。則以亡親戚君臣上下故也。○按仲子實
無讓齊國之事。特因其平日不食不居之操。推其心而
設言之。○翼註曰：仲子略讀住。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
九字連讀。○又曰：人皆信之。要理會下文大節字。如云
齊人皆以此爲大節而信其賢。○賽合註曰：據註以舍
簞食豆羹爲小廉。以亡親戚君臣爲大罪。解甚當矣。新
說却病註中罪字小廉字不是。○翼註曰：人莫大焉亡
親戚君臣上下。作一句讀。言人之罪莫有大於亡親戚

君臣上下者。○又曰信其大者。大者大節也。此大節無定指。在孟子以人倫為大節。在齊人則以不受齊國為大節。今只虛虛看。但把信其大節其字。改作為字意。方融。○四書脈曰。奚可哉。只以亡倫意發。

舜為天子章總旨。李衷一曰。此章只因把情法二字立案。桃應之問。意在兩難。孟子之答。意在各盡。然各盡中却有相成之意。○卽睡庵之意。○吳因之曰。此章是論聖賢用心之所極。全重在心字。心對事看。蓋事則畢竟還有變通。○須知湯武之於君。周公之於兄。仍是竊逃之心。周官之議尊議親。仍是執之之心。○徐倣弦曰。周官八議。自有議尊議親二項。臯陶終不成執天子之父。舜終不成竊負而逃。此只言聖人之心耳。衛輒唯無此

心。故行得全錯。○須知衛輒雖不拒父。亦難免君子之誅。何則。其心猶知有國也。

舜為天子節。翼註曰。首節是綱。中三節言臯陶之執法。末二節言舜之全親。首節則如之何。兼舜與臯陶。註可據。○據淺說講。則如之何。亦兼舜臯陶。麟士乃謂此如之何。似只問臯陶。後故曰。然則舜如之何也。大謬。執之而已矣。四節。執之而已矣。南軒及淺說。因之俱明。

說是執瞽瞍。而翼註。賽合註。脈則俱云。只是執法。非執瞽瞍。看來卽作執瞽何妨。○吳因之曰。講執之而已矣。不可直說臯陶去執瞽瞍。是孟子模想。當日守法之心。言臯陶惟知有法。雖執之。且不顧矣。講末節亦不可著實了。是孟子模想。當日愛親之心。言舜唯知有父。縱使

天下之大且不暇計矣。○四書脈曰：執賍法也。然但執之未去時，不復窮之。既去後，則法中未始無情。竊逃情也。然寧使身失天子，不欲使身撓國憲。則情中未始無法。○按存疑言此章未粘著人情上，而此以竊逃為情者，此所謂情乃淺一層看。○竊負而逃，依南軒說，似在既執之後，而翼註則云須在未執之先。看來本無實事，自可兼說。○樂天齋翼註曰：遵海濱而處，去之遠，是於法無所執，非法不能加之說也。○翼註曰：時講云：棄天下以事言，忘天下以心言。愚謂棄在未逃之先，忘在終身之久，本不同，亦何必分心與事。○吳因之曰：此章未論到事為委曲處，蒙引就把作事看，故有紛紛之疑耳。○濫公曰：所貴於舜者，為其能以孝諧其親，使之進於

善而不至於惡也。舜為天子，瞽瞍必不殺人明矣，不能止其未然，使至於殺人，執於有司，乃棄天下竊之以逃，是安得為舜乎。○此與蒙引所疑同，但蒙引則疑在臯陶不當以人臣而執其君之父，總皆不如大全朱子及存疑之說為精。又蒙引所疑在大全南軒已闕之矣。

孟子自范之齊章總旨 沈無回曰：孟子平日以廣居自負，即在眾人中，精采自覺不同。因見王子觸發起來，故詞氣反覆感歎若此。語語歎王子實語語歎廣居也。非是因王子始悟出廣居來。○翼註曰：通章重况居天下之廣居一句，上是感觸，下是旁證，皆輕。

孟子自范之齊節 翼註曰：居屬位，養屬祿，養又本於居，故下單言居。此居養二字，單就位尊祿厚者言，非兼尊

卑厚薄言。○又曰氣如氣象之氣體如體態之體折衷云氣者體之充。體者氣之寓。說得精。○吳因之曰。居而有異於人之居。則必足以移氣。養而有異於人之養。則必足以移體。○居養。照註只就祿位上說。不兼廣居意。蓋此句只管到其居使之然也。句。○吳因之謂居移氣。二句特為廣居而發。不為王子而發。殊不是。○翼註曰。大哉居乎。言所關於氣體不小。非贊美也。上三句泛說。夫非以下。方就王子說。○又曰。盡猶概也。一概是人子。王子宮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節。四書脈曰。同是日用所資之同。非制度華美之同。○翼註兩節文勢一貫。下猶云王子夫非盡人之子與。且其宮室車馬衣服。又豈不多與人同與。而氣體若彼異者何也。其居使之然也。

○張彥陵曰。廣居不必添出仁字。○卽添出何妨。魯君之宋節。翼註曰。呼字。貼命令意。不拘定是傳呼。○又曰。此非吾君二句。是訝詞。非疑詞。食而弗愛章總旨。翼註曰。首節言待君子者不貴。徒食徒愛而貴於敬。下二節恐人認幣帛作敬。又言敬貴實而不貴虛也。敬字一章之骨。實字又敬字之骨。然實字卽在敬字內。首節敬字卽指其有實者言。特未抽出耳。又非兩層。○此章據蒙引則首節泛說。而下二節指諸侯說。據淺說則似首二節泛說。末節指諸侯說。據翼註則謂通章俱是泛說。而暗指諸侯。然愚意通章皆明指諸侯。似亦無不可。姑俟再定。食而弗愛節。翼註曰。此節以食引起愛。以愛引起敬。只

重敬上。○又曰：愛敬何以有淺深？蓋愛以情合，敬以道合。愛或聞其名而慕之，或哀其窮而救之，或喜其可親而昵就之，未有崇重意。敬則有尊德樂道意。

恭敬者節。翼註曰：恭敬二字無二意，故首節只單言敬。恭敬而無實節。翼註曰：虛拘猶言把箇空套子拘留他。

拘字是羈縻之意，不可虛拘。不是說君子不當留，只是說人君決不能留君子也。要辨得真。○慶源輔氏在下者一段是餘意，蓋正意是對在上者說。

形色天性也。章總旨。張彥陵曰：此章示人以誠身之學。把聖人立箇樣子，玩惟字然後字都是勉人希聖意。○凡言聖人有因人不求至於聖而言者，如此章及規矩方圓之至章是也。有因人高視乎聖而言者，如曹交章。

是也。雖意亦相通，然須知其各有所主。

形色天性也。節。無能子曰：形骸者，性命之器也。猶乎火之在薪，薪非火不焚，火非薪不光。形骸非性命不立，性命假形骸以顯。○徐自溟曰：堯舜性之純是天性，不見有形色。湯武身之則即形色以會天性。○四書家訓曰：愚不肖視爲血肉之粗，我此性於形之中。賢智又高談性命，墮體黜聰，離此性於形色之外。○高中玄曰：踐者履其實也。恭作肅，復是踐貌之實。從作又，便是踐口之實。明作哲，便是踐目之實。聰作謀，便是踐耳之實。睿作聖，便是踐心之實。然則一一踐之乎？非也。性具於心，心具而衆體從之，斯爲踐形而已矣。蓋聖人以性而踐其形，衆人則以形而鑿其性。形色雖具，乃却空缺虧欠也。

○朱子解天性以所以然所當然貼說而蒙引曰天性是自然之理自然與當然有辨天性須用自然字貼解看來自然之理即當然之理不必拘

齊宣王欲短喪章總旨 張彥陵曰通章以註中至情二字為主喫緊在亦教之以孝弟而已矣一句○翼註曰朱註以至情二字為主即孝弟是也○四書家訓曰前半是主後半是客○吳因之曰此章先要看得短喪重然後見教以為期之不可先要看得終兄重然後見得教以徐徐之不可須在言外會意通章大旨只是說為期非所以教短喪全重責公孫丑不重責齊王猶論終兄全重教終者不重終之之人論王子全重傳之為王子請者不重王子終喪須看口氣明白

齊宣王欲短喪節

翼註曰欲短喪尚未定也○附賽合

註曰宣王短喪未必短為甚故丑教以為甚猶愈於不為是長君之惡與於不仁之甚者也○按蒙引說宣王欲短為期從蒙引可也

是猶或終其兄之臂節 翼註曰味註彼當自知四字及示之至情非強之也二句可見教以孝弟之旨趣蓋人方悍然終兄我直禁之曰汝勿終是以我之說勝彼彼未必聽也我教之以孝弟至情是以彼之良動彼也彼自知兄之不可終矣無人說破此意

王子有其母死者兩節

翼註曰王子二句記者之言○

吳因之曰若此者何如不是問數月之喪是非何如乃是問傳之請數月者何如丑蓋欲託傳以自解耳故下

文欲終之而不可得二句斷請數月者之是謂夫句斷
教短喪者之非亦歸重丑身上去講謂夫句全要緊根
註中我前所譏意發乃於謂夫字面有著落○是欲終
之看來還是終三年之喪不是終既葬而除之喪玩淺
說亦如此蒙引似未是余初誤收○季子不得之鄒儲
子得之平陸○翼註曰一則數月亦可以為厚為其有
孝弟之心一則期月亦所以為薄為其無孝弟之心
君子之所以教者五章總旨 張彥陵曰通章玩所以字
見得因材施教而施其機權其中有多少委曲成就的意在
○翼註曰五段平看只重君子教人不重人能受教上
○又曰五者字皆指教言言有如此一教又有如彼一
教○四書脈曰要得不倦意

有如時雨化之者節 翼註曰時雨化者雖兼天資學力
而註重學力邊○張彥陵曰此只重教者點化上不重
學者能化上○翼註曰上達兼知行

有成德者節 翼註曰成德達材據小註是天資純粹有
德可成天資明敏有材可達不兼學力者別乎時雨化
之也新說大註既以冉閔由賜為例焉得全無學力乎
亦通○看來可兼用○翼註曰達材要重範之以正意
存疑所謂使之就理與時講所謂矯偏歸正皆此意也
如子路之勇可使治賦非材乎但他有涉於血氣便是不
不甚正處若不矯其不正則必至於暴虎馮河不可與
行三軍而其用反不達矣故須要矯偏歸正○附四書
脈曰達者誘掖開導未就理者使之就理未通變者使

之通變也。○按脉兼通變言與存疑翼註稍異。

有答問者節。小註謂答問未及師承而存疑謂答問亦是門人當兼用。○四書家訓曰疑而問者為之決其疑。蔽而問者為之開其蔽。問以求知者則牖之使知。問以求行者則翼之使行。○翼註曰答問者是資學俱劣無德可成無材可達只就所問而答以解其疑而徐俟其有進。

有私淑艾者節。張彥陵曰按淑艾自是兩意。淑字進善。邊居多。艾字去惡邊居多。○翼註曰善治其身不是以善而治其身只是善其身治其身也。○又曰此一教不論人品高下皆有。

此五者節。張彥陵曰我此一句見得君子教思無窮。甄

陶之術亦無窮在受教者之自得何如耳。○又曰誨人不倦君子之心曲成不遺君子之教。

道則高矣美矣章總旨。翼註曰此章以教字作主。不以道字作主。道字提起作原委。唯道有定體故教有成法。丑欲孟子貶教非欲其貶道也。故引繩墨穀率為喻。總是發明教不可貶意。○又曰貶教與漸進不同。漸進者寧學聖人而未至。貶教則舍此至善之矩而別求卑近易行之說矣。故下以改廢繩墨變其穀率為喻。○又曰在匠羿則繩墨穀率是法。必待善用繩墨善用穀率者而後有得心應手之妙。在君子則致知力行是法。必待善會悟善體驗者而後有盡神體化之妙。故朱子云但授以學之之法而不告以得之之妙。妙在法中善用法。

卽妙矣。末節能者字。正與次節拙工拙射反對。拙工不善用繩墨者也。拙射不善用鼓率者也。能者善會悟善體驗者也。

道則高矣美矣節。翼註曰。道字泛說。不明指孟子。○吳因之曰。高美卽下註得之之妙。○張彥陵曰。高美二字不平。美在高處見得登天。卽形容其高也。○翼註曰。宜若登天然二句無兩意。宜若上要補一句云。但就由教入道者觀之。方與下彼字應。

大匠不爲拙工改廢繩墨節。四書家訓曰。繩墨匠之法。鼓率射之法。此匠羿教人所必不能改變的。講此便要合法中之巧。俟人自悟意。兩箇拙字與後能字相反。

君子引而不發節。張彥陵曰。引字不發字躍如字都影

射字來。躍如就在引而不發之內。中道而立就在不發躍如之內。只是論教法。不是論道體。見得君子教人有可得而授者。有不可得而授者。如射者引弓而不發矢。然其所不發者。已躍然於不言之表。蓋無所爲高。無所爲美。此是深一層說但中道而立。以待能者之自從耳。翼註曰。引是引弓。發是發矢。但是借字。不是譬喻。作文全要影竊字義。方切題。不可誤認引爲引誘。發爲發明。○又曰。引而不發。躍如也。一氣重躍如邊。夫旣躍如。則學者只消一領會耳。何至若登天之難乎。○朱子以道理活潑潑地解躍如。以妙處不容說解。不發似不差。然存疑謂其不是者。蓋此節俱主教言。朱子之言。乃似主道言。乃是君子之教。所以然之故。非正解也。故存疑以爲非是。

困免錄卷一
○四書鏡曰不發何如能躍如也蓋道固不囿於法而實不離於法非下學人事之外而有所謂上達天理之功也中道而立立字正所謂脩道以立教也中字即於上文二句見之矣從之者得意於法之中也○翼註曰中道而立緊承上言君子之教引之而有不發者存固非不及而易從不發而有躍如者寓亦非太過而難從一中道而立耳中道雖兼非難非易只重非難邊當弔起非易在前○又曰立字極有味是箇決不可遷就之意正與下從字相應譬如君子在中路站立聽那能者跟上我來我不去遷就他○又曰能者是善學者從之當與論語雖欲從之從字一例作從而與之一看君子中道而立能者跟上來便與君子同一箇地步豈不是

與之爲一○又曰能者從之言外便見不能者亦未如之何矣只重教不可貶意勉學者意尚緩○四書家訓曰中道即繩墨穀率立即不改變也○容谷註曰中道而立見非若登天之難也能者從之能即是悟對抽字看從之對上不可幾及看從則及之矣○步因之曰中者謂在難易之中非如大中至中之說○翼註又曰中道中於道也註云無過不及之名謂固無不及於理亦無大過於理正中於道而立也人都不曉認作大中之道意却於而立二字文理不通因之翼註此二條不可從甲寅八月十四重○徐倣茲曰說躍如而不言中道而立則學者便談空說妙無形無影無所歸著矣看來此說乃是正解甲寅八月十四重定○不倦竭兩端三隅反而復俱是引語上言性天道時兩

化呼參語。顏雖似發。然却不全由教者。俱是不發。無行不與時行物生。俱是躍如。能與人規矩。是引。不能使人巧。是不發。巧即在規矩中。是躍如。○過者能俯而就。方是能者。不及者能仰而企。方是能者。王申此章甲寅因評蘇紫溪末節文重更定前所錄不可盡據附蘇紫溪末節文評不發。小註以雖啓其端不竟其說爲解。引謂與大註之意不同。蓋既授以學之之法。則非只啓其端而已。如博文約禮三綱領八條目諄諄不倦。特未嘗告以得之之妙。卽所謂不發也。荆川文以一隅方舉兩端方竭並言。似欲兩用小註蒙引之說。○註云中者無過不及之謂。中道而立言其非難非易。玩此則是因中道而謂之非難非易。不是因非難非易而

謂之中道也。蒙引云得之之妙。如曾子所得之一貫。顏子所得之卓爾。此誠所謂中道而立。無過不及之所在。固非可以易言。然亦天理之當然而已。故曰非難非易也。甚明。荆川以形而上形而下貼中道。亦是指其無過不及者言。蓋無過不及之中道。形而下者在是。形而上者卽在是。此所以非難非易。嘉隆以前先輩之說都如此。至吳因之講意。則云中者謂在難易之中。非如大中至中之說。翼註則云中道中於道也。今人誤認作大中之道。依此二家之說。則是因非難非易而謂之中。非大註意矣。○因之諸家所以將非難非易作中道正解者。緣公孫丑是欲孟子貶教。不是欲孟子貶道。貶道者以高美之不可及。而欲另換一道。貶教者以高美之不

可及。而欲盡情發出與他。欲貶道。則宜以大中之道。不可貶者。告之。欲貶教。則只宜以非難非易。不必貶者。告之。所以如此解也。不知教之所以非難非易。正以其道之大中也。言大中之道。則非難非易可見。豈可卽以非難非易爲中。非難非易。意自當補在中道而立之外。中道而立。猶論語所謂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上文躍如也。猶論語所謂吾無隱乎爾。徐徹弦云。言躍如而不言中道而立。則學者便談空說妙。無形無影。無所歸著矣。最爲得解。若直以非難非易爲中。則仍無形無影。天下有道章。翼註曰。此章上節爲下節而發。殉字要刻畫有味。卽不離意。以道殉身。以身殉道。道與身皆不相離。以道殉人。則道與身離矣。○又曰。有道無道當側看。

引起未聞字。如云天下有道。君子固以道殉身。卽不幸天下無道。亦以身殉道而已。殉身者。固不必殉人。殉道者。亦不肯殉人。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殉人在無道邊多。○焦漪園曰。殉道殉身。是以己爲主也。殉人。是以人爲主而依附之也。以己爲主。進退之權在我。以人爲主。榮辱之權在人。○賽合註曰。註中身出在有道內。道屈在無道內。翼註同。○張彥陵曰。未聞口氣。有太息當時意在。○翼註曰。以道殉人道字。輕看。旣曰殉人。則必枉道以殉之。失其身矣。

滕更之在門也。節。翼註曰。禮字。主答問。言不答其問。卽是不在所禮了。公都子。意謂滕更以國君之弟。又知來學。宜若在夫子所加禮。而有問必答者矣。乃不答其問。

何也。

挾貴而問節。翼註曰：五問字俱是問道，但他心中却挾了貴賢等件，不是以貴賢等件顯之於問也。○又曰：賢字淺看。○四書脉曰：挾長非必長於師，只是年之大。○張彥陵曰：故有二說，一是故舊，一是故家。○大全翼註皆只主故舊言。○翼註曰：皆所不答也，要看註有所挾，則求道之心不專意，非吝教也。

於不可已而已者。章總旨。張彥陵曰：此章大意只就人情所必至者以示戒，已以處事言，見該做的決已不得，薄以待人言，見該厚的決薄不得，進以修為言，見該從容的決性急不得。○四書脉曰：此章須以處事待人修為三者開說，以怠心忍心躁心點之。○四書家訓曰：三

項各重上句，下句意就在上句內見。○張彥陵曰：愚謂不可已而已者，漫不事事，是清靜家一流人，其所厚者薄，慘刻少恩，是刑名家一流人，其進銳者退速，喜於有為而不能持久，是更張無漸一流人。

於不可已而已者節。四書脉曰：不可已，乃事之最急處，於此而已，其他當次第而及者可知，故無所不已，所厚乃情之最切處，於此而薄，其他當錫類而推者可知，故無所不薄。○翼註曰：講無所不已，不可說凡事在可已者皆無所不已，若果事在可已，已之正是合該的了。孟子又何責他，只是比那不可已者稍緩耳，無所不薄，此做其進銳者其退速節。存疑翼註俱云進銳退速不可專主為學，只用修為渾融，唯淺說專主為學言，此本大全

勿軒熊氏甚拘。○王觀濤曰：進銳如何反退速。只看註其氣易衰，便見蓋進銳不是真心求進，只是箇浮氣。這箇浮氣最不可耐久。○張彥陵曰：進銳者未能得此，又欲圖彼之謂。○四書脈曰：進銳者詎不自擬有進無退，不知人止有此精神，精太用則竭，神太用則疲，必且未幾而倦勤，其退速矣。○雲峰引過猶不及來解進銳退速，似非正解。

君子之於物也章總旨。翼註曰：此章上下兩層只一意。總是君子用惠不混其等，而必以其等也。不以下半節申上半節。註中序字，卽等字，以輕重言，不以先後言。○賽合註曰：此章是一反一正。過文不用何也作轉語。君子之於物也章。翼註曰：弗仁弗親，俱要見理勢不可

意蓋物之多不能徧仁，且仁之則無同生異類之別。民之多不能徧親，且親之則有兼愛二本之嫌。○又曰：前兩而字作然而二字看，後兩而字作等而下之四字看。○張彥陵曰：愚意天地萬物雖有親疎內外，然莫非同體，而吾心稍生分別，則同體之心未免有防。物止曰愛，民止曰仁，似乎有所分別其閒，不知因物付物，不惟親疎內外各得其理，正所以全其同體之心。若混而同之，墨氏兼愛，豈獨薄於吾親，并不成其仁民愛物矣。此正是私意作障，妄生分別處。○吳因之曰：施恩本是好事，却用不得其當，非惟不足爲恩，反以成其惡德。親疎倒置，貴賤異等，其究且窮焉而不可繼，必至無恩而後已。至誠之所以盡人性，盡物性，贊化育，參天地，只在此處。

調停得好。○四書脉曰：非有所隔而不能流，亦非有所
靳而不欲盡也。○徐儆菴曰：天地閒理一而分殊，理一
則齊，親疎合貴賤而不嫌於同，分殊則明親疎，辨貴賤
而不嫌於異，同則無爲我之私，異則無兼愛之失。○附
翼註曰：新說云：固是用恩有等，亦要見親親爲大意，蓋
君子於物則愛之弗仁，別有用吾仁者在也，於民則仁
之弗親，別有用吾親者在也，所親者何在，惟親而已，至
於民止曰仁之，則與親親異也，於物止曰愛之，則與親
親尤異也。○按此說不可從，通章只是說施恩有等，不
必重在親親。

知者無不知也。章總旨。翼註曰：此章主人君圖治而言。
重一務字，務者急務也。故首節有四急字。

知者無不知也。節。翼註曰：首節智半邊，俱屬處事，仁半
邊，俱屬待人。○賽合註曰：此四句只論仁智之理，非論
兩等人。○附四書家訓曰：無不知無不愛，以智仁之全
體言，不可著用說，若就用說，恐是偏了。○按卽著用說
亦何妨。○翼註曰：當務空空說，不可指定何事，蓋亦隨
其時事不同。○又曰：當務要見是最當知之事，方應智
字。○又曰：親賢之爲務五字，對當務二字，急字對上急
字。○四書脉曰：急字重看，聖人唯日不足之心，卽旣務
旣親之後，而其心急急無已時。○張彥陵曰：要知急先
務正所以成其無不知，急親賢正所以成其無不愛，點
出兩務字，是論盡仁盡智之方，非教以去煩就簡之說。
○張彥陵曰：仁知提出堯舜，便是無不知無不愛的樣

子。○又曰。把堯舜提醒處。見得仁知至堯舜極矣。然知不過急當務。仁不過急親賢。乃所以成其無不知無不愛。而世主奈何舍其所當務。務其所不必務哉。○徐做弦曰。不徧物者。不泛置其心於不可勝窮之地。正所以養吾之知。以爲兼照之資。而急先務者。又所以用其智者也。不徧愛人者。不濫用其恩於不可勝窮之地。正所以全吾之愛。以爲博施之資。而急親賢者。又所以廣其愛者也。○翼註曰。徧物。卽徧知天下之事。

不能三年之喪節。附翼註曰。末節乃不知務的模樣。非不知務之實也。如所惡於上一節。是緊矩模樣。是之謂不知務句。虛虛活活說。言外找出知不急先務。仁不急親賢。亦猶是耳。○按翼註看末節與淺說不同。淺說是

也。因之亦云。此之謂不知務句。就仁知說。○喪服飲食。註雖以輕重大小分貼。然似可互用。故新安陳氏止用大小二字總貼。○吳因之曰。道散於萬。固隸首所不能算。而窮年所不能窮也。若不得其要。只泛泛從事。便茫無頭緒。故孟子論道。每每推究要領。使人可下手用功。此喫緊爲人處也。如知者無不知。及仁之實章。毋輕放過。此章只是言從事於仁知者。當有其要。末處知務二字。是一篇綱領。謂之知務者。言只檢要緊去做也。

孟子講義困勉錄卷十四

盡心下

不仁哉章總旨 賽合註曰此舉惠王之不仁以為戰爭者做○按此章只是言不仁之禍其始及於疎而其終遂及於親不重務本意

不仁哉節 翼註曰首節仁不仁重不仁邊俱泛說末補惠王出來○張彥陵曰仁者所及是推及之及不仁者所及是波及之及○翼註又曰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者而皆愛焉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而皆不愛焉二及字如此認意○又曰看來以其所不愛邊固當虛說即以其所愛邊亦未可遽用親親仁民愛物填講蓋此一邊若講太明則彼一邊只及觀之耳公孫丑何勞問乎

公孫丑曰何謂也節 賽合註曰何謂也是問其所不愛及其所愛非問何謂不仁也○張彥陵曰惠王之意本謂太子自將庶士卒用命而仇可復耳原不料其敗也後來太子申被擄而死却似驅以爲殉一般○又曰按子弟雖尤愛於民而本章立言特重在民勿過重在子弟要曉得糜爛其民因爲不愛之土地卽子弟之殉亦只是戀此土地而復戰非爲民復仇也當以民與子弟總屬愛而單以土地屬不愛○賽合註曰據註云以土地之故及其民以民之故及其子弟此正解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新說不肯依註謂人情所最愛者莫如子弟以土地之故沒要緊將自家子弟殉之豈不可惜之甚所愛以子弟言所不愛以土地言若依註恐太緩

些子謂此說亦通但不合背註只依註更有理○圈外註仁人之恩四句一以內外言一以親疏言互文耳

春秋無義戰章總旨 張彥陵曰此章意在尊王

春秋無義戰節 按春秋無義戰當從戰字說起蓋此章孟子本因當時用兵不休而有感於春秋之戰見春秋之戰尚未至戰國之甚也然已爲聖經所深斥如此方切章旨○又義字只宜空說蓋春秋用意最深而立法最嚴非獨書名書人者顯示斧鉞於言中卽書爵書字者亦寓刺譏於言外微獨僭王問鼎者罪迹昭然而不與以義之實卽尊周伐楚者功施爛然而亦不貸以義之名○翼註曰彼善於此亦是聖經僅善之不但孟子泛論理○四書脉曰註擅興字勿用恐犯末節

征者上伐下也節。翼註曰：上指天子，下指諸侯。敵國皆是諸侯，上伐下，不必天子親伐，只是命方伯以伐之耳。盡信書章總旨。四書家訓曰：此章舊謂概論讀書之法，而證以武成，非是本旨。孟子全為當時好戰嗜殺，往往以武成血流漂杵一言藉口，不但使仁人之心不自，且以滋後世不仁之禍。故發此論。○翼註曰：此章全為武成不可盡信而發，特以首節引起耳。非泛論讀書之法，而證以武成也。○按呂晚村謂此章專為不善讀書人害道說法，愚意以讀書為主，則武成只是一證，以武成為主，則讀書只是引起。

盡信書節。張彥陵曰：書非真可無，只是見盡信之不可也。蓋為泥經者發。○翼註曰：要說透如何反不如無書。

蓋無書不過不見古人之迹，盡信之反有借之為口實，假之以文姦者，其貽害於天下後世不小也。

吾於武成節。翼註曰：奉天伐暴之義，屬初伐紂時，反政施仁之法，屬既伐紂時。○又曰：全重而已矣字，見其餘不可盡信，便帶起下節。○徐做弦曰：獨言武成者，蓋湯之伐桀猶止於放，若黃鉞之秉，太白之懸，當時武王之心已不能白於西山之二子，洛邑之頑民矣，而又以過辭文之，天下萬世或疑牧野之舉非應天順人者，特表而出之。

仁人無敵於天下節。四書脈曰：仁人句泛論其理，至仁不仁方屬武王與紂說。○翼註曰：至仁武王也，至不仁紂也。○翼註曰：何其字言當時必無此事，但史臣欲鋪

張武功。故其詞云耳。讀者不以辭害義可也。若盡信之。豈不爲後世塗炭生靈之所借口哉。○血流漂杵。乃商人自相屠戮。孟子非不知之。但孟子之意。以爲仁人用兵。不但我之兵不待血刃。亦必不使敵人自相屠戮。至於如此。故以爲武王當日必無此事。夫使敵人自相屠戮。猶非仁者所爲。而况親自屠戮之乎。孟子所做深矣。我善爲陳章總旨。吳因之曰。此章是深惡強兵者發。首言戰陳爲大罪。見有國者萬萬不當用此人。然徒說箇不當用。而不明其不必用。世主或誤認以爲有功而濫用之。故詳言好仁無敵。以見其無用戰陳爲也。舉湯武以明好仁之無敵。末節又言好仁所以無敵之故。總見仁必無敵意。蓋不證以事。則好仁無敵。無徵不信。故引

湯武明之。不指明其故。則好仁無敵。終未見得確然可據。故以各欲正己推之也。

有人曰。我善爲陳兩節。張彥陵曰。夫世以善戰陣自負者。必謂舍戰陣別無可以敵天下矣。不知國君特患不好仁耳。好仁則天下自無敵。戰雖善。安所用之。○翼註曰。好仁還當兼平時修德行仁。與一旦弔伐言。但不可平耳。單主弔伐未是。○天下無敵。謂天下不與之敵也。非是敵他不過。

南面而征。北敵怨。節。翼註曰。湯武平看俱是好仁無敵者。革車載輜重之皮車。虎賁執射御之親軍。此二句只言不尚兵威。未說到無敵。直到若崩句。方見無敵也。○四書脈曰。若崩句。雖是聞王言而然。却是平日感王仁而然。

○吳因之曰仁義禮知四字。運於省身克己。則爲道德。運於進戰行兵。則爲兵法。

梓匠輪輿章。賽合註曰。此見學貴自悟也。○張彥陵曰。

悟卽是巧。不悟卽是規矩。

舜之飯糗茹草也。章總旨。翼註曰。此章全是形容聖人之心。

舜之飯糗茹草也。節。青岩病叟曰。飯糗茹草四字。畫出

舜窮困風味。被衫八字。畫出舜榮華的景象。若固有之。若將終身。畫出舜澹漠的精神。○翼註曰。無慕於外。不更慕他日之富貴也。無動於中。不覺有驟得之富貴也。舜之心。亦不自知其無慕。亦不自知其無動。自孟子形容之。則若終身固有。

吾今而後章。賽合註曰。此章不是報復之私。重在感應之理說。親卽父兄。殺人親之重。言殺人親所係之重也。下正推言其所以重處。○按報復感應。兼說亦可。○沈無回曰。人君養全仁心。自不須論到報復上。戰國之君。難以語此。不得已而以禍福之理懼之。○大全辨惟適。張氏曰。君子唯有萬物一體之意。然後可行放流誅殛之事。○殺人者人亦殺其身。亦可例見。此是孟子有爲之言。故云然。

古之爲關也。章。張彥陵曰。此章專爲借法以行私者說。○賽合註曰。此章大意。還重今一邊。蓋卽古以歎今。非以古今平較也。○周用齋曰。貪暴乘閒而害民。猶恃上之人禦之也。君上橫征而自爲暴。使誰禦之哉。○翼註。

曰將以者原設關之意如此。○又曰即存古法者亦失古意。况其變古法者乎。此意出南軒。

身不行道章總旨。翼註曰此以化人使人。兩開平看。○看來上段當重身字。下段當重道字。時講上下俱重道字者非。

身不行道節。翼註曰如身不行孝。難使妻子行孝。身不行弟。難使妻子行弟。是道不行也。如父母使舜完廩。浚井。若子非大舜。必不肯從。是令不行也。○按大杖則走。則雖舜亦有難行者。○南軒謂行道本也。又謂使人以道亦行道之一事。此皆是餘意。正意是兩開說。○又南軒謂行道本也。使之以道而躬行未至。彼亦未必信從。朱子謂身不行道。妻子無所取法。然猶可使也。此看不

能行於妻子。句有淺深。故不同耳。非相背也。○翼註曰使人不以道道字。若屬人看。則是使其人去做非理之事也。若屬我看。只是我使之者不合理也。還屬我看為是。如權使虜使。投以不堪。施以不恕之意。

周於利者章。張彥陵曰此章勉蓄德意。○賽合註曰德命於天。本至足而無歉。○又曰周於德者。飽乎仁義也。○四書家訓曰周於德。是舉聖賢至正之道。實得於己。且極其周備而無滲漏。極其周密而無開隙也。○四書脉曰周是件件皆到。事事皆精之謂。若有一毫未備。則不可謂之周矣。包得定見。定力在內。○張侗初曰農儲粟。士儲識。儲氣。儲識在勤學。儲氣在砥行。○王觀濤曰邪世與亂世有別。蓋治亂以政言。邪正以道言。邪世如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是也。有定見則邪不能眩。有定力則邪不能搖。○據大全蒙引則不必如此分別。○四書脉曰不能亂分明有轉移世道砥柱中流的手段。不但不爲邪世所惑。○張彥陵曰仁義之德不亂於楊墨帝王之德不亂於功利守先待後正君善俗皆是孟子本身事。○四書家訓曰非邪不能亂他他自不爲邪亂也。

好名之人章 張彥陵曰此爲欺世盜名發其病全在一好字以名爲好其心只曉得有名故名之所在則讓名之所不在則爭爭讓未必至此特舉其極以形容耳。○李衷一曰其實爭不待見色時方見就讓國處已是爭了爭名爭利總是一病。○四書家訓曰可見好名之人

終不能成名人亦何爲而好名乎。○陳明卿四書析疑曰按三代以上唯恐其不好名有一名必有一實三代以下唯恐其好名增一名則損一實也。○四書脉曰見色者得之而喜見於色失之而慍見於色。○繆當時曰八而好名猶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好名之人則貪污苟取無所顧恤雖箠豆亦見於色此正謂名之一字尚足以維繫其心而不敢肆也。○此段雖非正意然與正意自不相妨。○湖南講專主此說謂本註疏

不信仁賢章總旨 翼註曰三平看仁賢略重

不信仁賢節 翼註曰信仁賢信其真有益於國也信其真有益於國則必用之矣一說作孚信信用推心置腹不搖於讒構講恐讒構意白文原無。○按翼註前一說

包得後一說。○張彥陵曰：推心置腹之謂信，不疑於讒構之謂信。始終如一之謂信。若止說信用他，其意不盡。○四書脉曰：不信，或外親而內疎，或始用而終疑，則賢者弗庸，猶之乎無耳。故云空虛，不必說到賢者去國。○彥陵與四書脉俱主翼註後一說意。○翼註又曰：國空虛，猶云朝廷無人也。折衷雖有億兆之衆等語，似兼野言未妥。當改億兆為百官有司，意方妥。○大全辨芭山張氏曰：仁賢固不可不信，非仁賢而遽信之，如唐之於李林甫、盧杞，宋之於賈似道、秦檜，豈唯空虛，敗亡可立待。

無禮義節 禮必有義，義即禮中裁制之宜。照下文上下亂看，專主名分上說。

無政事節 張彥陵曰：按政事所該者廣，不止理財而理財亦在其中。周禮九職任萬民，生之有道也。九賦斂財，賄取之有度也。九式節財用，用之有節也。三意總是開源節流二意。

不仁而得國者章總旨 張彥陵曰：按當時互相吞噬，自謂力可經營天下矣。故孟子以仁字喚醒他。

不仁而得國者章 翼註曰：騁其私智，兼愚弄人，制服人二意。如田氏厚施而取齊，是愚弄人者。如三卿滅智范中行而分晉，是制服人者。○四書家訓曰：有之是倖有，非宜有也。是暫有，非恒有也。○據此則得天下，并不可以倖有暫有也。此雖只據孟子以前而斷其未有，然得天下終難於得國。○四書脉賽合註俱云：得國以土地

言得天下以人心言。看來得國得天下俱以土地言。但得國猶易而得天下則難耳。蒙引說明。○蘇子由曰。不仁而得天下也。何損於仁。仁而不得於天下也。何益於不仁。得國之於得天下也。何以爲異。君子之所恃以勝不仁者。上不愧乎天。下不愧乎人。而得失非吾之所知也。○按子由是深一層說。

民爲貴章總旨。張彥陵曰。通章專爲輕視其民者發。全重民爲貴一句。社稷與君都是借他來形民爲貴也。下三節總是發明民爲貴之意。若將君與社稷平較。便無味。○湖南講曰。就世法看來。則君爲貴。社稷次之。民爲輕。孟子反顛倒。轉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却像說得奇特。然他下邊都有箇證佐。

民爲貴節。張彥陵曰。民爲貴。只是匹夫匹婦。或能勝予之意。

是故得乎丘民而爲天子節。張彥陵曰。首句是一節之綱。下把諸侯大夫配說者。只見得丘民之權。卽天子不能與之相抗耳。○又曰。此節要體貼貴字出。○翼註曰。得乎丘民。非只是得一丘民之心。卽天下之民歸心也。然作文要順口氣。不必管他衆寡。只論箇得民心。可以有天下之道理。

諸侯危社稷節。翼註曰。危社稷要根虐民說來。變置是更立賢君與滅國不同。

犧牲旣成節。張彥陵曰。純色曰犧。全體曰牲。成者肥膾之意。

聖人百世之師也章總旨 牛春宇曰通章就夷惠流風之遠而明其爲聖也蓋夷惠清和古未有名之爲聖者孟子乃名爲聖何哉只因二子行雖一偏然已各造其極故其流風之遠所關於世教不小故曰非聖人而能若是乎

聖人百世之師也章 翼註曰聖人字要見各造其極意方切夷惠一偏之聖○達說曰人至聖人而止聖人者百世之師也蓋其盛德至善既有以淑人心於既往而流風餘韻自有以表師極於將來求其可以當此者伯夷柳下惠其人也故伯夷往矣而聞其風之清者頑夫化而爲廉雖愚必明也懦夫化爲有立志雖柔必強也柳下惠往矣而聞其風之和者薄夫化而爲敦皆不偷

之民也鄙夫化而爲寬皆容德之士也夫二子奮乎百世之上若是其遠而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若是其神向使清非聖人之清而猶有所雜和非聖人之和而猶有所乖則人亡而清和亦與之俱亡矣安能感化若是之遠哉夫百世之下聞其風者猶感化之若是而况與聖人生同其時親近而薰炙之者其感化也又當何如哉此見聖人感發乎人心者大不凡也信乎其爲百世之師而非人之所可及矣○翼註曰奮字勿作奮發有爲只與聞文王作之作字相似○張彥陵曰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贊歎之詞不是證其爲聖人處仁也者人也章 張彥陵曰此章專爲世之求仁與道者每每向身外尋索故把仁也者人也點省他見得仁與

道即在當人之身。總是欲人反身求仁與道。○翼註曰：此章有重仁字者，有重道字者，看來仁人道三字，當重人字爲是。○又曰：此章與形色天性章互看，踐形卽所以盡性，論道者論至於踐形而後實，故曰重人字。○按翼註是說字義如此，其實踐形章是因人不求至乎道而言，重在踐字，此章是因人求之高遠而言，則反重在形字矣。○王觀濤曰：人知下句說箇合字，此與蒙引不同不知上句卽寓合字意了，蓋仁卽人也，已自合下不離的，豈可離而言之乎？故遂接云合而言之道也。看一言字，只說論道當如此，體道意尚在言外。○翼註又曰：合而言之，只說合仁於人而言之，不可又倒說合人於仁而言之，如俗講用兩反云仁離於人則爲虛理，人離於仁則

爲委形，皆不得旨。○按人離於仁意，大全朱子亦有之，用作賓意自不妨。○余初因程註欲以仁也者，人也，作天命之謂性看，合而言之道也，作率性之謂道看，玩蒙引乃知不當如此分別。蓋程子只是舉以爲例耳。○按依余初意，分性道看，如仁人心義人路例，亦似通。姑俟再定。○仁雖卽是性，但此處說性道却不似中庸首章有體用之分，故蒙引云此處不分性道，玩存疑及大全朱子仁則性而已矣，條亦似分性道，與余初意似合，不知蒙引何故云此處不分性道，今總俟再定。○湖南講問道乃仁義禮智之總名，仁原統於道，如何必合人方謂之道？答曰：仁統於道，乃指道之渾成言，仁合人謂道，乃指道之率由言，道本一而所指不同，有如此。○附蒙

引曰仁也者人也何以如此立言蓋人而無仁則不成人矣故曰仁也者人也故曰無惻隱之心非人也○又附蒙引曰一說此章重在道字曰仁也者人也只是爲合而言之之地故集註只引程子曰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既不兼引天命之謂性又不引及所謂仁者人也其意可見○附吳因之曰此節專重道字大意謂仁者人之所以爲人決不可無仁若離仁而言之單單是箇身子單單是箇軀殼形不得理豈道之謂哉唯人而合之於仁這箇全是一團理來運用主張而天然自有之則至當不易之妙出乎其中豈不謂道合字要說得真切這仁緊緊附著在人身便是合了此是責人體道口氣○按因之專重道字本蒙引別說而與存疑

異又專主人合於仁說亦本蒙引別說而與翼註異○此節有王方麓一文可當傳註不必復他求矣癸亥二月○此章已酉四月十一已作一總評除湖南講一條外俱可不觀癸亥二月十五又作一評似勝前丁卯六月十九又改○此章已於丁卯六月十九改定一講章錄於後

這一章是勉人求仁仁之一字有偏言之者是以愛之理言當時猶有人知其當重有專言之者是以心之德言當時莫不以爲迂闊而不切於人自仁之一字不明於天下於是蚩蚩之衆唯知負形秉氣有知有覺之爲人而不復知人之所以爲人聰明之士則又各因其所見自成一道理道益紛而天下之人益壞不知天下的人

斷無有舍仁而可以爲人者。天下之道斷無有不根於仁而可以爲道者。這箇仁不是可有可無的。就是天所賦於吾之性。是人之所以爲人者也。以其具於人之心。而非是無以爲心。則曰仁。人心也。以其具於人之身。而非是併無以爲人。則曰仁也。者人也。故人固必有形氣。使空有形氣。無這箇仁。可以爲人乎。人固必有知覺。使空有知覺。無這箇仁。可以爲人乎。是有這仁。方成得人。有這人。卽有這仁。仁與人原是合一的。所謂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者也。但就靜存之時。指其不雜乎氣質者。分而言之。則謂之仁。就發見之時。指其不離乎氣質者。合而言之。則謂之道。仁卽天命之性。道卽率性之道也。喜怒哀樂。人之情也。而合於仁。則喜怒哀樂卽

爲道。視聽言動。人之事也。而合於仁。則視聽言動卽爲道。君臣父子。人之倫也。而合於仁。則君臣父子卽爲道。若舍仁而言道。不入於浮薄。則入於煩苛。不溺於虛無。則遁於寂滅。是異端曲學之所謂道。非聖賢所謂道也。是則一離乎仁。不成其爲人。亦不成其爲道。雖侈然泰然。自號曰人。其實只是一團形氣耳。何嘗是人。雖巍然燦然。自號曰道。其實只是一團意見耳。何嘗是道。所以孟子當日。有時以仁義並言。有時以仁禮並言。有時以仁知並言。有時以仁義禮智並言。總之只是一箇仁。至此專提以示人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此與性善之論。實相表裏。性之所以爲善者。正以性卽仁也。孟子一生知言養氣。無非所以求此仁。故曰學問之道無

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求放心卽求仁也是卽孔門博文約禮家法也。春秋之時人皆知重仁。故孔子多言仁之可求。孟子之時人不知重仁。故多言仁之不可不求。學者讀這章書。要知聖賢教人求仁。不是好爲迂闊。是不得不然之事。誠以非仁無以爲人。非仁無以爲道也。若仁可離得。聖賢何苦必以此責人。然空言仁之當求。亦無益。須實從孔孟下手做工夫處。猛力向前。自強不息。必求到熟的地位。方不負聖賢這等鞭策。○此章有重在仁字者。有重在道字者。有重在人字者。重仁重道。則是踐形之意。重人。則是道不遠人之意。明季講家大抵皆重在人字。蒙引一說重仁。一說重道。存疑兼重仁道。重仁道爲是。而重仁者尤長。重在人字。則只可說合仁

於人而言之。而不可說合人於仁。重在仁道。則只可說合人於仁而言之。而不可說合仁於人。雖大全朱子用互說。然須辨賓主。○仁字道字。大全朱子謂仁則性而已。道則父子之親。君臣之分。見於人之身。而尤著者也。蒙引謂仁與道是一時事。此處不分性道。二說似不同。只依朱子爲是。○蒙引又云。仁也者人也。全重在人。未。有合意。至下句方合之。以見道之所以爲道處。此條亦不是。仁也者人也。便是合矣。只是未就其合處言之耳。仁也者人也。是本來合。合而言之。是責人合。蒙引殊混。○朱子謂仁也者人也。與中庸仁者人也。有切已言統言之分。此蓋以中庸是偏言之仁。孟子是專言之仁。故爾。其以仁責人。却一樣。○朱子又謂言仁而不言人。則

不見理之所寓。言人而不言仁。則人不過是一塊血肉耳。須知孟子口氣原不如此互說。朱子言仁而不言人。此一意是賓意。不是正貼本文。○以上共五條。悉照松陽講義錄入。

孔子之去魯章。四書家訓曰。孟子此言。其在去齊梁之際乎。

君子之危於陳蔡之間章。翼註曰。厄陳蔡。卽絕糧時。勿依史記發兵圍之說。上下指陳蔡君臣無交。是君不下賢。臣不薦賢。並際可公養之禮。全然不曉意。如此方切絕糧。稽大不理於口章。張彥陵曰。按理註訓。賴如云喫他的虧了一般。○四書脉曰。貉稽謂不理於口。有尤人并自疑意。

無傷也節。吳因之曰。無傷就貉稽言。士憎多口。以下則泛就爲士者以明無傷之意。○四書家訓曰。無傷二字。要理會。若不顧在我爲士者何如。任他訾議。豈爲無傷。○按此意極佳。然須知在言外。○翼註曰。增益也。德愈高。則知之者益希。行愈卓。則嫉之者益衆。故比常人更多訕。○孫淮海曰。多口豈特無傷。亦是進人之地。詩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今之議論我者。我能取以爲善。皆是砥礪切磋我也。○翼註曰。文王孔子不免多口。正見士增茲多口也。貉稽患不爲士耳。何患不理於口哉。觀增字。可見貉稽尚未得爲士了。

憂心悄悄節。翼註曰。上引詩重愠於羣小句。下引詩重不殄厥愠句。二愠字俱是人愠我。卽訕意也。然憂心悄悄。

因勉錄卷十四
三
怕亦可貼孔子憂道不行意不隕厥問亦可貼文王柔
順文明之德無所損意但不重耳

賢者以其昭昭章。張彥陵曰此節是明新註疏。○翼註
曰二段抑揚不平看明不是知識之明是吾性全體大用
吾復其性因率天下各復其性。○四書脈曰言昭昭者
明而又極其明也。○又曰本文無古字不必點出。○張
彥陵曰雖至昏之主責人必明然唯其明於責人暗於
責己所以成其昏昏耳。○又曰兩使字異上使字是引
導下使字是驅迫他。

山徑之蹊閒章。張彥陵曰提醒高子處在介然為閒四
字上見心學不可少有閒斷。○四書家訓曰山徑之蹊
閒是山上小路可為人行之處小路喻心之幾希人行

處喻此心幾希中一點靈通總之見道心唯微也。○徐
自溟曰蹊閒數語最可以見人心道心危微之幾。○張
彥陵曰為閒不用是既由之後復不用也。○四書脈曰
不用非枯槁灰心但不在天理上用事便是。○又曰此
不徒責他有望其亟反之意。○徐自溟曰人亦惟自拔
其茅以闢此心之路可也問拔茅之功何如曰戒不嗜
懼不聞慎其獨。○大全辨卓菴張氏曰不是專責高子
茅塞正要他有介然處蹊閒易塞亦易開不用則塞戒
之也小註慶源新安皆歸結末句一味痛喝失孟子立
喻之意

禹之聲章。張彥陵曰此章通重禹一邊而以文王相形
看。○殊偏大全蒙引存疑淺說所無。○張彥陵曰論樂

者會其性情本其功德又諒其時勢然後可以見作者之精神而定其優劣豈區區在一器之末乎高子問最淺陋故孟子不與深言但卽其說以解之○又曰若文王在千百餘年後其追亦如禹耳○翼註曰鐘乃樂之一器舉鐘則凡樂可知○又曰城門之軌貼轍迹深意在內喻鐘之蠶也兩馬之力與貼日久車多所致在內喻禹在文王前千餘年也日久車多不可平日久故車多也

齊饑章總旨

四書家訓曰此章見孟子可止則止之義

齊饑章

翼註曰齊饑要見是再饑○張彥陵曰愚謂士

君子心切救民豈有目擊時艱恤一笑而中止者顧其勢有所不可耳勢不可耳是義不可始初發棠必待孟子之請則

非齊王本意可知也况發棠已有故事則今日只消舉而行之足矣乃齊王坐視其饑而不發則意不欲發棠又可知也君子不自量而援故事以請不以爲沽名則以爲市德矣且徒使王有拒諫之名孟子之不可復意蓋如此○按不以爲沽名卽以爲市德此陳臻之所以爲不可也救一時之人而屈萬世之道此孟子之所以爲不可也假使孟子復之而王發之天下必將謂儒者之道不妨委曲以從時一切苟且權宜之術將日出而不可遏救一時之人有限而貽萬世之害無窮此等處最可想見聖賢所見之遠大○臻之所爲不可復猶非孟子之所爲不可復也○何旰江曰孟子非有言責而齊王本無愛民之誠心一請而偶從已覺其蹈虎尾矣

彼受牧者。忽然立視。矧不在其位。而狃於數請。得不貽壞臂之誚哉。以孟子切於濟民。且未免遠避形迹。人君不能舍己從人。則無望乎嘉言之罔伏也。○翼註曰。全里一復字。前已發棠而復發棠。喻如前已搏虎而復搏虎。搏虎非美事。而復搏於為善士之後。尤不可發棠。雖美事而復請於王不用之時。則不可如此看方斟酌。○翼註曰。善士淺看。只是改去前日逞技角力之陋習意。其為士者笑之不重。取笑只見得義不可耳。

口之於味也章總旨。翼註曰。性命本是合一的。首節不謂性非說全不是性。但重在命耳。次節不謂命非說全不是命。但重在性耳。故總註云。各就其重處言之。只用此重字作一章骨子。

口之於味也節。若無君子不謂性一語。則天下將止認氣質為性矣。毫釐之差。千里之謬。蒙引謂一字之誤。其禍將至。伏尸百萬。流血千里。信哉。○朱氏公遷謂脩身立命之命。亦兼理氣說。殊謬。

仁之於父子也節。翼註曰。賢者二字。不必作否字。只云知賢者之異於不賢。則否字意已該了。○晏嬰知矣而不知仲尼。蒙引謂命字意在晏嬰不在仲尼。看來當兼仲尼說。如舜文之於君父例。○張彥陵曰。此聖人兼性之反之者說。勿誤入生安等語。○翼註曰。聖人之於天道。兼察之由之二意。○翼註曰。據註以天道配仁義禮智。以聖人配父子君臣賓主賢者。○麟士謂此章天道與中庸言天道也之天道一般。亦稍差。蓋此與中庸言

天道也之天道雖俱是在人之天道然中庸是兼氣稟言此專以理言。○附存疑曰此云天道是就在天者言作仁義禮智之所從出無妨蓋集註有脗合字則是以人而合於天。○翼註曰君子不謂命也重在薄而濁一邊君子不謂性也要見安命意君子不謂命也要見盡性意。○翁子先曰嗜欲之性不當與分定之命爭衡故順命所以定性維均之性原不當以偶薄之命自限故盡性所以立命。○講家以此章爲是性命合一之學是深一層解總註各就其重處言之是正解翁說乃性命合一之意。○專重性之說蓋卽大全小註仲後抑前之說吳因之亦主此其實非也。

浩生不害問曰章總旨。吳因之曰通章只是斷樂正子爲人總見其止於善信而未及美大聖神也首節說箇善人信人就有二之中四之下的意後面說箇二之中四之下只完得首節善人信人二句意。○通章以善信爲主尤以善字爲主蓋美大聖神不過自善信而充之又不過自善而充之。○圈外程註及新安陳氏以善信爲主者。○尹註及南軒雲峰以善字爲主者也其實一也。○須知此章不重合一意重擴充意。○四書脉曰此章是堯舜可爲之旨。

浩生不害問曰節。按不害一問或是溺於戰國之習而歎正子爲無用或是慕其爲孟子之高弟而欲得其生平註無明文。姑主慕正子說可也。慕正子而問不是泛問是已知其爲超出流俗之正學特欲就正學中辨其

淺深高下。○翼註曰：何人是問何等人品？善人信人，勿講明明則不害，不必問了。若云專謂之善人，不可專謂之信人，不可合善人信人而明之，而正子之爲人見矣。此則末節二之中意，亦不宜全露。○四書家訓曰：善人也，信人也。空空作一句講。○四書脉曰：雖未必其終身造就何如，據今日之資如是，學如是，誠可語善人信人也。

何謂善節。翼註曰：何謂善，何謂信，是問善信名義，非問克何以謂善人信人也。

可欲之謂善兩節。吳因之曰：可欲之謂善六句，要把美大聖神對著善信說，言天下之道始於善信而不止於善信，還有充實之美，有光輝之大，有大而化之之聖。

一而不可知之神。上面有無限地步，善信豈是住脚去處。此中便含著勉勵樂正子意。○賽合註曰：可欲二句，雖答善信之問，俱泛言之也。充實四句，俱不就樂正子說。但因論善信而推其極耳。○翼註曰：可欲二節，正答其問。下四節，又推類以盡其餘，要分別主客。○翼註曰：可欲不重人欲，我只重我可欲。上大要立身行己，俱在天理上做，而可契乎人心之同然，則其人有善無惡可知。故謂之善。○張彥陵曰：有字著力，是堅固之意，或存或亡，不可謂之有。○李九我曰：善是資質，信是心地，信者善之根，資質好了，若真誠不足，則無根之善，若存若亡，有諸己是善根心矣。信字對虛僞看。○不虛僞，不復失，二意原一串。○翼註曰：善信二等人，或出於天資，或兼

乎學力不可定作是有天資未有學力者言亦不可以善屬天資信屬學力。○按不特善信兼天資學力卽美大聖神亦俱兼資學。但此章則重在學耳。○翼註曰。註云凡所謂善皆實有之。此實字是堅實意。與下充實不同。凡字皆字勿重看。重看則礙下充實。○附存疑曰。信是誠意地位。故註以惡惡臭好好色解之。惡惡臭好好色只是箇實。反身而誠亦實也。故註解皆同。蒙引兩處解都未是。○按存疑不是。反身而誠已兼美大聖神地位。有諸己之謂信。亦統身心意知說。不必專屬意。註特援以爲例耳。存疑之誤亦因慶源輔氏。○按大全充實節。朱子第三條則信美又似以知行分。亦非也。充實之謂美五節。吳因之曰。可欲謂善二句。與充實講。

美四句。口氣不同。可欲二句。只平什善信之義。若充實四句。則有一步未了。又有一步之意。隱隱見樂正子所缺者尚多。此等最要細心理會。○又曰。善與美所以異者。善卽據外面可欲不可惡處說。猶是大概將就之詞。善則精微純粹地位。○湖南講曰。充實是充滿積實。乃致曲能誠。○張彥陵曰。美是純懿字樣。無瑕疵。無虧欠意。○徐自溟曰。美指盡性而言。所謂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者也。○翼註曰。美人大人聖人神人。俱以人品言。故折衷云。美字內藏人字。○又曰。註云德業至盛而不可加。不可以德屬充實。業屬光輝。德業渾看。俱在光輝上見其至盛。○袁七澤曰。若論本地風光。實泊然其無可欲也。非己可有也。本虛而無所謂實也。無所謂光輝。

也。故必化之而後入聖。○翼註曰：聖字勿用生知安行。爲有漸造者在。○按雙峰似專主反之說。不是。○過至聖而不可知句。須如淺說家訓云：未至於聖。猶可知也。既至於聖。則已且忘之。而人又何知也。○翼註曰：不可知兼體用以體言。則虛融而莫窺其朕。如孔子毋意必固我是也。以用言。則變化而莫執其機。如孔子仕止久速各當其可是也。神字只是妙意。○張彥陵曰：畢竟加聖一等。卽夷尹與孔子可見。○徐魯人曰：聖不可知。亦特復了原頭的善之本體。蓋原頭之善。本於不學不慮者也。此不可知。與赤子之無知同。百姓之日用不知同。○徐自溟曰：大而化。化而不可知。所謂至聖達天其孰能知之者也。○附蒙引云：聖與神還是兩樣。亦有聖而

未神者。如云湯武反之也。禹入聖域而不僂是也。依程子則美大聖神只是三樣人。不得四矣。此朱子據程子之說。其實亦可疑。看來做兩箇人說亦可。○翼註曰：可欲六句。俱是上下一意。如可欲卽是善。有諸己卽是信。作文講語如何分別。自今觀之。上半截當以懇切之詞發其理。下半截當以贊歎之詞貼其字。六節皆然。

逃墨必歸於楊章總旨。張彥陵曰：愚按異端之與吾道抗。固是道相左。然其中豈無自悔其非者。病在吾黨攻擊太過。反堅其不善之念。故孟子發歸斯受之之說。非徒欲成就楊墨。并欲收楊墨以爲用意。○翼註曰：首節重受字。次節重辨字。受便不追其既往。辨則追其既往矣。

逃墨必歸於楊節。張彥陵曰：逃墨二句串說到歸儒上。歸斯受之而已者。彼一向在外。今逃而歸。如遊蕩的歸家一般。原是我家裏人。如何不受。歸斯受之者。速與其進也而已矣者。受之之外無他說也。○吳因之曰：異端與吾道如黑白之不相入。彼染習既久。一旦欲棄而去之。未能便至吾儒大中至正之道。故反正必有漸次。逃墨二句一串言。逃墨者不遽歸儒。而必且先歸楊。再一逃楊而後歸儒必矣。○又曰：只是就墨一邊說。而楊一邊反正。且未暇說出。且天下亦有楊墨而竟歸儒。不假此漸次者。故註云大略。○翼註曰：吾儒之道。先成己而後成物。墨氏只務愛物。至於忘其身。二其本。故曰務外不情。楊氏稍近裏。但遺了成物一邊。故曰太簡近實。只

在人已上見得。○又曰：逃墨歸楊。是矯枉過直。然亦歸儒之漸也。要識此意。○又曰：末句歸字直作楊墨歸儒受字。只作儒受楊墨。不以楊與儒平。○又曰：受之不是徒受了。有偕之大道意。○蒙引謂此與齊一變至於魯同。看來亦稍異。一變至魯。此是當然之次第。齊不先至魯。終不能至道。歸楊歸儒。此是自然之事勢。天下亦有不歸楊而徑歸儒者。

今之與楊墨辨者節。張彥陵曰：愚意此節要看辨字。吾儒不可不與楊墨辨。然辨宜在未歸之先。既歸則當徐以俟其自悟。若既歸而辨。便使彼窮而無所入矣。○又曰：放豚之喻。正禽獸之意。笠字以比吾道之閑。○張彥陵曰：招之。據註是追咎其前之奔逸。然本文追字只是

追趕之追與追咎追字不同。○四書脉曰：招是咎其前之奔逸，非戒將來也。○吳因之曰：孟子平日闢楊墨，放淫辭，何等嚴峻，得此章議論，方見仁義並行之道，然闢之衛道也。受之則與之共任斯道也。總一為道之心而已。故此章當與好辨章參看。○又曰：許行之說，墨子之教也。孟子闢許行，正以闢楊墨。○管登之曰：楊墨微孟子之排，亦將不久自熄。何者？世方決性命之情，以饗富貴。安肯如楊子之不以拔一毛利天下，世方後公家之急，而急身圖安，肯如墨氏之摩頂放踵利天下。至於高明特達之士，又將謂其道之不可以出死生而外之，安得久流於世。凡道之不正而久流於世者，必其投小人之私心，而又可附於君子之大道者也。故惟媚世之鄉

原與小人無忌憚之中庸，足以亂孔子之道，而賊百世以其通宦機，適俗性，而又可借孔子之時中以自文也。孟子不及小人之中庸，豈亦以楊墨之徒蔽之耶。然楊墨真而鄉原與小人之中庸偽也。今之世亦安得有真楊墨，試思泣岐悲染，此何等心事，而墨守之困輸攻，古今相傳為奇績，假令今世有若人，亦何暇稽無父無君之流弊。析疑

有布縷之征章總旨。張彥陵曰：此為當時取民無制者發。全章重用一緩二上，下二段指出兼併之弊，正見二之不可不緩也。

有布縷之征章。張彥陵曰：三征俱國家正額，勢不容廢。然併征之害，甚至父子不相保矣。况後世巧立名色徵

索無已者乎法不可廢而調停於用緩之閒便是心溢於法之外○湖南講曰可見上之取下不特不可為非制之取亦不可為非時之取也○丘瓊山曰自古中國所以為衣者絲麻葛褐四者而已漢唐之世遠夷雖以本棉入貢中國未有其種民未有以為服官未有以為調宋元之間始傳其種入中國然是時猶未以為征賦故宋元史食貨志皆不載○顧麟士曰讀禮疑圖曰織麻曰布析絲曰縷

諸侯之寶三章 張彥陵曰愚按論人主之寶必歸之於身而始為我享慎其所寶所以愛身此是淺一層講論人主之身必託之土地人民政事而始得所安故政理民和土地闢何寶如之而世主乃以身殉珠玉孰知珠玉乃殺身之具也

盆成括仕於齊章

張彥陵曰此章戒天下之恃才者○

胡敬齋曰君子以有才為幸小人以無才為幸○陳眉公曰聞得大道其才自不小○翼註曰小有才是權謀術數之類大道如仁義忠信是○又曰凡人無才者雖欲妄作而不能有才而聞道又自不妄作小有才而不聞大道則自恃其才而悖道妄作矣妄作非一端凡機械變詐為禍之媒者皆是

孟子之滕節 翼註曰館於上宮作滕君館之○又曰或人別一人非館人也

或問之曰節子以是為竊屨來蒙引謂只是下文來者不拒之來與存疑不同然亦似通但存疑尤勝○王觀濤曰孟子之設科其心唯欲曲成後學而已或人雖不

能釋竊履之疑。而其心亦終見諒。則大道爲公之心。何如。若只歎所遇之窮。便非旨。○翼註曰。來者非是將來。謂來學也。來者卽是至者。不拒卽下受字。○又曰。愚謂古人蒙無妄之疑。不足爲害。然世有不肖等輩。往往借有道之門牆以自庇。於是以吾黨接引後學之心。反意其爲盜賊逋逃之藪矣。此後世僞學之禁所自來也。敘此章者。與子輿氏毫無干涉。只要學者慎自愛而已。人皆有所不忍章總旨。吳因之曰。孟子教人盡仁義。只達不忍。達不爲便都說盡了。恐人不知所以達。故有次節云云。又恐人不知所以充。故有三四節云云。總不出首條之旨。

人皆有所不忍節 李衷一曰。不忍雖在心。不爲雖在事。

然而事本於心。○張彥陵曰。喫緊在兩達字。其提醒人處。在人皆有三字。○四書麻曰。達者自此而通之於彼。非是從忍處爲處遏抑之。直從不忍不爲初機時時提醒。自不至於有忍有爲。不落轉念工夫。直恁直截。○翼註曰。仁也義也。猶云是乃仁義之全德也。○吳因之曰。章內仁也義也。仁義不可勝用。無所往而不爲義。亦無大分別。

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節 翼註謂次節與首節無兩層。不可作申首節。蓋申者推申一步之意。此乃實上文。非申上文也。然第三第四節與次節亦無兩層。而註與蒙引却用申字者。蓋所謂申者原不同。有推申一步而謂之申者。有填實上文而亦可謂之申者。故此節卽用申

字亦似無妨也。○張彥陵曰：此節是實上文，非申上文也。○又曰：充不是擴充，乃充滿之充。本體無虧，則取之不盡。民胞物與，經世宰物，皆有餘用，必不可勝用。方謂之充。方謂之達。○又曰：須知不可勝用與仁也。義也不同。上以體言，此以用言。○言體則用見，言用則體見。故因之謂無分別，而此本翼註謂其不同。二說不相悖。○翼註曰：仁不可勝用，是民胞物與無所不愛。義不可勝用，是砥行立節無所不宜。意○張彥陵曰：達與充何別？自其端緒之引伸曰達，自其分量之滿足曰充。惟達故充，然不充亦不可謂之達。工夫只是一件。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節，張彥陵曰：只充無穿窬之心。一語義字已盡。但穿窬之事易見，穿窬之類難窮。故特

舉充無受爾汝之實見例。此與下條不過指出所謂充無穿窬之心者如此耳。意無兩層。○翼註曰：爾汝二節俱包在充無穿窬之心一句內。特抽出言之耳。說者云：充無穿窬之心，充字是充自此起。爾汝二節俱是充自此止。此甚辨核。但止字於末節方說得，而爾汝節便說出止字未妥。○又曰：看來自無穿窬之心充起，至受爾汝。又至便佞隱默一節，深一步進一步。并爾汝二節亦不可平對。○按上節充字是充自此起，此節充字是充至於此。蓋不義之類，至受人爾汝是最糊塗者。故充者必須至於此。○又不忍之心易充，故仁不待申言不為之心難充。故復舉類以示。言爾汝則凡與爾汝相同者皆然。不可以其微而忽，不可以其暫而弛。此之謂

能充。○翼註曰：爾汝等之人，乃貴勢者加之於微賤，甘受之者，資其勢利，其有耳。有此念，便非不為之本心。○爾汝二字，據蒙引無分別。○賽合註曰：爾汝之稱，不是與己平等之人，乃貴勢者加之於微賤，甘受之者，資其勢利，其有耳。有此念，便非不為之本心。○翼註曰：無受爾汝，亦不是與他相抗，只不屈節於他，便是如陽貨謂孔子曰：「予與爾言。」孔子却據理答之，畢竟不仕於他，便是不受他爾汝了。○又曰：貪昧者為利疾也，隱忍者為威怵也。○又曰：充無受爾汝，充字有兩說，有放開說者，有不放開說者。不放開說，只直直不受爾汝，便是充也。此拘定充至此止之意耳，殊不知下節註云：故特舉以見例。此例字儘明白，蓋所謂充至此止，乃充至如此例。

者而止，豈謂只此二事是盡頭處，而至此二事止乎？况充者滿也，不放開，何謂之滿？看來此充字，當放開說，但不當推深說。爾推深說者，如云：無受爾汝，猶其淺者耳。充之又充，凡一毫類此者，皆不為。如此說，又是充自此起了。與放開說者不同。放開說者，只粘實字，如云：凡有貪昧隱忍，適違其實心者，皆不為。○又曰：無所往而不為義，是隨境皆義，亦即不可勝用意，變文耳。○按朱子蒙引以不致取輕於人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是看實字不同，蓋實字亦有二說。

士未可以言而言節。翼註曰：士字不可忽，謂之為士，必素講於語默之宜。○又曰：以言餽之者，我倏言，彼必倏答，而露其情，以不言餽之者，我不發，彼必先發，而露其

情。○張彥陵曰。充字尚在言外。○鄭申甫曰。養浩然之氣。則無受爾汝之實矣。謹獨知之學。則無餽人之爲矣。○蘇子瞻曰。孟子以爲聖人之道。始於不爲穿窬。而穿窬之惡。成於言不言。人未有欲爲穿窬者。雖穿窬亦不欲也。自其不欲爲之心。而求之。則穿窬足以爲聖人。可以言而不言。不可以言而言。雖賢人君子。有不能免也。因其不能免之過。而遂之。則賢人君子。有時而爲盜。是二法者。相反而相爲用。

言近而指遠者。章總旨。翼註曰。此章言與道平。看末節。例不善道之病而言。可推。

言近而指遠者。兩節。翼註曰。近遠博約四字。只切字義。虛虛講。若實則犯下文矣。○又曰。孟子主意。重近約邊。

舊說反云。言不近而旨遠。則失於玄虛。言近而旨不遠。則失於隘陋。守不約而施博。則失於汗漫。守約而施不博。則失於拘攣。如此平平四反。最不得旨。况又與末節相犯乎。今只當用二句。叫起云。言豈貴於徒遠哉。道豈貴於徒博哉。○按大全朱子亦作四反說。蓋是說理如此。若孟子主意。則只重近約也。須辨其實主。○紹聞編專以莊周之言爲不能近。墨翟之守爲不能約。然如楊墨之言。皆不能近。如申韓之守。皆不能約。○蒙引謂滄浪之歌。可以見夫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歲寒然後知松栢。可以見士窮見節義。以此爲言近指遠。恐不是。存疑說得是。翼註亦明。○張彥陵曰。指是言中含蓄的旨趣。施是守中發出的施用。○又曰。兩點君子。只是申明。

上文以起下意不重君子上。○淺說過文云然所善言善道者非有道之君子其孰能知之如此則重在君子二字了不是雖大全朱子亦有此二句然不可用作過文。○翼註曰道存道字要見高妙意方與指遠相貼然亦非外淺近別藏箇深遠的道理如此反涉有心矣君子若論目前近事只就此近事論得精切確當圓融透徹玩之便有不窮之趣便是道存便是指遠如論鳶魚而上下察論飲食而知味皆言近而指遠也。○張彥陵曰平天下者雖有禮樂刑政等事亦不過完脩身之分量不是脩了身方去平天下也。○此說亦非南軒作推廣說爲是。○翼註曰天下平不作感化說觀一施字只是舉而措之耳。

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節。附吳因之曰不脩己而求治平意就講在舍己之田二句內求人重求己輕特點出輕重倒置以見其非善道耳。○按蒙引麟士則舍其田二句乃是譬喻。

堯舜性者也章總旨。張彥陵曰此章以性字爲主把堯舜湯武做箇樣一性一反始別而歸同見人不可不盡其性意。○以性字爲主之性非性者之性乃天命謂性之性。○張彥陵曰下二節是因言堯舜湯武而泛言性者之德與反之事非專指堯舜湯武說。

堯舜性者也節

動容周旋中禮者節。翼註曰次節四平看爲是各段俱重自然意。○又曰四段內俱以性字貫入。○又曰先輩

云。中禮不是禮。自爲禮而聖人中之如此。則德與禮爲二也。此只是禮自性中流出。如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之例。按此說甚佳。但此意當發在盛德之至也。內若此處先發。則下文說不去了。○又曰。盛德之至也。不作推原看。不必說外之中。禮本於內之盛德。只重自然意。蓋禮自性中流出。便是盛德之至了。德卽性也。禮卽德也。性外無德。得之斯爲德。德外無禮。履之斯爲禮。自然意在至字上見。有一毫勉強。則德未盛。盛未至。○張彥陵曰。哭死而哀。非爲生。自是所性之痛悼。經德不回。非干祿。自是所性之蹈履。言語必信。非正行。自是所性之誠實。是皆所爲性者事。○徐岩泉曰。人自哭死者。只是據禮當哭。此禮從生者而以義起也。故哭死而哀。雖無心於

哀。而未必無心於禮。聖人性情之發。唯知當哀而哀。非爲生者有義起之禮而然也。○斷當從此說。存疑未妥。附後。○按此則非以干祿也。亦當云。非以干祿之不可而勉於經德也。○附存疑曰。聖人之心。無有不誠。一見死者。誠心激發。自然哀傷。不欲生者。我感故哀。若爲生者而哀。便是有意。非自然矣。○又附存疑曰。經德不回。自有得祿之理。然聖人是稟性自然。不回不是欲干祿。故不回也。若是欲干祿。則出於有意。非自然矣。○張彥陵曰。經德猶云。庸德。回訓曲。天理自是直致。纔有一念計度。便是回曲。○尤西川曰。必守之不回。方是經德。亦必非以干祿。方是不回。○此俱是深一層看法。○翼註曰。必信必字。不是期必。只是無不信心。○又曰。正行正字。著力看。

是有意以正之也。行踐其言之謂正性者，却是行自正，非是正其行。○張彥陵曰：要知正行初無不好，只多了安排念頭。

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節。錢肇陽曰：性本無方無體，就性中作用，若有規矩繩墨，不可逾越，此謂法。法實載命，命實符法，兩者原非相判。堯舜性之之聖，法自我出，即是造命。下堯舜一等，則必行法俟命矣。法有經常所不易，亦有時勢所宜通。君子遵而行之，不敢以意爲出入，亦不敢以迹爲拘攣，循循天理，一稟於法。至於禍福所在，無所強，亦無所避，蓋幸而福，固可徵吾動履之善，卽不幸而禍，亦自氣數適然，質之衾影，吾且何愧。蓋不謬於法，乃所以不謬於命，而不戾於命，益所以不戾於

法。若行法而爲邀福地，袁了凡功過格，或有意祈福而

爲行法謀，則假法之心，便是衡命要命之心，卽屬棄法。豈君子天人合一之學，○又而已矣。承俟字來，全不計較意。○張彥陵曰：法之不能行者，以其惑於命也。行法以俟命，乃可以復其性。○呂註命由此出，蒙引二條解，似是二意，然可相兼。其言孔孟湯文少康之事，蓋卽小註所謂自作元命，君相造命也。若以義制命之說，則小註所無。

說大人章總旨，此章當與彭更宋句踐諸章參看。

說大人節。朱子曰：勿視其巍巍卽藐也，不是禮貌上倨傲待他。

堂高數仞節。四書脈曰：堂高二句，是宮室之巍巍，食前

二句。是食色之巍巍般樂三句。是宴遊之巍巍。○張彥陵曰。此三不爲。是鄙之之詞。士君子得志。自有行道濟時澤。加於民事業。豈效此等輩所爲。制字最可味。大人宮室食色宴遊。皆極其侈。便放縱無制了。若吾儒居仁由義。一毫不敢踰越。故謂之制。正與放縱者反。○四書脉曰。制不是制度。只理之。當然處。若有成法耳。以其爲古聖賢相傳而守之者。故曰古之制。然又要知非是拘拘以古法自守。卽可以藐大人。乃是精神體驗之中。自有天則。自我作古可也。○四書脉曰。吾何畏彼。非傲睨王侯。但此心快然。無拘無迫。得以自盡。便是無畏處。正與藐之勿視句相應。○張雨若曰。古來真正英雄。皆從戰戰兢兢中來。彼遊說之徒。亦有能藐大人而逞其雄

者。要只是俠氣所使耳。乃孟子浩然之氣。有卒然遇之王公。失其貴。賁育失其勇者。定自不同也。

養心莫善於寡欲章總旨。張彥陵曰。首句提起。下四句存不存相形。正見寡欲所以爲養心之要處。○蒙引謂此章當以心與欲對看。極是。四書家訓謂心與欲二字。不當作兩件看。欲亦心之欲也。不是。

養心莫善於寡欲節。李衷一曰。看一養字。縱固不是。養枯槁寂滅。亦豈是養。○翼註曰。養心者。養之使存也。養字對戕害字看。存字對馳騫字看。○又曰。寡字註以節字貼之。甚好。時文每將不能無與不可縱二意平說。殊失本旨。還重有節邊。雖不能無意輕。○又曰。寡欲與克伐怨欲不行焉不同。彼只制之不使流於外。此在內境。

用王。○按寡欲卽克己工夫。○程子謂只有所向便是欲。看來此所指亦是好的欲。○四書脉曰。欲就內萌說。可兼外誘說亦可。○張侗初曰。心能御欲。故寡欲莫若存心。欲亦從心。故養心莫善寡欲。○周子言無欲。孟子言寡欲。蒙引在欲字上分別。淺說在無字上分別。依蒙引則寡欲無欲俱學者事。依淺說則寡欲是學者事。無欲是聖人事。淺說是周子正解。蒙引所云。雖於理極明。然似非周子正解也。須辨。○李九我曰。不明寡欲之說。若爲多欲者調停。目中固著一塵不得。○王青蘿曰。始初天以道命凝爲人物。則此軀殼亦是性。但以旣凝爲體質。則塊然爲器矣。○賽合註曰。心做得主。其輕清流。行主宰於其中而靈者。此真性也。程子云。人不可從軀

殼上起念。夫耳目之欲聲色。口之於味。四肢之欲安佚。此軀殼上起念也。軀殼之欲。或無因而起者。此內欲之萌。中庸所謂慎其獨是也。或因物之感而起者。是外欲汨之。孟子所謂物交物則引之是也。故念頭一起。卽是感物而動。百孔千瘡。皆從此出。乃性之欲。非復未發之真矣。○賽合註曰。心做得主。便是存。做不得主。便是不存。○四書脉曰。多欲之人。其心何嘗不在內。但無主之心。雖猶存。不存耳。○又曰。只重能存與不存。意勿泥寡矣字面。

曾皙嗜羊棗章。四書家訓曰。自來孝子之心。只是無之。而非不忍。親存則有存時之不忍。親沒則有沒時之不忍。故曾子思其所嗜。孝子之極思也。此章首二句。只重

不忍二字下羊棗所獨獨字重看。正是曾子不忍之故。丑欲探其不食羊棗之由。故有膾炙與羊棗孰美之問。非真不辨其美也。膾炙所同也。二句不可單在曾皙身上發揮。全要挽出曾子不忍之心來。唯人有同嗜。則曾子不忍之心無觸而未現。唯曾皙有獨嗜。則曾子不忍之心有觸而即萌。○張侗初曰。人子如生。如存。這點念頭。終身不解。觸物偶動。特借羊棗形出。若計較羊棗膾炙。便認影作真。於不忍源頭。何啻千里。○張彥陵曰。然則句。意謂膾炙既美於羊棗。曾皙亦必嗜膾炙矣。曾子何以獨不食羊棗。故孟子特揭一獨字以曉之。○附賽合註曰。諱名不諱姓。是借言以喻同獨之意。只泛說存疑謂親之姓名未是。

孔子在陳曰章總旨。翼註曰。此章以中道作主。中道即所謂經也。狂狷未能中而可進於中。故孔子思之。鄉原似中而實非中。反賊乎中。故孔子絕之。欲絕鄉原。只在反經。則思狂狷者。亦欲進之於中。以傳經常之道。於不泯耳。○又曰。中道無過不及。有狂之志。又有狷之守。而并融其偏者也。○吳因之曰。孟子因萬章以狂狷無可取。鄉原無可惡。是非不明。故發孔子之意以示之。如此。○夏九範曰。鄉原與狂狷一真一假。正是箇對頭。孔子惡鄉原之心。即其取狂狷之心。○翼註曰。中道無瑕之玉也。鄉原無瑕之石似玉者也。

孔子在陳曰兩節。翼註曰。狂簡是名目。狂者必簡。只重狂字。進取不忘其初。正是狂簡處。據大全。進取申狂字。

不忘其初申簡字註解云求望高遠不能改其舊習卽下文嚶嚶慕古行不掩言作此二句題且勿講明蓋此乃萬章引孔子之言只宜影響說

敢問何如兩節翼註曰何如斯可謂狂是問當時魯士中如何人可謂狂也何以謂之狂是問狂者爲人之實也二問不同勿混如琴張如字有不能盡舉意○管登之曰曾子子張皆狂者但子張乃陳人不在魯之狂士中曾子過絕糧後方事孔子亦非在陳所指之狂士何以謂之狂也兩節翼註曰其志嚶嚶然嚶字從口旁屬言俱多註云志大言大者志大形爲言大也不是兩平話觀白文提其志二字於嚶嚶上可見○又曰動稱古人有自期待意夷平也不是平平不責以過高之意

只是據他動稱古人却將其言與其行比並要他言與行一般高大他便有不掩其言處○附存疑曰夷平也這字從上古之人古之人生來緣他動曰古之人古之人說得高了故平平考之蓋姑未責以其高且從其日用平常而考之也○張彥陵曰或曰古之人古之人是形容其嚶嚶然處所謂前無古人也脈主此說若云企慕古人亦何以稱狂者夷字從嚶嚶生來不掩者不遮掩以自蓋也非行不掩言之謂也王陽明曰不掩其言固是狂者短處亦是狂者好處可見其正大光明全不自家掩護也○如此說亦不妨若竟以本文不掩作不遮掩看便不是○大全辨嘉善陳氏曰行不掩言是造詣未精不能滿其希古之願耳非五倫之介有所虧玷故狂

者嚶嚶與大言不忤心事判然。○玩此節程註則似簡是狂之病處。○翼註曰節末找孔子思進於中與之傳道意。

狂者又不可得節。四書家訓曰狂者又不可得此句要善看。上文既有琴張曾皙牧皮如說全未有得豈不與上相悖還是難得而不可多得之意。舊以造就未成死亡離散說不可得未妙。○張彥陵曰按不屑不潔是不屑爲不潔之事的人然亦只據他心上說不在事上說。要玩屑字潔之與不潔辨也。義利之途顯屑之與不屑辨也。心迹之介微。○附翼註曰又其次其字指中行不指狂者。狂者固中行之次。狷者又中行之次也。○按賽合註四書脈皆謂其字指中行。然蒙引淺說吳因之皆

謂是狂者之次。○吳因之曰謂之又次者蓋狷是矜持自守的其氣象規模似不如狂之高邁卓越引而進之固不若抑而裁之者之爲易也。夫子之思及此其不得已又甚矣。

過我門而不入我室節。吳因之曰過我門節萬章此問是因上生來蓋以狂狷之可取以其可進於中道而鄉原正中道之可取者故問何如斯可謂鄉原而孔子惡之哉。是深以鄉原爲無可惡意。○翼註曰似德非德而反亂乎德故曰德之賊。然此處乃萬章引孔子之言而問不可說明下文非之無舉節方詳言之。○又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究鄉原爲人之實也。故下文亦只答以鄉原爲人之實未詳言其賊德也。

何以是嚶嚶也節○四書脉曰何以是嚶嚶五句譏狂行
何爲句譏狷生斯世三句是鄉原總承狂狷而自言其
志不可單屬狷一邊可矣二字正與上何以何爲相呼
應闡然二句又是孟子判斷鄉原的公案○翼註曰踽
踽是立己嚴峻凉凉是待人疎薄蓋踽踽卽獨清獨醒
意凉凉只是不諧俗非刻薄也○又曰據註不見親厚
於人似是說人不來親厚我然畢竟因我不諧俗○玩
註不見親厚似總說踽踽凉凉○翼註曰時講生斯世
也二句見不必如狂之慕古善斯可矣一句見不必如
狷之違俗此太分析不如渾融善斯可矣緊頂爲斯世
也來○又曰善亦是稱其長厚許其員通之意○沈無
回曰鄉原是一人不敢得罪者如何却又譏狂狷狂狷

流俗污世之所不滿也鄉原亦從而不滿之孟子正從
他媚世心腸中描出○貢受軒曰鄉原所以見絕於聖
門只爲他媚世一念重一生精神心思只陪奉世界縱
做到無非無刺其病痛愈深於自己性命全無干涉且
包藏穢惡盜名欺世故曰德之賊若是真爲性命漢精
神只向裏面打疊何暇去照管外人○大全辨芭山張
氏曰鄉原譏狂狷之詞只推其意向如此何肯明目張
膽譏議狂狷乎

一鄉皆稱原人焉節翼註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節方是
問鄉原何以賊德故下文乃詳言賊德處
非之無舉也節翼註曰無舉非真無可舉也無刺非真
無可刺也只因掩護之工蓋藏之密耳○又曰無舉無

刺言其善爲彌縫。以處己言也。同流合汙言其巧爲迎合。以處人言也。此四句且輕虛居之二句。方實落。○翼註曰。如孔子云。孰謂微生高直。大槩說他不直。是非之也。又云。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是細數其不直之實事。是刺之也。刺字如以刀鎗刺人。有深入攻擊之意。蒙引云。非輕刺重。是此意。一說刺是婉言刺之。殊不知君子事君交友之類。嫌於直激。則婉言可也。關邪可用。婉乎。○翼註曰。同流合汙與尋常隨俗習非者不同。蓋他人隨俗習非。乃是不能自守。爲世俗所染溺耳。此却自托於達人之和光。而曲爲俛仰調停之術者。○不但徇天下。而且愚天下矣。究竟求他同流合汙。却又無流與汙之跡。若他真有流與汙之跡。又可非刺了。○賽合

註曰。或問同流合汙與老子和光同塵。其旨同異。曰。鄉原專欲取媚於人。老子只要占便宜。自身平穩。其作用大別。○王龍溪曰。所爲同與流。只與俗浮沉。却無流與汙之迹。若自己有所污染。世人便得以非而刺之矣。○又曰。聖人在世。猶然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鄉原忠信廉潔。既足以媚君子。又足以媚小人。比之聖人。局面更覺完全無滲漏。然而精神向外漏洩。則脈絡便差。○翼註曰。忠信是心不欺。廉潔是事不苟。此卽中道之散見處。大奸似忠。大詐似信。大貪似廉。大污似潔。似忠信似廉潔。正是說透鄉原之病。○又曰。廉潔不必認定不貪財利。凡恬靜好脩皆是。○蒙引存疑皆云。自以爲是句極重。不可泥。蓋謂此句不可忽。則可謂此節專重此句。

則不可。○翼註曰：獨言堯舜者，堯舜以中道相傳，道之祖也。○又曰：故曰德之賊也。故守總承一節，不單承自以為是。○祝石林曰：狂者得聖人之神，狷者得聖人之骨，鄉原得聖人之皮，衆人以皮相。故原之聖人以神相，故賊之。○南軒謂鄉原即小人之中庸，而管登之以鄉原與小人之中庸，分爲二等人。管說似優。○翼註曰：非之無舉二節節旨，說者俱欠精融。俱說上節重自以為是，是賊德，是賊己之德。下節重惡似而非，亂德是亂人之德。將孟子孔子之言，分作兩意，殊不知孟子即發孔子之意，而引孔子之言爲証也。原是一意，上節當重居之似忠信二句，即下文似是非也。衆皆悅之，自以為是，總不過極言其似是耳，非又深一步意也，而不可入堯

舜之道。觀一而字，乃轉語口氣。若云衆雖皆悅之，彼雖自以為是，而實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其所以不可入道者，病根亦在似字上。蓋假不可以爲真，自然之理，實非單承自以為是一句也。至於賊德亂德，分己之德人之德，尤爲不通。蓋德字指道理言，懸空說不屬人已。所謂賊德者，只因他似德非德，將此正理妨害了，使之不明不行耳。亂德亦此德也。若謂亂德是亂人之德，則如亂義亂信，豈亦是亂人之信義乎。二節必須一意貫看，始得。

惡似而非者節。張彥陵曰：真是固爲盡善，真非不能惑人。惡似是而非者，以其最易惑人也。○翼註曰：恐字皆是自推其惡之心。○四書家訓曰：亂字以紛紜淆亂解。

固不真。卽說亂人取舍尚落一層。亦非正意。看來只是似能亂真。使人莫辨之意。○湖南講曰。佞似所言有理。故亂義。利口似所言無欺。故亂信。○翼註曰。還當重講。惡鄉原句。亂德德字。據註卽是中道。而上文忠信廉潔亦包了。但忠信廉潔乃孟子語。不入孔子口氣中。○夫子之惡。是爲德而惡之。

君子反經而已矣。節翼註曰。君子字。是有主張世道之責者。達而在上。則爲堯舜。窮而在下。則爲孔子。不可專主在上位者言。失孟子自任之意。○按存疑專主在上者言。似稍偏。俟再詳。○張彥陵曰。經卽上文所謂德。堯舜孔子所傳之中道也。此道在宇宙爲常行之道。在人心爲真是之理。反經只在人心上發明。復此真是的道。

理。則是非曉然趨向歸正。而邪慝自無所容於世。玩而已矣。三字見轉移世道。只在開明人心。更無別法。○又曰。經原無不正。只反之便是經正。○又曰。天下之民同受天地之中以生者。故反經則民自興。邪慝自無所容於其間。譬如日月一出。則人皆鼓舞於光天之下。而魍魎自消。熾火自滅矣。又何待攻止而始無乎。故君子闢邪之術。一反經便了焉。不必以口舌爭也。○翼註曰。常道原在天地間。只因鄉原障塞。故不行不明。今則復之。不明者使之復明。不行者使之復行。○又曰。邪慝泛說。不止鄉原。○按大全俱泛說。似不必穿鑿。○吳因之曰。無邪慝。非真無也。雖有而不能惑人。有若無耳。○湖南講曰。反經者要不外乎一真。所謂唯天下至誠爲能經。

綸天下之大經。○管登之曰。人品唯中行爲上格。次狂。次狷。次謹。厚。謹。厚。之不傷本色者。爲鄉黨自好之士。加以闊然媚世之潤色。則所謂鄉原也。又有所謂反中庸之小人者。近何品。遠何品。與鄉原孰賢。曰鄉原似中行。亦似狷。而遠於狂。本相盡掩。却不似小人之無忌憚者。反中庸之小人。似時中。亦似狂。而遠於狷。本相猶存。却不似鄉原之闊然媚世者。俱非三五以前人物。當春秋時。則已多此二項人矣。鄉原有忠信廉潔之似。而用之以媚世。其格局尚小。小人有時中之似。而駕之以應世。其格局已大。然則天下有爲亂臣賊子之羽翼者。必鄉原有爲亂臣賊子之渠魁者。必無忌憚之小人也。○又曰。孔子言志在春秋。蓋在誅亂臣賊子以定萬世之

綱常也。歷聘七十二君。所遇卒多亂賊。然亦不敢顯言誅之。獨於鄉原有顯誅。夫何故。誅鄉原。正所以誅亂賊也。凡亂賊之得行其志者。不自帶鄉原之標。則必有爲鄉原者輔之。田常不以厚施得民。豈能篡齊。三晉不以好賢禮士收人望。豈能分晉。欲斬亂賊之根。先自誅鄉原。始至於亂賊既成。則無所容其誅矣。而春秋之所以養成鄉原。又有本。成周以鄉選里舉取士。春秋時三物之教雖衰。而士猶從鄉評中出。非一鄉稱原之人。不足以動君國大夫。此脩鄉原者之所以盛也。今日之流風異是。山林訪舉之途。旣塞。學校三等之簿。復荒。士不以鄉原進。而以雕虫之技進。亦以鑽刺之門進。殊不以行誼之優劣爲重輕。何事學鄉原爲。故未進身之士。多狂

因勉錄卷十四
躁而鮮原人。至於一入仕途。則非闒然媚世之習。不足以博令名而取高位。又或誑議居鄉。則又欲以月旦掩官謗。是故宦流中之賊德者。鄉原猶居半焉。天下縱有大聖大賢。必不能奪鄉原之譽。而鄉原一出。却能奪大聖大賢之譽。此非俗目所能辨也。○鄉原與反中庸之小人。亦不起於春秋。唐虞之世。已有之。臯陶之謨曰。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別傳以為孔子即共工之名也。巧言令色。非鄉原而何。四岳舉鯀治水。堯曰。吁咈哉。方命圮族。能方命。能圮族。非反中庸之小人不克。鯀非鄉原中人。而共工之靜言庸違。象恭滔天。却似合鄉原與無忌憚之中庸為一人。在唐虞已有此等凶人矣。而况春秋以後哉。○又曰。孔子與楊墨同時。豈不能稽其無父

無君之弊。而無一言及之。獨惡鄉原。與無忌憚之小人。蓋照見百世後道中之賊。唯此二凶耳。絕此二凶種子。雖有百楊墨。並興於世。皆吾道之羽翼也。○湖南講曰。狂狷譬如低銀。雖夾雜銅鉛。還可煎成真色。鄉原譬如假銀。雖成色好看。落火盡是精銅。

由堯舜至於湯章總旨。吳因之曰。由堯舜至湯文孔子。皆前有見知。而後有聞知。乃今既無見知。安得有聞知。通章口氣。原是如此。說者謂重見知。信矣。然此書之旨。本為憂道失其傳而發。見前聖之道。皆有所傳。而後聖之道。遂失所傳。寧不深可憂乎。是一篇立言歸東處。又在聞知上。大抵見知者。各節語次之所重。而聞知者。則通章脈絡究竟之所重也。若專重見知。輕看聞知。則是

推道統所由傳而非憂道失其傳之本旨矣。由堯舜至於湯章。張侗初曰：千古聖人道脉只是一知。知便徹天徹地。心口不傳而道已傳。特就當世異世分箇見聞耳。其實見知不屬面承。聞知不關耳受。面承耳受之知有限。聖人傳心之知無窮。○張說是溪一層解。固自無妨。但不可偏主此。蓋千聖相傳不泥聞見。亦不離聞見。○四書家訓曰：五百餘歲大槩以常數言。却不重在此。只見歷世之遠。而以道相接。不無待於人耳。○翼註曰：二知字宜深看。道統之傳乃心契神授之妙。知字卽契字意。○徐倣絃曰：時說因孟子然而無有乎爾二句。遂以爲非有見知者續之於前。則聞知者亦無以得之於後。似非本旨。孟子語意只云某是見知。某是聞

知。是論道統一脉相承。從來兩項人接續不斷。至末節嘆今世若無見知。其脉已斷了。則後世諒無聞知也。其意只是如此。非謂聞知者必專藉於見知以啟之也。○徐說是專主以心相傳之意。故有此解。○附翼註曰：新說作孟子以聞知自任。蓋孟子意指顏曾思等爲見知而已。爲聞知。既有彼之見知。決無無聞知之理。但未顯言耳。○湖南講曰：聞知的人只是單傳。見知的人若禹皐陶等。少不得有幾個。孟子正要自附於顏曾一流。

皇朝... 孟子... 禮之用... 禮非人不行... 禮之用章... 拈此題者其誤有六... 禮非人不行時解謂只當云禮之用不當云人之用禮也... 一誤也先王制禮取其從容和洽不取其矯強拘迫何嘗不以禮之當和明示後世乎時文因下文有知和而和一知字遂云先王不欲人知豈知後來流弊只在和而不節不在於知若果真知當和之意則和從禮出必不越禮求和矣三誤也且下節不行之弊是對流蕩者言此節可由之道是對拘束者言意各有主故朱子用嚴而泰和而節六字以括大旨非因後來外禮求和者推遡到禮用之和時文專以逆照下節為得旨四誤也題以禮為主道字特大槩言之時文將禮字道字互相

四書講義附錄

禮之用章

拈此題者其誤有六禮之用即人之用禮也禮非人不行時解謂只當云禮之用不當云人之用禮也一誤也先王制禮取其從容和洽不取其矯強拘迫何嘗不以禮之當和明示後世乎時文因下文有知和而和一知字遂云先王不欲人知豈知後來流弊只在和而不節不在於知若果真知當和之意則和從禮出必不越禮求和矣三誤也且下節不行之弊是對流蕩者言此節可由之道是對拘束者言意各有主故朱子用嚴而泰和而節六字以括大旨非因後來外禮求和者推遡到禮用之和時文專以逆照下節為得旨四誤也題以禮為主道字特大槩言之時文將禮字道字互相

挑剔不見確義徒生小巧五誤也程子將禮樂配言從樂記說來樂記云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此章所謂禮卽高下散殊之意也又云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此章所謂和卽合同流通之意也程子直溯禮樂根源故兼舉而言在本章只是言禮時文泥定程註全將禮樂並言不免屈經從傳六誤也予見時文犯此數病者多故特爲拈出內第二誤刪○已丑王庭首節起講云周末文勝禮日趨於煩矣當其時放蕩之端未開嚴苛之形已著後世因此將有爲刑名督責之術者○按春秋時已有子桑伯子原壤一輩人然云放蕩未開者蓋此種畢竟尚少○又按觀此則和爲貴一句實與性善之說相表裏而性善之說又與督責之術

相倚伏

先王知天下之人才甚難而求之亦不易故自兩漢以及唐宋皆爲之科而別其目至明則止設進士一科而以五經爲之目

看書當知血脉貫通處亦當知隨文生義處不可粗疎亦不可穿鑿

呂用晦論近文落空之病如爲人君五句任出一句須緊切文王講令移掇不去爲佳近人但摹空調不尚意論換却仁敬二字通篇可彼此互抄非法也又如瞻彼節自金正希文取釋詩閒情著筆於者也虛神得趣而實義拋亡又如天命之謂性三句題在今日不患三之謂別不醒患天命率性修道六字不的確耳又曰朱子云

東晉之末其文一切含糊是非都沒理會秀才文字如此最可憂其病止是鶻突不通而其流至於悖理非聖皆此種議論成之也又曰道之以政章論者必云須平列兩種不下褒貶令人自辨爲妙皆是胡說免而無恥有恥且格褒貶彰彰如何從新要含糊起來○又曰寫理如話使讀者犁然有當於心是爲至文他人總說不出耳而美其名曰渾融吾知其人之依阿軟媚不免於小人之歸也○顧仲恭文戒曰看題未真旁皇兩塗乃以騎牆之見出爲含糊之詞卽如人莫不飲食一節不作譬喻亦不作正意但於起處云道之在人飲食也道之中飲食之正味也細看之較舊說止少得一個猶字却說得不明不白此乃老生無聊之計耳

用晦選趙炳唐棣之華章此文不說思理不說思人一派含糊恍惚用晦却賞其靈深曠渺此未免過

近文尚輕新靈吾謂輕非不好然須明白而不含糊新非不好然須正大而不穿鑿靈非不好然須精實而不單弱求靈者專事穿插毫無發揮則單弱矣求新者專事奇異不循規矩則穿鑿矣求輕者專講蘊藉不欲分明則糊塗矣

用晦論補註之法曰先民精於理學每自有發明不由訓詁却正得傳註之妙自嘉隆以後邪說浸灌叛道反攻若有發明必背程朱又不如墨守之爲愈近時名爲遵註實不明註義但聲喚註中幾個字樣便自以爲得法作家蕪謬滿紙此不特爲邪說所鄙笑并訓詁老學究

亦慨訕其不通矣將來窮則必變此一羣枵腹捷舌之徒豈能出二氏之手其必折而入於邪說可知有心斯道者其憂畏當何如也○按康熙壬子河南見賢思齊一節墨有於題後補出識之明行之斷者謂智不足以別淑慝則以不賢爲賢以賢爲不賢力不足以決真僞則能思不能齊能省不能遠又有云前乎此者有其本本有欲賢之志志以感而能生本有恐不賢之慮慮以觸而益凜抑後乎此者又有其學學不止於希賢愈思而愈上學不止於戒不賢愈省而愈嚴用晦謂其雖皆非註中所有然於義却合腐陋不得指摘謬妄又不得藉口也此所謂不由訓詁而正得傳註之妙者○又用晦論翻駁之法曰翻駁要用幾層則覺深厚此論文也

翻駁多正所以把截四路以見此時此事之恰當耳此文中之理也

程子謂人當識其真心與朱子青山綠樹之意同皆從孟子乍見嘖爾平坦諸章易復卦看出若真西山所云么荷則又其本也偶閱時論記

仇滄桂論開講云文之有開講者特承上文以起本題宜渾融不宜洩露宜簡談不宜繁冗近日作開講有反有正有宕有收居然一幅短文章傷體甚矣又云古人所以設爲開講者原以承頂上文引入本題此下竟當直接題面近時於開講下又用起比或開講反而起比正或開講虛而起比實方有餘步若說過又說苦無著落矣○呂用晦論開講云近文最不解作小講之法大都

開口說盡已是一篇小文字後邊反成贅複其餘或入手太隔遠或別生支節亦總無是處

湖洲沈邦貞滄孺曰數十年間習舉業家專守說約一書而
而
有志者又惑於明季標新樹異之說而大全語錄諸書日以晦幸而晚村先生主持其間然暮年有得精力不逮且盛氣相加偏僻亦多雖有功吾道者不敢爲之諱也
辛未清賞齋

幾亭曰正之所匹不一在人品思慮曰正曰邪在性情好惡曰正曰僻在日月光影萬物體勢曰正曰斜曰側在統運事理曰正曰閏曰餘在聲色紫奪朱曰正曰閒鄭亂雅曰正曰淫在五音曰正曰少在爵位曰正曰副物之向背言之順逆曰正曰反曰倒在文章體調曰正曰

變在兵家形勢曰正曰奇○愚按此條可悟看書之法文章知詳畧則能繁如近來時文講學而時習學字則將俗學異學來相形不知此處重在時習而無暇及此也又如做學也祿在其中則挑剔云學卽謀道祿卽食不知此處重在其中意而亦無暇及此也大抵題字有經緯布局必先經而後緯發論則畧經而詳緯

呂溼野謂張九齡元結之詩勝於李杜荀悅申鑒可比仲舒又要人看尹和靖文集又云李東萊大事記不可不看

性理存養內龜山楊氏曰古之學者視聽言動無非禮所以操心也至於無故不徹琴瑟行則聞佩玉登車則聞和鸞蓋皆欲收其放心不使惰慢邪僻之氣得而入焉

按此條與孟子求放心章黃勉齋之意同又勉齋講養心莫善於寡欲章亦以克治爲操存載於集疏者甚詳蓋操存克治分之則爲二合之則爲一也
仇滄柱看泰伯章則主讓周說看由堯舜章則本弘治十六年應天程文欲將見知聞知平講至慎獨一貫則雖外束功令而意中實主陽明之說皆不可爲訓者也其論脩道之謂教則云陽明王氏以脩道作學者自脩其道終不免見駁於次崖則又顯譏陽明立說甚正我非生而章亦然知至三句亦然○滄柱又云告子亦知強持其志但無養氣工夫此係悞看
性理卷三十一朱子曰靈處只是心不是性性只是理又曰所覺者心之理也能覺者氣之靈也又曰仁者天地

生物之心這生物之心只是我的觸物便自然感非是因那物方有此心又曰心者氣之精爽

顧涇陽東林商語內與錢漸庵論性錢云性體虛明湛寂善不得而名之以善名性淺之乎其視性矣涇陽曰善者萬德之總名虛明湛寂皆善之別名也名曰清虛湛一則得名曰善則不得十與二五有以異乎○按此則涇陽所謂性善乃是指虛明湛寂者而言仍是認心爲性
壬申四月八日應曰虛明湛寂者心也非性也則明矣

涇陽當下釋一書因當時講學者好言當下而作其言曰認得合下明白乃能識得當下所謂合下以本體言大意欲入於本體上收攝保聚蓋卽羅念菴所云世間無

現成良知也絕不及窮理格物工夫其論王龍溪曰會得時活潑地會不得時只是弄精覓然亦不曾說如何纔叫做會得同上

東林商語又曰善是仁義禮智之統體仁義禮智是善之條件按謂之統體亦似指虛明湛寂者言
楊中立謂曹參可謂能克己此言當書紳
張西銘寧靜致遠論曰人但知武侯抱膝隆中高談管樂之爲寧靜而不知其驅馳吳魏履出祁山之爲寧靜則知孔明之寧靜者亦淺矣但知其控荆襄之上游據全蜀之形勝爲致遠而不知其成敗利鈍無容逆睹之爲致遠則知孔明之致遠者亦淺矣
葉闇有韻所序係伊任兩公作庚戌撰

周禮全經晉安柯尚遷字喬可撰有嘉靖丙午自敘源流元人陳友仁有周禮集說

四書摘訓諸城丘櫛月林著有隆慶辛未自序
仇評已未房書曰謂講之下直出題面先輩於單句題每有之全章急點後發總意此法間自癸丑今日遂奉爲新徑矣

仇評歷科文曰向來文章卑弱由於摹擬口氣而不見議論今日文章錯雜由於武斷題面而不合神情必實處發議虛處傳神兼而有之方是文章正派

仇評歷科文曰整齊嚴密是制義要法畧帶疎宕尤爲入古蓋文必整散兼行方見流逸要亦風會使然耳

仇評丙辰房書曰總點全題此下發議是近日風會○又

曰凡作文必取註疏中精切者提爲眼目

仇滄柱論罵題之病曰題有當更進一層者然當從題面推勘入微不宜將題意自相矛盾

仇滄柱論串題之病曰知至三句逐句承頂原無偏重作文因題之起訖遂前面重知後面重修皆非正格

仇滄柱論逗下之病曰時文恐不勒住本題易於籠統但題位自清而題脉似斷矣

先輩未嘗無逆提之法但當審題之所重而先提在前可也若仲尼焉學章本是論仲尼之學時手每預將道學並提將文武仲尼並提則題旨便不清滄柱力闢其非甚有見

先舅御史公研心於是書也歷數十載於茲蓋欲稱則濂洛關閩以接洙泗之淵源而衍述憲之遺意非曰生榮而沒已耳遡公生平冬不鱸夏不扇於先儒之書口誦心維日無寧晷宗柱嘗於書齋侍榻竊見公端策危坐凡有所得輒錄於簡編以誌不忘而四書大全及諸儒語錄尤其所晨夕未嘗釋手者也嘗謂柱曰聖賢教人爲學非徒綴緝言語造作文辭爲科名爵祿計須從格致誠正以修身而推之齊家治國平

天下力見不負所學余自束髮受書凡宋元諸
儒之言未始不叅訂而備述焉然得其槩矣未
得其詳也閱數年而得其詳矣未得其要也閱
數年而得其要矣未得其奧也乃復取紫陽諸
書沈潛反覆優游厭飫乃知窮年累月縱汗牛
充棟皆未能盡慊余懷求其全體大用如日月
之在天江湖之行地莫是過也而其間意有所
未及詳說有所未及備者則采諸儒而補其闕
略然猶慮義蘊無窮故又纂一書名之曰困勉

錄蓋公之謙詞也桂因請梓問世則每以未能
訂定爲辭且謂朱子嘗言爲學之要切忌輕自
表暴枉費酬應分却向裏工夫旨哉斯言汝輩
不可不知辛未歲桂從遊京邸觀公公務少閒
輒讀大全諸書於同鄉朱竹垞同年李厚菴兩
先生處覓有藏本朝稽夕考罔有倦色卽如先
儒黃勉齋四書通釋陳北溪四書口義何基學
庸發揮史伯璿四書管窺又黃勉齋張南軒陳
北溪呂東萊文集俱欲纂入錄中每以未窺其

全豹爲憾壬申臘望公復示杜云余雖年暮將復理書生舊業所未訂定者尚須整頓所訂定者未及繕錄必如紫陽所云學問須嚴密理會銖分毫析愈細密愈廣大愈謹確愈高明方得杜奉教而退竊幸侍奉方長請業未艾不意忽有泰梁之感也內弟直方確守父訓手奉遺書質諸族祖高翁得編錄而集其成趙子旂公侯子秉衡席子漢翼漢廷較閱而授梓以公諸世杜雖不獲一一襄事而素所提命者敢歷久而

或忘之爰敬述而附於簡末云陸公於函丈見

公曰手一編子壻曹宗桂星佑百拜謹識張氏

說統置諸案頭刪其繁冗而泛覽諸家之說參

訂折衷合於紫陽者錄之不合者不錄也嘗詔

我曰此予數十年從困勉中而探索之者也學

者卽具生知之姿宜加困勉之力况在學科以

下者哉尚假杜而杜勉名其書

編自隨

卷末及補錄如... 嚴密理會
鉢分毫析愈細密愈廣大愈詳確愈高明方得
禮奉致而退竊幸侍奉方長請業未艾不意忽
有泰考之感也內弟直方確守父訓手奉遺書
負諸族祖高翁得編錄而集其成趙子旂公侯
下乘銜席子于曹崇林畢前百拜勸諸世
趙忠之矣婚後而州城漸末況命者敢歷久而

憶鉉自癸丑歲得侍外父侍御陸公於函丈見
公日手一編必四子書大全也又以彥陵張氏
說統置諸案頭刪其繁冗而泛覽諸家之說參
訂折衷合於紫陽者錄之不合者不錄也嘗詔
鉉曰此予數十年從困勉中而探索之者也學
者卽具生知之姿宜加困勉之力况在學利以
下者哉倘假數年而底於成當以困勉名其書
子其識之自後或宦遊或客館必以是編自隨
博搜精取凡講章制義單詞隻句輒爲分題夾

注於其中或一日叅閱數章或一句思維積日
或閱他書而偶觸或緣問答而發明莫不筆之
於書卽至簿書之煩舟車之隙未嘗須臾舍也
推公之意總期有益於身心而著之踐履因帖
括舉業中進之以聖賢之道此公纂輯之大端
也卽自臺中解組仍以教授爲事一日忽語公
之族祖蒿菴先生曰吾將編次是書付之梓人
質諸同志未知得遂否也越一日示微疾而逝
嗚呼哲人旣萎遺書具在蒿菴不忍臨沒一言

爲之整理繕寫與公猶子用中重爲編次旣久
而始成全書且謀諸公之門人席君漢翼漢廷
暨書林沈氏合貲鋟版以傳於世而公一生志
節困勉謙牧之心以明示後人守而勿失者將
垂諸百世而不泯矣 鉉叨半子樂觀盛事謹述
其梗槩如此子壻李鉉枚吉百拜敬書

先子侍御公之見背也已八年矣音容宛在庭
訓無聞離索興嗟孰爲提命惟檢閱遺書髣髴
羹牆如見爾先子一生砥志礪行以聖賢爲必
可師而深痛俗學之溺人甚於鴆毒故自課課
人必以六經四子爲先然後再及周禮儀禮孝
經爾雅公穀等書依歐陽子讀書法循序而讀
之不務多不欲速不躡等以求馴致而貫通焉
至舉業制藝非所急也先子生宸徵兄弟兩人
伯兄定徵質固敏先子教以諸經每授書必先

示以註疏然後暢以諸家之說日以爲常雖祈
寒暑雨伏臘歲時無晷刻輟故伯兄至二十而
經學盡通然後操筆爲文便灑灑數千言刻燭
可待不幸無祿蚤世先子哭之不減西河之痛
也後先子之教宸徵也一遵成法但宸徵賦性
魯鈍僅能成誦五經而先子已捐館矣然猶憶
先子之課子也雖以窮經爲首務而晨夕講解
不輟者則尤在四子一書先子則以大全爲主
附以蒙存淺達諸說去其瑕類擷其英華合爲

一編又復采諸儒先輩說之可以發明經旨者
不啻百餘家另爲二編則困勉錄是也奈遺稿
雖存力不能壽梓問世今賴諸君子協力表章
使先子一生覺世苦心不致湮沒失墜良厚幸
也吁昔朱子作尚書傳未竟而九峰蔡氏成之
又作儀禮經傳通解亦未竟而勉齋黃氏成之
今先子兩書未刊藉諸君子成其志焉雖曰人
事豈非天哉

男宸徵百拜謹識

學堂未天滿歲時無異與氣燄百我蠶繭亦而
今此至兩善本既蘇齋書于如其志添繼曰人
又於論雖難辨其微亦未竟而頗齋黃刃刃之
也我竟未于新簡書曾未竟而亦如蔡刃刃之
對我于仁生貴世善必不姪甄對夫聖具具幸
觀齊文不翁善辨問世今雖清哉于謝以表章
不啻百翁寒良為二識限困於給景世奈貴語
一辭又野采清論表輩端之可以發民器音者

右四書講義困勉錄先伯父御史公繼大全一
書而作之者也要取宋元明諸儒之論有關於
孔孟之微旨程朱之奧義者為之旁引博證間
有似是而非者亦必詳列而明辨之使學者得
所指歸不為異說所眩嗣後學愈進見愈高隨
時感觸輒為增刪其出自某書者則載其書名
出自某人者則詳其姓字若無書名姓字者皆
公獨出心裁補其漏義僅存稿本前後錯綜未
遑編定也至壬申冬思將此稿整頓為酌定凡

例曰注疏大全或問已有成書不必編入也陸王之學有學蔀通辨王學質疑在不必糾駁也此錄當分學問思辨行五條采宋元諸儒之言是謂學載明興以來及近年諸儒之言是謂問發先儒之未發以愚按冠之是謂思考諸說之同異以愚又按冠之是謂辨策勵儒生勿徒爲空言以學者讀此章五字冠之是謂行而名之曰困勉錄禮謹錄公語已入年譜中若假以數年一爲釐定豈非成一鉅觀哉惜乎未及告成

卽於是冬謝世也禮念公一生羽翼經傳研精理學之苦心足以垂訓後學昭示來世恨無力以傳之適族祖蒿菴翁至泖濱請其稿以歸章分節析繕寫成冊禮乃走吳門謀之書林沈氏沈氏復之虞山商之公門人席君漢翼漢廷合貲鋟版議既定沈氏扁舟過泖上請於公之子宸徵遂出原稿授之蓋深幸是書之得垂久遠也乃以大全一書屬趙君旂公侯君秉衡偕漢翼漢廷爲之校訂而困勉錄則家族祖蒿菴翁

及禮重爲編次焉翁命之曰爾伯父一生學問
盡在此書是不可參以末見其前後二稿不必
合而爲一於後冊增一續字以別之而已謹如
命遂梓以行吁是編也雖於學問思辨行五條
不敢擅分眉目然五者大略已具於中凡吾同
志能細觀大全又詳玩是錄則書理殆無遺義
而與聖賢之精神脗合矣有功後學豈淺鮮哉
丁丑孟冬從子禮徵謹識

